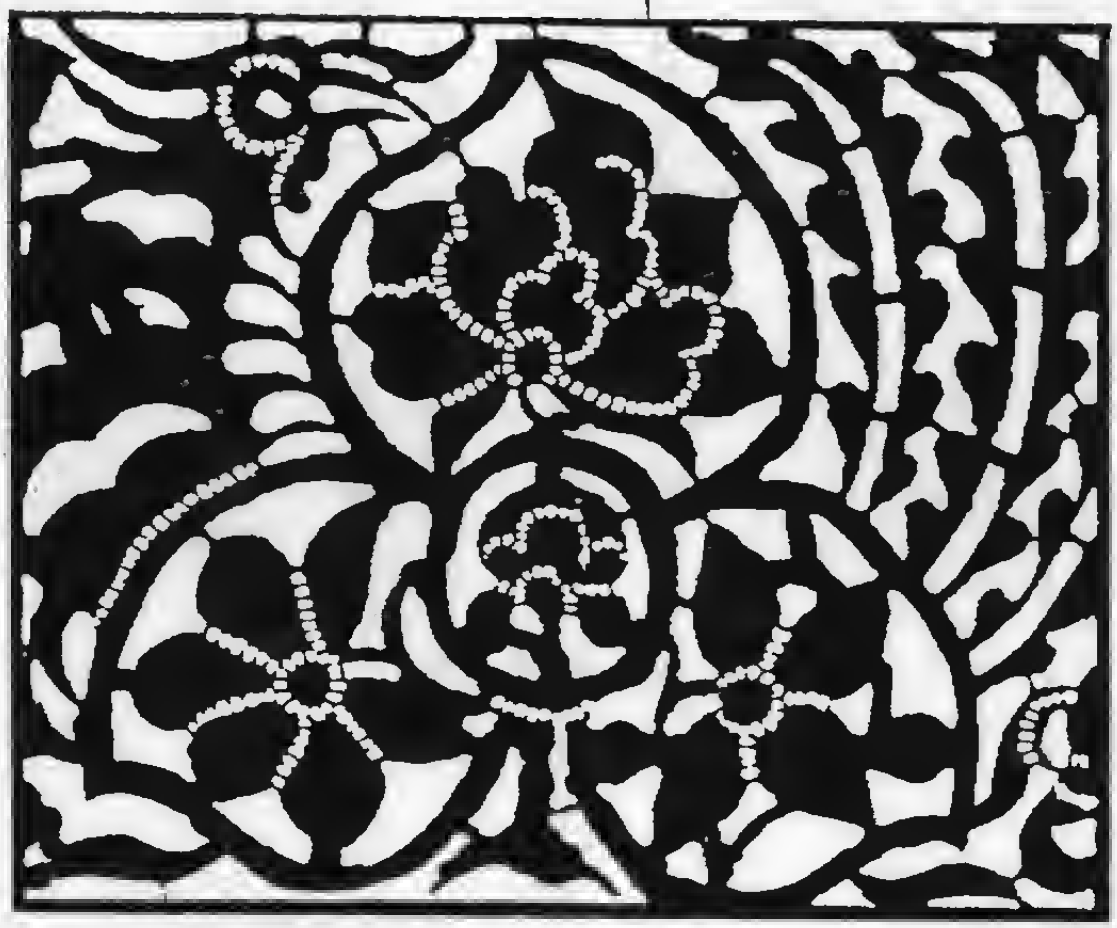
青青河邊草

46

瓊瑤全集

青青河邊草

瓊瑤◉著



全集自序

從我出版第一部小說『窗外』到今天，已經足足過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時，眞不相信，四分之一個世紀，就在我的塗塗寫寫中悄然而逝。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風風雨雨，多少喜怒哀樂，我的『寫作』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條主線。在我沮喪時，我會逃遁到寫作裡去，當我歡樂時，我會表現到寫作裡去，當我寂寞時，我用寫作填補空虛，當我充實時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抬起筆來，寫出我的感覺……因而，這漫長的二十六年，我雖然偶爾會蟄伏、會休息，却從不曾眞正停止過寫作。就這樣，細細數來，從『窗外』開始，到『我的故事』爲止，二十六年來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書。

去年年初，因爲開放大陸探親，我有幸在離鄉三十九年後，首次回大陸。到了北京，發現我的四十幾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亂七八糟。當時，就有一種强烈的願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這些作品。返台後，又因爲有好幾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濤，就決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換版本形式，統一編排，出版這套『瓊瑤全集』。

因爲時代已經不同，出版品也隨著時代進步，現在的紙張、字體、編輯、版本形式……都遠勝以往。再加上，我過去的作品，有的書太薄（如『月滿西樓』），有的書太厚（如『幸運草』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鬆，有的字體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這一次，我們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調整。作品的內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『六個夢』一書中，居然有七個故事，這是件挺荒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個故事，還原成『六個夢』。又例如，『月滿西樓』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書，總覺份量不夠，現在，加入另外幾部中篇，重新結集。

在我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別的是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。這部書嚴格說來，是一部我自己『殘缺的自傳』，有『童年』部份，缺掉了成長以後的過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將此書重新寫過，把我成長

以後的部份補齊，改名爲『我的故事』。這部書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。因而，四十四部書，經過整理後，變成四十三部。至於『不曾失落的日子』中的散文部份，以後，可能會匯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專輯。

當然，重新編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書中，錯字別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機會，全部修正。這樣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們總算開始了這件工作。在重選封面，重選字體，重選版本形式……的時候，我雖忙碌，却也興奮。過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重新編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種『重生』吧！

從來不曾覺得自己的作品寫得好，也從來不曾自滿過。每次出書，都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讀者的考驗，和時間的考驗。現在，在『全集』出版前夕，這種情懷，仍然強烈。總覺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寫出的每部書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儘管書中常有『轟轟轟烈烈』的感情，那也只是『平凡人』的感情。

且讓我把這套『瓊瑤全集』，獻給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們！

瓊瑤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台北可園

1

民國十五年，河北宛平縣，一個名叫東山村的小鄉鎮。

這正是初春時節，北國的春天，來得特別晚。去年冬天積留的冰雪，才剛剛融化。大地上，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小雜草，掙扎著冒出了一點點兒綠意，但在瘦瘠的黃土地上，看起來可憐兮兮的。幾棵無人理會的老銀杏樹，伸展著又高又長的枝椏，像是在向蒼天祈求著什麼。

小鎮的郊外，看來有些兒荒涼。但是，這天的天氣卻很好，豔陽高照。把山丘上的岩石，都照得發亮。陽光灑下來，白花花的，閃得人睜不開眼睛。

對杜青青來說，陽光、春天、離她都很遙遠。因爲，她現在正坐在一頂大紅花轎裡，被七八個粗壯的轎夫，抬向白果莊的胡老頭家裡。她今年十八歲，胡老頭五十八歲，正好比她大了四十歲。這還沒關係，胡老頭家裡，已經有了一個大老婆，四個小老婆，她娶進門，將是第六個。對於這樣的婚姻，她當然不可能同意，一切都是哥哥嫂嫂做的主。誰教她從小沒爹沒娘，依靠著哥哥嫂嫂過日子。如今，她竟成了兄嫂的『財產』。

花轎搖搖晃晃的前進著，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，吹打得十分熱鬧。北方的習俗，抬花轎的轎夫，常常隨著鼓樂聲，唱著一首歌，歌名叫『搖花轎』。歌詞往往是興之所至，信口謅來。轎夫一邊唱著，一邊就隨著節奏，拚命的搖著花轎。目的是搖得新娘七葷八素，好向喜娘討賞錢。現在，轎夫們就興高采烈的唱著歌，同時興高采烈的搖著花轎，唱得起勁極了，搖得也起勁極了。胡老頭娶小新娘，不用說，這賞錢一定豐厚。他們跨著大大的步子，用渾厚的嗓音，大聲的唱著：

『抬起花轎，把呀把轎搖！
花轎裡的新娘子，妳聽呀聽周到，
花轎裡的新娘子，妳聽呀聽周到；

要哭妳就使勁的哭呀，
要笑妳就放聲的笑！
要罵妳就罵乾娘呀，
要叫妳就叫乾佬！
辦喜事呀，就興一個鬧，
看我今天把妳搖。

嗨嗨依個呀嗨，呀嗨依個呀嗨……
看我把妳搖。

哭哭笑笑，哭笑人興旺！
罵罵叫叫興致高，興呀興致高，
罵罵叫叫興致高，興呀興致高！
搖得轎桿嘎嘎的響呀，

搖得新娘蹦蹦的跳！
搖得像那博浪的鼓呀，
搖得東歪又西倒！
搖得新娘的花粉往下落，
搖得媒婆掏腰包。
嗨嗨依個呀嗨，呀嗨依個呀嗨……
媒婆掏腰包。

新娘子呀，妳呀妳別哭，
新娘子妳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，
新娘子妳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！
妳坐花轎我來抬呀，
我搖花轎爲妳鬧。
妳坐花轎我來搖呀，

我搖花轎爲妳好。

搖得那，花兒早結子，

搖得龍蛋……呀呼嗨嗨，呀呼嗨嗨……那個往下掉！』

青青坐在花轎裡，已經被搖得頭昏腦脹了。她既無心情來欣賞轎夫的歌喉，更無心情來傾聽那歌詞。她全部的思想，都集中在一件事上；不知怎樣可以逃出這頂花轎？還有，就是小草……小草現在在那裡？可曾逃出她表嬸的掌握？可曾在她們約定的土地廟前等她？

小草，小草是一個女孩兒的名字。她今年只有十歲，卻是青青這一生唯一的朋友和知己。小草和青青一樣，都自幼失去了爹娘，都是無家可歸、寄人籬下的苦孩子。青青有對唯利是圖的哥哥嫂嫂，小草有對尖酸刻薄的表叔表嬸。

說起來，小草實在是夠可憐的。她和表叔表嬸的關係非常遙遠，她之所以會住到這北方小鎮來，完全是因爲海爺爺的緣故。海爺爺沒有妻子兒女，遠住在南方的揚州。由於種種原因，不能將這姪孫女兒，帶在身邊，就遠迢迢的寄養在這表姪家裡。本來，小草的日子雖然不好過，卻也

能勉强的挨過去。因爲海爺爺每年都來探望她一次，同時也把她的生活費付給表叔。但是，今年，海爺爺沒有來。海爺爺不來，小草的生活就如同人間地獄。每個日子，都是淚水堆積出來的。小草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卑微，鄉下人有句俗語：生兒如美玉，生女如小草。

所以，青青一旦決心要逃婚，就不能不帶小草同行。

花轎仍然在搖著，轎夫仍然在唱著。走在轎子邊的喜娘，已經送過去好幾個紅包了。喜娘越送紅包，轎夫是搖得越加起勁。青青覺得，再搖下去，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會搖歪了。掀開轎帘往外悄悄一看，轎子正往楡樹崗走去。楡樹崗，就是這兒了！和小草約定的土地廟，就在這小山崗裡。沒有時間讓她再遲疑了！錯過了楡樹崗，想再找有山有樹有掩護的地方就不容易了！

『喂！喂！停一下！停一下！』她掀開轎帘，不顧一切的喊了出來。

『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』喜娘慌張的問，轎子停在山間的小徑上了。轎夫們收起腳步，停住歌聲，紛紛拉起脖子上的毛巾，拭著汗水。

『喜娘，妳過來！』青青鑽出了轎子。

『怎麼下轎了？』喜娘一臉的驚訝。

『不下轎不成呀！』她把喜娘拉近，俯耳悄語了幾句。

『哎喲！』喜娘笑了，這可是沒辦法的事。『快去快回呀！不要跑遠了，到那棵大樹後面去就行了！』

轎夫們明白過來了，哄然大笑起來。

青青用手扯著頭上的喜帕，從喜帕底下向外面張望。還好沒戴上沉重的鳳冠，否則要跑都跑不了。她迅速的四下打量，果然，前面有一棵大榆樹，先跑到榆樹後面再說。她匆匆忙忙的奔向榆樹，心臟像擂鼓似的怦怦跳著。此時才覺得一切的計畫實在太大膽，簡直不敢想像，萬一逃亡失敗要怎麼辦？她一腳高一腳低的，總算奔到了大樹後。身子後面，響起轎夫們粗獷豪邁的大笑聲：

『新娘子給我們這樣一搖一鬧，給搖得鬧肚子了，哈哈哈哈……』

青青隱在樹後，伸著脖子往花轎的方向看去，只見轎夫們解下腰間的酒葫蘆，已經大口大口的喝起酒來。此時不跑，更待何時？青青心一橫，彎著腰，飛快的向山後奔去。早在三天前，她已和小草勘查過榆樹崗的地形。但，事到臨頭，她卻連東南西北都顧不得了。跑啊跑啊跑……拋掉了喜帕，她邁開大步，從來不知道自己能跑得這麼快。

『哎呀！不好了！新娘子跑掉了！』喜娘一聲尖叫，嚇得青青魂飛魄散。跑啊跑啊跑……她腳不沾地的，繞過樹叢，翻過岩石，穿過荊棘……一直往後山的小土地廟跑去。心裡瘋狂般的禱告著：觀音菩薩啊，玉皇大帝啊，你們保佑我逃得成啊，還要保佑小草沒出差錯啊……

『追啊！大家快幫忙追新娘子啊！如果給她跑了，我怎麼向胡老爺交代呀！』喜娘呼天搶地的嚷著。

『追啊！大夥兒追啊……』轎夫們撒開大步，追將上來。

跑啊跑啊……青青早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『青青！青青！』驀然間，小草從土地廟旁竄了出來，手裡揮舞著一個小包袱，又跳又叫：『妳怎麼到現在才來？我已經等得快急死了……』

『別叫！謝謝老天，妳在這兒……』青青一把拉住小草的手，沒命的就往山下急衝而去。

小草來不及再說任何話，就跟著青青一陣沒頭沒腦的狂奔。

這一番亡命的奔逃，在青青和小草的生命裡，是一件旋乾轉坤的大事，從此改寫了兩人的命運。不，她們不止改寫了她們兩個的命運，她們還改寫了何世緯的命運。

就在青青帶著小草奔逃的同時，何世緯正躺在一輛馬車裡睡覺。

何世緯，畢業於北京大學，出身於書香門第，是北京望族何遠鴻的獨生子。從他出生到現在，二十四年以來，這還是他第一次離開北京出遠門。他的目的地是廣州，當時，廣州正是知識青年趨之若鶩的地方。到底去廣州要做些什麼，他並沒有確切的打算。只知道，唯有盡速離開像溫室一般的家庭，才能找到獨立的自我。爲了怕父母阻撓他的追尋，他只好留書出走。又怕家丁們發現他的行蹤，而把他追回家去，他不敢去車站，拎著一口大皮箱，他一路步行，到了這東山村的郊外。就在他已經走得筋疲力盡的時候，他看到了那輛馬車。

這是一輛農民們工作用的馬車，既無車篷，也無座位。它停在一個農莊門口，車上堆滿了稻草。車夫大約去吃飯了，四周沒有半個人影。那匹瘦瘦的馬兒，自顧自的咀嚼著乾草，甩著牠大大的尾巴。何世緯見此，心中不禁一喜；管它呢，先去稻草堆上躺躺再說。等會兒馬夫來了，再和他商量，搭一段便車。於是，何世緯爬上了馬車，把自己那口皮箱枕在腦袋下面，他鑽進了草堆。他只想稍稍休息一下。但，他太累了，四肢一放鬆，竟然沉沉睡去。

車夫什麼時候回到車上的，他並不知道。車夫也沒發現車上多了一個人，上了駕駛座，就逕自拉動馬韁。車子開始慢慢吞吞的、不慌不忙的往前走去。那輕微的搖晃，使何世緯睡得更加沉

酣了。

他是被一陣喧鬧之聲驚醒的。只聽到一個小女孩的聲音，急促的、喘息的、卻是十分清脆的大嚷著：

『青青！青青！有馬車！有馬車呀！我們快跳到車上去！快呀……』

一陣腳步雜沓。有人攀住了車緣，車子晃動了一下，另一個女孩急迫的大喊著：

『跳！跳！跳！跳啊……』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突然之間，就有個女孩躍上車來，重重的壓在何世緯身上。何世緯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不禁失聲驚叫：

『哇呀……』

他這樣一『哇呀』沒關係，那小女孩嚇得差點又跌下車去。嘴裡跟著他大叫：

『哇呀……』

一連兩聲『哇呀』，把那正攀住車緣往上爬的青青硬是嚇得摔了一跤。小草急忙伏在車板上，對車下的青青伸長了手：

『青青！快上來啊……把手伸給我！快啊……』

何世緯震驚的看過去，只見到青青猥狽的爬起身，沒命的追著馬車跑。在青青的身後，隱隱約約還有很多追兵。一時之間，何世緯有些迷糊，完全搞不清楚狀況。但是，出於一種本能，他想都沒想，就對青青伸出手去，大聲喊著：

『這兒這兒！手給我，我拉妳上來！』

青青伸長了手，在世緯和小草奮力拉扯之下，連滾帶爬的上了車。

『快！快！』青青喘吁吁的急喊：『有人追我！讓馬跑快一點！我非逃不可，被捉回去就沒命了！』

世緯回身一躍，上了駕駛座。

『車夫！救人要緊！我等會兒付你車錢！』他不知爲何，很相信青青是在生死關頭。一把搶過韁繩，他大聲吆喝：『駕！駕！駕……』

事生倉卒，車夫見車上突然冒出三個人來，簡直是目瞪口呆。馬兒在吆喝之下，撒開四蹄，如飛而去。馬車揚起好一陣的灰塵，車輪滾滾，只一會兒工夫，後面的追兵，已完全看不見了。

青青、何世緯、小草三個人，就是這樣遇在一起的。人生所有的故事，都是從一個『遇』字開始的。他們的故事也不例外。

2

對何世緯來說，遇到青青和小草，不但是一個大大的意外，而且，是一連串『麻煩』的開始。『麻煩』必須從頭說起。

那天，那驚慌的馬車夫如此憤怒和抱怨，使何世緯狠狠的破了一筆小財，才把他給打發了。當車夫揚長而去，何世緯才發現，他們三個，正站在一條黃沙滾滾的鄉間小路上，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。時間大概已是午後兩三點，何世緯早已飢腸轆轆。他看了看青青和小草，此時才覺得這一大一小的兩個女孩子有些詭異。小草一身粗布衣褲，背著個小布包袱，雖是衣衫簡陋，卻長得明眸皓齒，楚楚動人。青青就十分奇怪了；一身紅衣紅裳，上面還繡著花花朵朵，頭髮梳得亮光

光的，挽著髮髻，鬢邊還插了朵大紅花。這種妝扮，對生長在深宅大院裡的何世緯來說，實在是挺陌生的。這青青姑娘，看來不過十七、八歲，怎麼塗脂抹粉擦口紅？鄉間的姑娘，不是應該荊釵布裙，不施脂粉的嗎？何世緯一肚子狐疑，忍不住問：

『剛剛那些追妳們的人，到底是誰？他們爲什麼要追妳們呢？』

青青還來不及回答，小草已經天眞的接了口：

『他們是追青青的，因爲青青不能嫁給胡老爺……』話還沒說完，青青一伸手，就拉住了小草，阻止的說：

『別跟人家說這些！又不認得人家！』

哦？剛剛還要人救命，現在又不認得人了？何世緯心中掠過一抹不滿的情緒。心想，我還沒嫌妳來路不正，妳倒先嫌起我來了？也罷，這時代好人做不得。目前，自己已經自顧不暇，又何必多管閒事？想著，他就冷冷的開了口：

『不說就不說，我也沒時間沒心情來管妳家的事！現在，妳們走妳們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！再見！』說完，他掉頭就走。

『喂喂喂！』才走了幾步，身後又傳來那位青青姑娘的呼喊聲：『等一下！等一下……』

『怎麼啦？』他站住，回頭問。

青青牽著小草，三步兩步的追上前來。

『是這樣的，』青青礙口的說：『我們身上都沒有錢，我看你帶的錢還不少，不知道可不可以……可不可以……』青青突發奇想，迅速的摘下手腕上的金鐲子，脖子上的金鍊子，和耳朵上的金耳環。『我拿這些東西，跟你當當，你當一點錢給我，好不好？』

『當當？』此事實在太新鮮了，太不可思議了。『妳看我像開當舖的是吧？』他沒好氣的問。

『那麼……那麼……』青青更加礙口的說：『我把它們賣給你！』

『賣給我？』何世緯啼笑皆非：『妳看我像開金舖的是吧？』

『你這人怎麼這樣難纏？』青青有些惱怒起來。『總之，就是我們沒有錢，拿這些跟你換一點錢用嘛！』

『那麼……』何世緯去掏口袋：『我幫助妳們一點錢就是了，用不著當妳的首飾！』

青青立即倒退了一大步。

『不！』她堅決的說：『要嘛，東西你拿去，要嘛，就算了！』

脾氣還挺壞的呢！何世緯收起了錢袋。

『好吧，那我們就各走各路了。』

他往前走去。走了一段，聽到身後有腳步聲。回頭一看，兩個女孩子默默的跟在他後面。

『喂！妳們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一個大姑娘帶著一個小姑娘到處亂跑是不對的，妳們爲什麼不回家去呢？』他不耐的說：『拜託妳們別跟著我行不行？』

『可是，可是……』小草囁囁嚅嚅的開了口：『我們已經沒有家了！』

『沒有家？』何世緯怔了怔。『好端端的人，怎麼會沒有家呢？』

『是這樣的……』小草剛說了一句。

『不要跟他多說了，』青青又扯住小草：『妳沒看到他一臉兇巴巴要吃人的樣子嗎？』

『哈！』他快被這不講理的、莫名其妙的姑娘給氣死了。『我兇巴巴要吃人？我看妳才莫名其妙呢！也不知道爲什麼被人追得滿山跑？身上的首飾，也不知道來路正不正……』

『哼！』青青臉色都發綠了。『小草，我們走！』

『不行呀！青青！』小草急急的說：『就這麼一條路，如果我們往回走，妳又會被胡老爺捉去當小老婆的！我們只能往前走呀！』說著，她就掙脫了青青的手，直衝到何世緯的面前，仰著小臉，很認眞的，焦急的說：『那些首飾，是青青的聘禮，不是我們偷來的。青青給杜大哥賣給胡

老爺當老婆，可是胡老爺已經有好多好多老婆了，青青沒辦法，才跳下花轎逃走的……』

『什麼？』何世緯大吃了一驚，從花轎上跳下來逃走？他定睛對青青看去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那一身繡花的紅衣，根本是農村姑娘的新嫁裳嘛！怪不得她擦胭脂抹粉的。何世緯對於自己曾有過的揣測，不禁感到一陣汗顏。『妳就這樣跳下花轎逃走？眞的嗎？』

青青抬眼看看何世緯，微微嘟了嘟嘴。

『反正就是沒辦法嘛，那胡老頭比我大了三十歲，怎麼能嫁嘛？前幾天就想跑了，可是被我哥哥嫂嫂鎖在房間裡，一點機會都沒有……只好等花轎來抬的時候，半路上找機會跑……誰知道那些轎夫會一直追過來！』

『那麼，』何世緯無法置信的看看青青，又看看小草。『妳們兩個是姐妹嗎？』

『不是的，』答話的是小草。『我們是鄰居，住在緊隔壁。不過，青青好疼我，對我比親姐姐還親……』

『這又是沒辦法的事，』青青接口，一臉的『理所當然』。『我們都沒爹沒娘，我可憐，她比我還可憐！小小年紀，成天叫她表叔表嬸使喚來使去，挨打挨罵的。平常我看不過去，能幫著就幫著點兒，現在我一走，誰還來幫她？所以我非帶著她不可，就算要跟著我吃苦，好歹賽過跟著

她表叔表嬸。』

小草仰著臉兒，專注的看著青青，滿臉依戀之情。何世緯不禁聽得呆了。對這兩個女孩兒，打心底感動起來，也佩服起來。

『那麼，妳們預備逃到那兒去呢？』

『我有個海爺爺，』小草熱心的回答：『那也是眞疼我的人。他住在揚州一個叫傅家莊的地方。本來每年過年的時候，他都會來看我的，今年不知怎麼了，他一直沒有來。我們現在就要找他去！』

何世緯實在驚奇，揚州！那兒遠在江南，這兩個女孩子身無分文，竟想遠迢迢走到揚州去！他懷疑，這青青和小草，大概連一點兒地理常識都沒有。揚州在東南西北那個方向，恐怕都不知道。他正沉吟中，青青已經沉不住氣了。她往前一衝，手裡還托著她的金項鍊金手鐲。

『喂喂！』她氣急的說：『你問東問西，問了個大半天，我們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了，你現在到底幫不幫忙？肯不肯當當呢？』

搞了半天，她還要當當啊？何世緯瞪視著青青，一時之間，沒有反應過來。

『我看你根本就無心幫忙，』青青忽然生起氣來：『算了算了，小草，我們走，不要理他了！』

她拉著小草就要轉身離去。

『可是，可是……』小草急切的說：『我們往哪兒走啊？』

『反正不跟他走一路就對了！』

怎會有脾氣這麼壞的姑娘呢？何世緯心中有氣，還沒說什麼，小草已一把抓住青青，哀求似的說：

『妳怎麼突然就生氣了呢？我看這位大哥哥是好人……』

『那可不一定，』青青接口：『藏在馬車上，帶著口大皮箱，誰知道他打那兒來的？』

『很好，』何世緯忍著氣說：『我是壞人，妳別理我。小草，妳過來，我有話跟妳說！』

小草很快的往前走了一步。

『妳們要當當是吧？我不想跟妳這個兒姐姐做生意，但是，我可以跟妳做，妳有什麼東西，可以當給我的嗎？』

『我？』小草神色一暗：『我什麼都沒有呢！』

『想想看，什麼東西都成。隨便什麼都行！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小草突然想到什麼，從領口拉出一個貼身荷包：『我只有這個，是我最寶貝

的東西！』

『裡面是什麼？』何世緯好奇的問。看了青青一眼，此時，青青一語不發，顯然，正觀望著何世緯葫蘆裡在賣什麼藥。

小草把荷包拿下來，拉拉線繩，鬆開荷包口，把裡面的東西倒在路邊一塊大石頭上，一樣樣的解說：

『這是海爺爺懷錶上取下來的鏈子，海爺爺送給我玩的。這是海爺爺買給我吃的糖，裹糖的紙好漂亮，我捨不得扔。這是海爺爺用過的車票，我海爺爺每年都是坐火車來看我的，所以我覺得很寶貝。這是海爺爺的一根白頭髮，是我第一次幫他拔的，這是……』小草撿起兩顆彩色的玻璃彈珠，兩眼裡閃爍著光彩，十分驕傲的說：『這是海爺爺從廟會上買給我的彈珠，是我所有的東西裡最漂亮的了！』她一抬頭，發現何世緯緊緊的盯著她看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不禁心虛起來：『你都不喜歡是不是？因爲它們都不值錢是不是？』

『不不不！』何世緯急忙說，覺得自己喉嚨啞啞的：『我喜歡，我太喜歡了，它們簡直是無價之寶！』

『什麼寶啊？』小草聽不懂。

『別管它什麼寶了，反正我願意讓妳當當就是了！』何世緯從口袋裡掏出錢來，開始計算：『讓我們來算算可以當多少錢……妳們要去揚州是吧？揚州要先去天津搭火車，妳們需要買車票的錢……這京浦鐵路不知道是不是全線通車？如果不是全線通車，就很麻煩了……妳們可能要走路，要住客棧，要乘船什麼的……』他抬起頭，忽然住了口，發現那兒巴巴的青青，這一會兒一點也不兇了，她的眼光痴痴的看著小草的荷包，眼裡竟盈盈含淚。那份心痛和難捨的表情，使何世緯的心臟緊緊一抽，說了一半的話，也說不下去了。

青青走了過來，抬眼看著何世緯。

『請你收了我的首飾吧！』她懇求般的說：『就是別動小草的荷包！這些首飾對於我，沒有什麼重要性，可是那個荷包對小草……』

『妳把我看成什麼了？』他面紅耳熱起來：『我怎麼會拿走一個孩子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？何況這每一件東西裡，都有她海爺爺的影子，這孩子所收拾起的，分明是最寶貴的記憶呀！』他幫小草把那些寶貝再一樣樣收回到荷包裡，深深注視著小草說：『這些東西還給妳，錢呢，算我借給妳的，反正，我知道妳在那兒，揚州的傅家莊嘛……』他頓了頓，再看了青青一眼；別惹麻煩，他心裡有個小聲音在警告著，但，那聲音實在太小了，小得沒有絲毫作用。他嘆

了口氣，正色說：『我看，我們需要找一份地圖，好好的研究研究……從這兒到揚州，到底要怎麼走？』

地圖是從帽兒村的鄉公所裡找來的。

何世緯一看地圖，頭都有些兒發暈。當他攤開地圖向兩個女孩子解釋路徑時，這才發現，青青和小草，都不認識字。本來嘛，那個年代的農村姑娘，誰會受教育呢？兩個女孩看看地圖，就彼此大眼對小眼，一股好無助的樣子。何世緯只得不厭其煩的對她們說：

『記住了，這條鐵路並沒有辦法送妳們直達揚州，從天津到靜海通車，靜海到滄州不通車，妳們要走路到德州，然後搭車去濟南，濟南到徐州應該不成問題，徐州到壽縣就要碰運氣了。如果火車不通，妳們最好去車站搭黃魚車。記住，到了浦口一定要換船去瓜州，到了瓜州要再換船才能到揚州……妳們記住了嗎？』

青青瞪大眼睛看小草。小草一個勁兒直嚥口水。當何世緯對她們疑問的看過去時，小草忍不住的開了口：

『大哥哥，我看你是個很好很好的人，你能不能陪我們去揚州呢？到了揚州，找著我海爺

爺，他也可以把錢還給你，這樣好不好？』小草仰著小臉，一臉的懇求。

『不好，不好。』他有些急促的說：『我已經爲妳們耽誤了太多時間了！這樣吧，我送妳們到靜海，然後各走各的路！』

他們三個，在靜海郊外分的手。雖然小草一直哀聲說：

『大哥哥，你眞的不跟咱們一起走嗎？有你作伴兒，我們就不會害怕了！你眞的眞的不跟咱們一起走嗎？』

『小草！』青青見何世緯一臉難色，出面阻止。『妳不要爲難別人了，妳還有我呢，害怕什麼？』

『是啊！』何世緯這一路上，和青青拌嘴都拌成習慣了。『小草，妳放心，妳這個姐姐很厲害的，誰也不敢欺負她的！她一定能把妳平安帶到揚州，好了，再見！希望妳順順利利找到妳海爺爺！』

『不管怎樣，謝謝你！』青青深深看了世緯一眼，生怕自己表現得太軟弱，她重重的摔摔頭，拉著小草就往前走去。小草年紀尚小，完全不會隱藏自己的感情，她一步一回首，十分依戀的看

世緯。

就是這樣依戀的眼光，使世緯走了一段之後，又心有不安的折回頭來。這一折回頭，才發現這兩個小姑娘，簡直是誰也保護不了誰。因爲，青青和小草，才走了短短一段路，就被兩個流氓給釘上了。

那兩個流氓從路邊草叢裡竄出來的時候，天氣已經有些昏暗了。他們把路一攔，四隻眼睛都邪裡邪氣的緊盯著青青，青青立刻知道，麻煩大了。

『你們要幹什麼？』她戒備的問：『我爹就在附近，你們可別惹我！』

『好哇！』一個流氓大笑起來：『那妳快請他出來，我好見見我的岳丈，給他請安！』說著，他就伸手去捏青青的下巴。

青青往後一退，另一個男子從後面一把握住了她的肩。

『哈哈！這麼漂亮的姑娘，咱們村子裡就從來沒見過！我說今兒個有桃花運嘛，哈哈哈哈……』

『放開我姐姐，』小草開始大叫：『我大哥馬上就要來了，我大哥又高又大，一拳就會把人揍

扁的……他好厲害好厲害的……』

『哇呀！』前面那個男子叫：『不得了，還有哥哥呢，快請妳哥哥出來呀，讓我一起請安……』

話還沒說完，斜刺裡，何世緯已急衝出來，一拳就揮向那個男子，嘴中大吼著：

『你們就跟我請安吧！太可惡了……』

『大哥大哥！』小草大喜過望，跳著腳又叫又嚷：『你快揍他們！快揍他們……』

這一下變生倉卒，兩個流氓不禁一呆。但是，剎那間，他們就恢復了神志，頓時大怒起來。

『從那兒鑽出來的冒牌貨，敢破壞老子的好事！咱們擺平他！』

接下來，是一場大戰。可憐，何世緯長這麼大，還從沒有和人打架的經驗，這回是首開紀錄。這場架到底是怎麼打的，他後來一點都弄不清楚，只知道打得毫無章法可言。而且，因爲他實在不怎麼厲害，接二連三挨了好幾拳頭，使青青和小草無法袖手旁觀了。她們兩個，也捲進了戰場，勢如拚命。一個死命的扯住流氓的頭髮，另一個則張開大嘴用咬的。這一番蠻打蠻幹確實『驚天動地』，但是，何世緯卻並沒有佔到任何優勢。他只記得，最後，有一個流氓，抄起路邊一根碗來粗的大木棍，一棍敲破了他的頭，把他當場敲暈了過去。

醒來的時候，他躺在一條小溪旁邊，青青和小草一左一右，拿了沾水的毛巾，不住的幫他擦

著傷口。旁邊還圍了好幾個樵夫在觀望。一看到他睜開了眼睛，青青立刻歡呼著說：

『好了好了，你總算醒了，謝天謝地！』

『大哥，』小草激動得快流淚了。『你好偉大啊，你好勇敢啊！你一個人打他們兩個……你救了咱們……可是你的頭被打破了，怎麼辦？你疼嗎？你很疼嗎？』

『放心，』一個樵夫過來拍拍小草。『你大哥是皮肉傷，不會有事的。先去我家休息休息吧！』

他注視著何世緯：『幸虧咱們從這兒經過，才把那兩個壞東西趕走了。小兄弟，你們兄妹三個，是打那兒來，要到那兒去呀？』

『我們……』他想說明，他們非親非故，也非兄妹，但是，他卻說了：『我們從北京來，要到揚州去！』

『大哥……』小草興奮得漲紅了臉：『你跟我們一塊兒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！』他握著小草微顫的手，看著青青濕潤的眼睛：『我和妳們一塊兒去！』

3

傅振廷是揚州傅家莊的主人。他今年五十五歲。在揚州，他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家財萬貫。他除了有一棟極大的莊園以外，他還擁有絲廠、繡廠、茶園、和農地。一個像他這麼成功的男人，應該在生命裡是沒有什麼缺陷的。但是，傅振廷卻是個非常不快樂的人。十年前，他的獨生子元凱死了，從此，他就不知道生命裡還有什麼可以追求的東西。更糟糕的，是他那可憐的老妻靜芝，在早也哭晚也哭的情況下，竟把眼睛也哭瞎了。靜芝眼睛看不見了，腦筋也跟著迷糊起來，必須靠月娘一步一跟的扶持著。偌大的一個傅家莊，有家丁、有丫頭、婢僕成羣，但是，卻沒有笑聲。傅家莊裡有的，只有男主人的咆哮，和女主人的哀啼。這是一個充滿了悔恨和痛楚的

地方，一個永遠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莊園。

這天，傅家莊卻來了三個意外的訪客。

這三個意外的訪客，竟帶來了一個傅振廷完完全全意外的結果。

當世緯、青青、和小草站在傅家莊的大門前，看著那蜿蜒的圍牆，和深不可測的庭院時，三個人都有些訝異。如果不是門上清清楚楚懸掛著一塊大匾，上書『傅家莊』三個字，世緯一定不敢冒昧打門的。眞沒想到，小草有如此闊氣的親戚。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跋山涉水，三個人都風塵僕僕，世緯尤其顯得狼狽，因爲，他頭上的傷口一直沒有好好治療，現在疼得厲害，而且，四肢無力，渾身發燙。

來應門的是傅家莊的老家人長貴。

『你們找誰呀?』他驚訝的問。

『請問，有一位李大海先生，是不是住在這兒?』世緯彬彬有禮的問。

『李大海?』長貴這才明白過來。『李大海不在這兒了，走啦!』他說著就要關門。

『喂喂，等一等!』世緯急忙用腳頂住門。『什麼叫走了?他不是這傅家莊裡的人嗎?』

『傅家莊裡的人？看你怎麼說。他姓李，咱們老爺姓傅呢！都是給人當差的罷了！總之，他現在人不在了，走了……』

『怎麼走了呢？』小草已急急的跨上前來。『我海爺爺告訴過我的，這裡是他的家呀！他怎麼會不要自己的家呢？』說著，這孩子就焦灼的大聲呼叫起來：『海爺爺！海爺爺！你在那兒呀？我是小草啊！我來找你了！海爺爺！海爺爺……』她忘形的就往花園裡衝去。

『呔！』長貴勃然變色。『跟你們說人不在了就是不在了，怎麼往裡面亂闖呢？』

『小草！』世緯也急忙呼叫：『不要心急，讓我們問清楚了再說！』

『小草！小草！』青青追進了花園，拉住急奔的小草。

正在糾纏不清，月娘扶著靜芝過來了，老太太眼睛雖然失明，耳朵卻很靈敏。

『什麼事情吵吵嚷嚷的，月娘，妳快去看！』

『長貴，什麼事？別嚇著太太！』月娘喊著。一眼見到世緯等三人，不禁一怔。傅家莊除了隔壁裴家的人常來走動以外，經年累月，都見不著生面孔的。

『對不起，我們是來尋親的。』世緯上前一步，忙著對兩個女士行禮。『這個女孩名字叫小草，是李大海的姪孫女。從北方一路跋涉到揚州來，爲的是和親人團聚，聽說李大海已不在府

上，不知道能不能告訴我們，他去了那裡？』

月娘還來不及回答，靜芝已顫巍巍的走上前來，全神貫注的，非常緊張的傾聽著，整個人都陷入某種莫名的興奮裡。

『是誰？是誰？』她喘著氣問：『我聽到一個年輕人在說話！是誰？是誰？』她摸索著伸出雙手，想抓住那年輕人的聲音。『天啊！』她喊著：『你在哪裡？說話啊！讓我再聽清楚一點！說話啊……』

『太太！太太！』月娘一把握住靜芝撈著空氣的雙手。『是三個客人，不認識的，他們是來找大海的……』

『不要攔我！』靜芝掙扎著喊：『說話啊！爲什麼不再說話了？求求你，說話啊……』她哀求的面向著世緯。

世緯實在是太震驚了。他瞪視著面前這瞎眼的老太太，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反應。小草也嚇得縮到青青懷裡去了。靜芝一步步向世緯逼進，聲音幾乎是淒厲的：

『你說話啊，不要戲弄我這個瞎眼的老太婆啊！』

『好好，我說我說……』世緯被靜芝的急切所震動了，匆促的開了口：『這位老太太，我想妳

一定弄錯了我的聲音……事實上，我只是一個陌生人……』

『陌生人？』靜芝深深的抽了口氣，整個人更加繃緊了。所有的思想意識，都被一份强烈的期盼和回憶所攫獲了。『不！不！不！』她哀聲狂叫，直衝上前，準確的一把捉住了世緯的手腕：『你怎麼還說你是陌生人？你不是陌生人，你是我的兒子元凱啊！你回來了！謝謝天！你終於回來了！元凱呀！我等你等得好苦呀……』

世緯太震驚了，被這等意外，弄得手足失措。他拚命想掙脫老太太的掌握，覺得自己的頭更痛更暈了。

『老太太，妳認錯了人，我不是什麼元凱，我姓何，名叫何世緯……我從北京來的……』

『太太！太太！』月娘撲過去，也緊張的去扳著靜芝的手指，想把世緯從這份糾纏中給解救出來。『這不是少爺啊！妳認錯了，眞的認錯了！快放手呀……』

『我沒有認錯！』靜芝落下淚來：『我自己的兒子，我怎麼可能認錯呢！元凱啊！我知道你恨我們，你不肯原諒我們，可是……你是我的兒子啊，你不能連娘都不認呀……』

『這位老太太，』青青再也忍不住，衝上前去幫月娘的忙。『妳快放開世緯，他怎麼會是妳的兒子呢？他這還是第一次來揚州，第一次來傅家莊呢……』

『是呀是呀！』小草慌張的接口：『我們是來找我海爺爺的！』

『妳是誰？』靜芝的臉轉向了青青，厲聲的問。

『我？』青青嚇了好大一跳，結舌的說：『我是……我是……我是他妹妹！』

『不！』靜芝有力的說：『妳是漱蘭！』

天啊！這是怎樣的誤會，越來越纏夾不清了。月娘轉頭對長貴急急的說：

『沒辦法了，你快去把老爺找來！』

『是！』長貴急忙忙轉身而去。

這邊，青青和靜芝開始各說各的。

『我不是什麼蘭，我的名字叫青青……』

『妳連名字也改了？好吧，青青綠綠都沒有關係，我承認妳了！妳就是我的媳婦兒。行了嗎？』

『不對不對，』青青更急了：『我不是妳的媳婦兒……』

『住口！』靜芝一聲大吼，青青又嚇了好大一跳。『走開走開！』她突然把世緯緊緊抱住，悲痛欲絕的喊著：『你們已經回來了，我也已經承認妳是媳婦兒了，妳就不要再跟我搶，跟我爭吧！

以前的事，都是振廷的錯，怪不了我呀！元凱元凱，你不要不認我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難道它們還不能告訴你，我是多麼思念著你的嗎……』

『老太太……』世緯頭昏腦脹，臉色發青。『拜託妳，請妳不要再搖我了，我實在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……可是，我很不舒服，我已經天旋地轉了……』

『是呀，婆婆，』小草著急的插了嘴：『大哥的頭受了傷，還沒好，請妳不要搖他呀……』

『什麼？受傷了？』靜芝立刻恐慌起來：『什麼地方受傷了？給娘摸一摸……月娘，月娘，快叫長貴去請大夫！快呀……』

正鬧得不可開交，振廷匆匆忙忙的趕來了。

『靜芝！不許胡鬧！』他十分威嚴的一聲大喝，把所有的人都鎮住了。『妳吃了藥沒有？怎麼糊塗到這種地步？抱著別人成何體統？還不快放手？放手！』他大聲命令著：『妳聽到了嗎？放手！』

靜芝呆了兩秒鐘，面有懼色。她的身子縮了縮，似乎想鬆手。可是，才鬆開一點點，她又反手更緊更緊的抱住了世緯，回頭對振廷悲切之極的、哀怨之極的說：

『十年前你已經拆散過我們母子一次了，這次，我說什麼也不讓你再拆散我們！你可以殺了

我，但是不能逼我放掉元凱，我不放，不放！』

『妳瘋得不可救藥了！』振廷大跨步上來，不由分說的就去拉靜芝的手。『妳放手！快放手！』他又拉又扯。

『不放不放！』靜芝牢牢抱住。

兩人你來我往，把世緯弄得像博浪鼓似的轉個不停，一邊站著的青青和小草，簡直看得目瞪口呆。

世緯張著嘴，想說什麼，想擺脫這兩個老人的糾纏，但他什麼也來不及說。本已頭昏腦脹的他，此時再也支持不住，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，耳中鐘鼓齊鳴，人就昏厥了過去。

4

世緯病倒了。

在記憶裡，世緯從小到大，幾乎是無災無病長大的。這次離家出走，他想『體驗人生』，可眞是『體驗』到了不少。第一次遇到從花轎上逃下來的姑娘，第一次和人打架，第一次到了江南，第一次被人誤認成了兒子，還第一次病倒在一個陌生的家庭裡。怪不得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原來，『行萬里路』還可以有幾萬種希奇古怪的遭遇。

世緯一連幾天，都病得昏昏沉沉。可是，他並沒有完全人事不知。他躺進了一間古色古香的臥室，四壁掛滿書畫，靠窗一張大書桌，桌上文房四寶，一應俱全。他在瞎老太太左一句『元凱

回來了！』右一句『還好，元凱的房間，我天天都收拾的！』這種唸叨裡，知道自己躺進了元凱的臥室。然後，自己的床邊，就日日夜夜圍滿了人，一會兒是大夫來診病，一會兒是丫環來送飯，一會兒是振廷來探視……至於那位瞎老太，幾乎日日夜夜，守在床邊，衣不解帶。這還不說，由於看不見，又由於恐懼，她總是用手攥著世緯的衣袖，攥得那麼緊，不肯稍稍鬆手。好幾次，她被振廷下令拖走，她就一路哀嚎著哭出門去：

『月娘！月娘！』她慘烈的喊著。『幫我求求老爺吧！他現在討厭我，都不肯聽我的！但是，他會聽妳的！月娘……只要讓元凱留下來，我什麼都可以不計較，我連女主人的位子，都可以讓給妳……』

『太太啊！』這種淒厲的哭嚎一定換來月娘悲切的痛喊：『妳要讓我死無葬身之地嗎？妳是主人，我是奴才呀！月娘要有絲毫僭越之心，老天會罰我不得好死……』

『這說的是些什麼話！』振廷惱怒的咆哮著。『妳們嫌這個家裡的悲劇還不夠多嗎？這樣胡說八道，不知忌諱！來人呀！荷花、秋桂、銀杏……妳們給我把太太拉回房間去！月娘，妳守著她，給她吃藥……』

『我不要吃藥，不要吃藥……』靜芝哭喊著，被一路拖出門去。『我已經好了，元凱回來了，

我就什麼病都沒有了！我沒有瘋，我現在腦筋清清楚楚……振廷，我給你跪下，給你跪下！求求你，讓我們母子團聚吧……』

這樣子的喧鬧，每天總有兩三回。世緯眞不了解，自己怎麼會捲入這個家庭的悲劇裡？他眞希望，自己快點好起來，可以脫離這個是非之地。這樣，到了第四天，他的燒退了，人也清醒了。那天下午，一覺睡醒，觸鼻而來的，是一股藥香，還沒睜開眼睛，就聽到了小草的聲音，在低低的說：

『好不容易，就剩咱們兩個陪著大哥了。這幾天，房間裡都擠滿了人……我以爲，那個瞎婆娘就夠嚇人了，沒想到，傅老爺那麼兇，更加嚇人兒！』

『噓！』青青一邊搧著藥爐，一邊輕聲警告。『不要在背後批評人家，當心給人聽見！我看老太太馬上就會過來的，月娘根本看不住她……』

『我們怎麼辦呢？青青？』小草可憐兮兮的問：『海爺爺又找不著，大哥又生病了……妳說，海爺爺會不會去東山村找我呢？咱們要不要回東山村去呢……』

『不要！』青青著急的脫口而出。『小草，咱們都回不去了，妳想，這一路，一會兒坐火車，一會兒乘船，一會兒搭黃魚車，一會兒走路……山山水水經過了多少，大哥會看那張圖，還走了

這麼久才到揚州……咱們兩個，怎麼找得著路回去？何況，我回去了準沒命，我是怎樣也不回去的，妳呢……』

『我要跟妳在一起！或者……』小草挺沒把握的說：『海爺爺會回到傅家莊來……會不會？會不會？』

『我聽月娘說，妳海爺爺在傅家莊當管家，做了好幾十年呢！他是和老爺吵架，才離開的！說不定氣消了，他就回來了！我想，我們最好留在傅家莊等等看，就是不知道人家讓不讓咱們留……』

『只要大哥肯留，咱們就留下了，是不是？……』

聽到這兒，世緯聽不下去了，睜開眼睛，他一骨碌坐起身子，接口說：

『不行不行！我馬上就要走……』

『大哥！』小草驚喜的喊著，撲了過來。『你醒了嗎？你好了嗎？頭還疼嗎？讓我摸摸看還有沒有燒……哇！燒退了吔！青青！青青！』她喜悅的大喊：『大哥不發燒了！他醒了吔！』

青青端著一碗藥，笑吟吟的站到床前來。

『哇！』青青眉頭一展，眼睛裡閃爍著陽光。『套一句小草的話，你這一病，還病得挺嚇人

兒！來，快趁熱，把這藥喝了吧！』

世緯凝視著青青，和她結伴同行了一個多月，兩人一路抬槓抬到揚州。此時，看到她滿臉綻放的光彩，不禁心中怦然一跳。如此青春，如此美麗，如此充滿了朝氣和熱情的臉龐……眞是，像前人的詞句；『其奈風流端整外，還更有，動人心處！』想到這兒，世緯猛的一震，臉孔竟然發熱了。

『是！』他正了正身子。『讓我趕快吃藥，等我身子一好，我就要走了！』

他三口兩口把藥喝了。再抬起頭，青青臉上的陽光已悄然隱去。她低頭默默的收拾藥碗藥罐，一語不發。小草已急急忙忙去拉世緯的衣袖，解釋的說：

『大哥，你已經被瞎婆婆當成兒子了！月娘說，如果你肯留下來，安慰安慰瞎婆婆，說不定她就會明白過來。我和青青，想留在這兒等海爺爺，所以，大哥，你可不可以陪咱們……』

『不行不行！』他急躁的說：『這個是非之地，我一分鐘都待不了……』他伸手去懷裡掏，掏了一個空。

『你在找什麼？』青青板著臉問。

『我的錢袋呢？』

『我幫你收著呢，』青青走到書桌前面，打開抽屜，拿出錢袋往他身上一摔：『沒有人會拿你的錢的！』

『不是這樣的！』世緯解釋著：『我把錢留一半給妳們，我帶一半走……』

『你預備用錢打發了我們，就這樣掉頭走了是不是？』青青眼圈兒賬紅了。『好不容易侍候到你撓退了，傷好了，你就準備不管我們了，是不是？』

世緯怔著，還沒說話，小草已慌慌張張的接了口：

『好嘛，好嘛，你們不要吵架了嘛！大哥，要走大家就一起走嘛，我不等海爺爺了，咱們三個一塊兒走！』

『不不不！』世緯急促的說：『我已經把妳們送到揚州了，仁至義盡。現在我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怎麼能帶了妳們兩個，一路去廣州呢？妳們留下來，我走！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……』

『不要嘛，不要嘛！』小草著急的把世緯一抱，淚珠就撲簌簌滾落。『什麼不散的筵席？那兒有筵席？我們不散就是不散！你要走，一定要帶我們一起走……』

『誰要走？』門外傳來靜芝尖銳而顫慄的聲音，全體人都嚇了一大跳。世緯的心猛然一涼。慘

了！這位瞎老太太又來了！他看過去，靜芝顫巍巍的衝進房來，後面緊跟著月娘和振廷。

『元凱！你說你要走，是嗎？爲什麼？爲什麼啊？』她尖聲呼號：『難道你專程回來一趟是爲的要懲罰我嗎？因爲我當年沒有爲你力爭到底，所以你要這樣子叫我心碎，叫我痛不欲生，是不是？』她攥住了世緯的手，緊緊的握著。『不不！我這次再也不會讓你走，我寧願死也不會讓你走……』

『這位少爺！』月娘撲過來，哀求的看著世緯：『你發發善心，救救我們家太太吧！請你暫時不要提走字，能住多久，就住多久……能安慰她一天，就安慰她一天吧……我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』

『反了！反了！』振廷大踏步衝上前來，奮力想拉開靜芝和世緯。『月娘，妳怎麼也跟著太太一起發瘋？妳睜大眼睛看看，這個人不是元凱……』

『他是的！他是的！』靜芝一疊連聲喊，淚流滿面。『振廷，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殘忍？難道你內心深處，對以前種種，沒有一點點後悔嗎？難道元凱不是你心頭最大的悲痛嗎？難道當年斷絕父子之情，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感情都斷光了嗎？你不曾像我一樣，瞎了雙眼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怎麼還瞪著眼睛說瞎話！狠心不認自己的骨肉？你難道不明白，元凱這番歸來，是老天給我

們再一次機會……一次贖罪的機會，一次重新活過的機會啊……』

這一篇話，說得聲嘶力竭，說得滿屋子的人都傻了。說得世緯滿心震動，滿懷惻然。說得振廷一臉的慘白，滿眼的傷痛。說得月娘淚落如雨。

『撲通』一聲，月娘對振廷直挺挺的跪下了。

『老爺，你可憐可憐太太吧！這麼多年來，多少風風雨雨，我跟著你們一起走過，眼看著太太一步一步到今天的田地，她再也承受不起失望了！老爺！你總有一點惻隱之心吧！』

振廷注視著月娘，頓時心都碎了。這是怎樣一個家？怎樣又瞎又病的妻子？怎樣天人永隔的兒子？怎樣百般委屈的月娘啊！他掉頭去看看世緯，這年輕人身材挺拔，眉目俊秀，舉手投足之間，確實和當年的元凱有許多神似之處。元凱，他心中猛的一抽，說不出來有多痛，簡直是痛入骨髓，痛徹心肺呀！

『聽我說，』他面對世緯，聲音沙啞。『今天弄到這個局面，我眞是無可奈何。我看你氣宇不凡，知書達禮，猜想你也是個性情中人。我……』他深抽了一口氣，『誠心誠意留你住下來！如果你肯住下來，我甚至可以……可以派人去找李大海！讓小草可以早日和她的海爺爺團聚！這樣，你也不至於覺得留下來沒道理，怎樣？』

『哇！大哥大哥！』小草脫口歡呼出聲。『老爺要派人去幫我找海爺爺吔！』她衝過去，學著月娘對振廷一跪，沒頭沒腦的磕起頭來：『謝謝老爺！謝謝老爺！』

『元凱啊！』靜芝又哭又笑的去搖著世緯，興奮得滿臉發亮。『你爹留你了！你知道你爹的，他就是這樣的臭脾氣……留都留了，還要說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道理……但是，他留你了！他說出口了，他終於說出口了！你知道這對他是多困難的事……那麼，你，你，你也不走了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』她仰著臉，全心的期盼的面向著世緯，那已失明的雙目盛滿了淚，淚光閃爍。世緯覺得整個心臟都爲她抽搐起來。

『是的！我不走了！』他輕聲說。環視一屋子沉痛而帶淚的面孔，他深抽了口氣，抬高了聲音。『嗨！既然不走了，我可不可以吃點東西呢？我餓了！』

『桂圓小米粥！』靜芝跳起身子來喊：『鷄片干絲湯！還有棗泥杏仁酥……都是你最愛吃的，我全準備著！月娘！快去厨房拿，別忘了！還有那袋新鮮核桃！』

就是這樣，世緯，青青和小草就在傅家莊暫時住下了。

5

一星期後，世緯的健康就完全恢復了。

走出元凱那間臥室，他有好幾天，都沉迷在傅家莊那典雅的庭園裡，初次領略了江南園林的迷人之處。看到他們把形形色色的太湖名，堆砌成春夏秋冬的景致，使他嘆爲觀止。小樓水榭，曲院迴廊，都別有幽趣。和北方比起來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北京的建築受故宮影響，比較富麗堂皇。南方的庭園，却秀氣多了。一條小徑，兩枝修竹，幾葉芭蕉，十分的詩意。世緯尤其愛上了吟風閣朝東的一面牆，那牆上蔓生著常春藤，爬滿了整片牆壁，枝枝葉葉，重重疊疊的下垂著。每當風一吹過，每片葉子都隨風飄動，起伏有致，像一大片綠色的波浪。在這片綠色波浪中，却

嵌著三扇小紅窗，窗櫺雕著梅蘭竹菊的圖案，眞是可愛極了。世緯實在想不透，在這麼美麗的庭園裡，怎麼沒有醞釀出如詩如夢的故事，反而演出父子反目，生離死別的悲劇？

關於元凱的故事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，月娘斷斷續續的說給世緯他們三個聽了。

原來，元凱在十多年前，愛上了家裡的丫頭漱蘭。這本是大家庭中很普通的事，如果元凱肯將漱蘭收來做小，大概也不至於引起大禍。但是，元凱唸了很多書，又深受梁啓超『一夫一妻』制的影響，堅持要娶漱蘭爲妻子。此事使振廷勃然大怒，說什麼也不允許，想盡辦法拆散兩人。據說，當時使用的手段非常激烈。元凱見無法和振廷溝通，竟帶著漱蘭私奔了。私奔還沒關係，他們兩個，居然跑到上海的一家教堂裡，在神父的福證下，行了西式的婚禮。完婚之後，再把漱蘭帶回家來。振廷這一怒實在是非同小可，他把元凱和漱蘭，一齊趕出了家門，當時就措辭强烈，恩斷義絕。振廷說過：

『你可以死在外面，就是不許再回來！我傅振廷可以絕子絕孫，就是不能承認一個像你這樣不孝不義的兒子，從今以後，我沒有兒子！你也不姓傅！』

元凱就在那吟風閣外的廣場中，跪地向靜芝磕頭告別的。

『娘！從今以後，孩兒跟您就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了！原諒孩兒不孝！孩兒叩別娘！』

那天的靜芝，呼天搶地，哭得日月無光，却無法阻止元凱的離去。這句話，竟成爲元凱對母親說的最後一句話。因爲，一年以後，漱蘭把元凱的靈柩送回來了。

『靈柩？』世緯震動的看著月娘。『他怎麼會死呢？他眞的死了？』

『眞的死了！』月娘面色淒然，眼中凝聚著淚。『死的時候，才只有二十三歲。靈柩送來那天，你們信嗎？竟是老爺四十五歲的壽誕。在賓客盈門中，漱蘭一身縞素，伏地不起，靈柩砰然落地，滿座賓客，人人變色。可憐的老爺和太太，這種打擊，怎麼是一般人所能承受？老爺不相信那裡面躺著的是少爺，下令開棺，棺蓋一打開，少爺赫然躺在裡面……太太，太太就昏死過去。從此以後，太太不許人說元凱死了，她拒絕這個事實，早也哭，晚也哭，眼睛哭瞎了，神志也迷糊了！她寧願相信元凱活在外面，不願相信他被送回來了！』月娘看著世緯。『這就是爲什麼你說了句你是陌生人，太太就更加認定你是元凱的原因，這「陌生人」三個字，對太太的印象，實在是太深太深了！』

原來如此！世緯吸了口氣。

『可是，那元凱正當年輕力壯，怎麼會突然死掉呢？』他問。

『他是病死的，詳細情形，我們都弄不清楚，唯一可以肯定的，是他和漱蘭，窮途潦倒，貧

病交迫。這也是太太無法原諒老爺的地方，元凱走的時候，兩袖清風，什麼都沒有帶。他是這種家庭裡養大的孩子，平時都是丫頭傭人伺候著的，他幾時受過生活上的苦！』

『漱蘭呢？』青青追著問：『她去了什麼地方？她現在在那裡？』

月娘沉默了好一會兒。

『她走了！』半晌以後，她才沉思的說：『傅家的女人都很慘。漱蘭把靈柩送來那天，大概已經不想活了。她那副樣子，分明三魂六魄，都已跟著元凱去了。偏偏老爺在悲憤得快發瘋的情況下，對漱蘭痛罵不停。漱蘭聽著聽著，就一頭對棺木撞了去，差點就撞死了！你們不知道，那個場面有多麼慘！幸好漱蘭的娘朱嫂陪了她來的，朱嫂哭著，抱著，求著，拖著……把漱蘭帶走了！』她頓了頓，眼神深幽。『從此，我們誰也沒見過漱蘭。十年了！漱蘭是生是死，我們都不知道了！』

故事說完了。一時之間，世緯、青青、月娘、小草四人都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說話。窗外，暮色正緩緩的罩下來，黃昏的餘暉，把一樹的陰影，投射在雕花的地磚上，有一種淒涼而神秘的美。世緯看著月娘，直覺的感到，她對於這個故事，多少還有些保留。

『妳呢？』他忍不住問。『我聽妳談吐不俗，不像個伺候人的人，妳在傅家是……』

『我嗎？』月娘臉色一暗，微微的怔了怔。『我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』她嘆了口氣。『我也是好家庭的女兒，和傅家沾了一點親，只是我家早就敗落了，我爹把我許配給了一個比我小八歲的丈夫。我們家鄉常常把女兒嫁給小丈夫，說不好聽，就是賣過去了。我十六歲嫁過去，丈夫才八歲，挨了四年，丈夫才十二歲，居然出天花就死了！夫家說我不祥，剋死了丈夫，趕我回娘家，我爹那時已去世了，娘家沒人肯收留我，我舉目無親，就投到傅家來，太太收留了我……待我挺好挺好的，我也就死心塌地的伺候著太太。我來傅家，已經十二年了呢！傅家所有的事，我都一件一件看著它發生的。說起來，太太對我有恩，所以，有時候……她就是對我發發脾氣……我也就忍了！』

短短的幾句話，道盡了一個女人的滄桑。世緯對月娘，不禁油然起敬。從月娘身上，就聯想到青青，從大紅花轎上逃走的青青。中國的女性，如果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，將永遠在悲劇中輪迴。青青的逃婚，實在是勇敢極了，正確極了。想到這兒，他就對青青看去，青青仍然沉溺在月娘所述說的故事裡，滿臉戚然，滿眼哀切。

『世緯！』她忽然就回頭對世緯正色說：『你不可以再那麼絕情了！老太太叫你幾聲兒子，你又不會少一塊肉，有人把你當兒子一樣疼著，有什麼不好？以後，你再也不要動不動就說要走，

來威脅人家！』

『是啊！』小草接口說：『婆婆好可憐啊！大哥，你一定一定要對婆婆好一點！』

世緯眞有些啼笑皆非。瞎婆婆的故事確實可憐，但是，自己這個假兒子，騙得了一時，騙得了一世嗎？走，是遲早的事，等到必須要走的時候，會不會再一次撕裂了老太太的心？到那時，今日的『不忍』，可能會變成那時的『殘忍』，然後，又會演變成什麼局面呢？這樣一想，他的頭就又痛了。

『不管怎樣，謝謝你們兄妹！』月娘似乎讀出了他的思想。『你們肯留下來，眞是傅家的幸運！我們過一天是一天，希望沒多久，太太就能明白過來！好了，不能再談了，我去厨房看看，太太今天給你燉了蓮子銀耳湯，是你以前最愛吃的……不不，』她改了口：『是元凱少爺以前最愛吃的！希望你吃的時候，有那麼一點兒表示，她會很高興很高興的……』

月娘走了。世緯用手揉了揉額角；看著青青。

『兄妹啊？』他說：『妳到底對傅家怎麼說的？』

『說你是我哥哥啊！』青青瞪著他。『不然怎麼說呢？總不能說我從花轎上跳下來，跟你這樣奇奇怪怪來揚州吧！別人會怎麼想我呢？』

『那……』他的頭更痛了。『小草跟我們又是什麼關係呢？妳趕快說說清楚，免得我穿幫！』

『我說……小草是咱們家的鄰居，儘受表嬸兒虐待，所以咱們兄妹就……』

『見義勇爲，把她護送到揚州！』他接口：『是吧？妳編故事還編得挺好的呢！』

聽出他語氣中的不滿，青青頓時臉色一沉。眉毛挑得高高的，眼睛瞪得圓圓的，她立刻就劍拔弩張。她挺直背脊，頗受傷害的衝口而出：

『怎麼了？我說你是我哥哥，難道侮辱了你不成？上次要拿錢打發我們，我還沒跟你算帳呢！我知道了，你打心眼裡看不起我和小草，我們沒唸過書，大字不識，連根扁擔倒下來我們也不曉得那是個「一」字，更別說要我們像你一樣滿嘴掉文兒，動不動就四個字四個字打嘴裡成串的溜出來……你看不起我們，你儘管去告訴傅家老爺太太，說咱們兩個是你路上撿來的……』

『喂喂！妳有完沒完？』他忍無可忍的喊：『我說了看不起妳們嗎？我什麼都沒說，妳就大發脾氣，講了這麼一大堆，妳簡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』

『什麼罪不罪的？』青青更氣。『聽也聽不懂，你就直接告訴我們，我是大麻煩，小草是小麻煩，婆婆是老麻煩……你恨不得把我們統統擺脫了，不就結了？』

世緯怔了怔，聲音大了起來：

『妳這句話倒說對了！自從遇到妳們以後，我就一路倒不完的楣！先是莫名其妙的跟著妳們亂逃，然後天氣也變了，荷包也瘦了，頭也打破了，又傷又病的把妳們送來，却被瞎婆婆抓了當兒子，弄得我困在這裡走不了，妳們的確是一對大、小瘟煩！我實在弄不懂我怎麼會招惹了妳們？』

世緯發洩完了，居然聽不到青青反駁的聲浪，再一抬頭，發現青青眼圈紅紅的看著小草，小草則抽抽嗒嗒的哭起來了，眼淚水滴滴答答的直往下掉。

『喂喂，』他心慌意亂了。『怎麼回事？咱們一路拌嘴已經拌成習慣了，吵吵架沒關係的，妳們可別哭啊！』

『我哭，我就是要哭！』小草吸吸鼻子，哽咽的說：『我叫你大哥，把你看得比親哥哥還要親，捨不得跟你分開……原來你這麼討厭我們……罵我們罵得好大聲，比傅老爺還要嚇人兒……』

『我那有？我那有？』他急急的問。『我那有好大聲？』

『你有！你就是有！』青青接口，眼淚也往下掉。她對小草張開了手臂，哀聲的喊：『小草！別哭，妳還有我呢！我是怎樣也不會離開妳的！』

小草『嗚』的一聲，就哭著投入了青青的懷抱。一對『大小麻煩』緊擁在一起，淚珠兒紛紛亂亂的跌落於地。世緯看到自己造成這麼大的『悲劇』，簡直是手足失措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『喂喂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！』他舉起雙手喊：『我錯了！好不好？我道歉，好不好？』他伸手去拉小草。『我眞的沒有看不起妳們的意思，我逐妳們都來不及了！我說話大聲一點，是因爲現在這個狀況很複雜，我有點頭痛罷了……喂喂，妳們不要哭了，我跟妳們說，以後，咱們三個，要留一起留，要走一起走！好不好？』他頓了頓，見兩個女孩兒，依然哭不停，心裡更慌了，脫口大聲說：『妳們不要再傷心了，從今以後，妳們兩個就是我的責任，我一肩扛到底了！』

聽他說得語氣鏗鏘，兩個女孩子終於有了反應，停止哭泣，抬眼看著他。他對兩人重重的點了點頭，滿臉的『堅定』。小草一個感動，回身就把他的腿緊緊抱住，由衷的、熱烈的喊：

『大哥！』她立即破涕爲笑了。『你眞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兒！』

世緯被她恭維得有點飄飄然，發現自己的一句話，就能化悲劇爲喜劇，不禁對自己的『力量』，也在驚愕中有些佩服起來。他轉眼看青青，青青斜睨了他一眼，掉頭去看窗子。眼淚不曾乾，唇邊已有笑意。

唉！世緯心裡嘆了口氣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！但，眼前這個『女子』與『小人』，却更有動人心處！

6

這天，長貴匆匆忙忙來找世緯、青青和小草。

『老爺要你們三位，上大廳見客！』

『見客？』世緯怔了怔：『是什麼樣的客人？』

『是老爺的好朋友裴老爺，他們一家子人全來了，聽說了你們三位的事兒，想見見你們！』

於是，世緯、青青、小草三個人，就急忙整整衣裳，出了房門。傅家莊院落很多，三人去大廳，穿越了兩層院子，剛走到前院的一棵玉蘭樹下，只聽到那棵大樹上，樹葉一陣窸窸窣窣，似乎有人在樹上竊竊私語。一個年輕人的聲音在說：『來了！來了！』一個孩子的聲音在接口：『那

兒？那兒？』年輕人一陣驚呼：『別推我呀！別推呀……』

樹下的三人，覺得太奇怪了，都抬起頭往樹上看去。

樹上，却忽然掉下兩個人來。

『砰』『砰』兩聲，一個十歲大左右的男孩子，先落在地上，摔了個狗吃屎，哎喲哎喲的叫不停。另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也跟著摔落，跌在男孩子的身邊。

世緯、青青和小草實在太驚訝了。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目不轉睛的看著地上的少年和孩子。此時，年輕人已一躍而起，衝著三個人咧齒一笑。世緯這才發現，這年輕人劍眉朗目，英姿煥發。

『你們怎麼會摔下來啊？』世緯奇怪的問：『摔著沒有？』

『沒事！沒事！』年輕人窘迫的笑了。話還沒說完，那孩子已經爬起身，對年輕人掀眉瞪眼，又揮拳頭：

『都是你！原先說好是跳下來，不是跌下來的！好疼啊……』

『請問你們是什麼人啊？』世緯問。

『哦！』年輕人笑著說：『我是裴紹謙，這是我弟弟裴紹文！』

『姓裴？那麼裴老爺是……』

『我爹！』年輕人笑得爽朗。

『原來是裴家的兩位公子！』世緯恍然的說。

『你們不是在大廳上嗎？怎麼到樹上去了？』青青好奇的問。

『哦，是這樣的！』紹謙傻呵呵的用手抓抓頭。『在家裡聽說了你們三人的故事，我們已經好奇得不得了，所以，我們兩個忍不住溜到花園裡來，爬到樹上……爬到樹上……』他笑著尷尬的摸摸鼻子。

『我們不是要跌下來的！』紹文忍不住接了口，他是個眉清目秀的男孩子。一面揉著跌痛的屁股，一面抬頭直瞪著紹謙：『不是說好要一個鷂子翻身，再一個鯉魚打挺，穩當當的飄落下來，露一手咱們的武功嗎？怎麼這樣子跌下來了？』

『你還說呢！還說呢！』紹謙戳了紹文的腦袋一下，微微漲紅了臉。『就是你害我，緊要關頭，又擠又推的，害我設計了半天的鷂子翻身，鯉魚打挺，變成了「兄弟出醜」，眞是氣死我了！』

這樣一說，青青用手掩著口，忍俊不禁。小草也緊抿著嘴唇，拚命忍住笑。

紹謙見青青和小草這等模樣，窘迫之餘，忽然就從身子後面把紹文給揪了出來，推向小草。

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在家裡聽說小草是個小美人，你不是直嚷嚷著要來看小草嗎？這不給你看了？還躲什麼躲？像個大姑娘似的……』

紹文差點撞到小草身上去，頓時間，鬧了個面紅耳赤。回頭對著紹謙就摩拳擦掌：

『我沒嚷嚷，我才沒有！嚷嚷的是你！你聽說青青是個大美人，你就急著要來看青青……』

『嘿嘿嘿！』紹謙急喊：『你這個小傢伙，完全不顧兄弟義氣，成心要讓別人看咱們的笑話是不是？』

『這有什麼關係！』紹文大剌剌的捲了捲袖子。『反正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嘛！』

『你說什麼？說什麼？』紹謙對紹文撇眉瞪眼的。『自己不懂的話別亂說！掉什麼文兒！』

『我懂！』紹文瞪了回去。『你自己教給我的！就是說英雄碰到了漂亮的女孩兒，那麼英雄不怎麼英雄了也沒多大關係！』

紹文這樣一說，青青再也忍不住，放聲大笑了起來。青青一笑，小草也笑了。小草笑了，世緯也笑了。紹謙和紹文，看到他們三個都笑了，也就大笑起來。一時之間，五個人嘻嘻哈哈，好不熱鬧。這傅家莊裡，多少多少年來，都沒有這樣洋溢著笑聲，直把聞聲趕來的振廷，看得當場

僵住了。

然後，在大廳中，世緯等三人拜見了裴老爺子，和他的兩位夫人。這裴老爺和兩個兒子一樣，沒大沒小，沒正沒經的，指著自己的兩個太太，對三人介紹說：

『這是大老婆裴大嬸兒，這是小老婆裴小嬸兒！』

『大嬸兒是我娘！』紹謙急忙補充。

『小嬸兒是我媽！』紹文應聲而出。

大嬸兒、小嬸兒都板住了臉，全屋子的人都忍俊不禁。

這就是世緯、青青、小草認識紹謙兄弟的經過。

認識了紹謙兄弟，這才認識了揚州。

接下來好多日子，紹謙兄弟帶著世緯等三人，遊遍了揚州。『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揚州，孤帆遠影碧山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』這是李白的詩。『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未凋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』這是杜牧的詩。『娉娉嫋嫋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』這又是杜牧的詩。世緯記不得前人的詩句裡，有多少詩句

與揚州有關，但他終於走進了李白和杜牧的詩句裡。

一時之間，瘦西湖、小金山、二十四橋、大明寺、平山堂、御碼頭……都有他們五個人的遊踪。大家又笑又鬧，又遊山玩水，實在是快樂極了。世緯幾乎忘了他的廣州，也忘了他的北京，簡直有點兒樂不思蜀。生命中從沒有這麼美麗的一段時光。在傅家莊被當成寶貝，老太太對自己是噓寒問暖，無微不至。下人們是必恭必敬，言聽計從。走出傅家莊，有紹謙、青青等人作伴，還有……還有那麼古典，那麼詩意的揚州！

可是，在這種詩意中，也有許多事困擾著世緯。第一件當然是老太太的糾纏不清，第二件就是紹謙和青青。

紹謙對青青，即使不是『一見鍾情』，好像也差不了多少。他憨厚、熱情、坦白、率直。完全不去掩飾自己對青青的感情，非但不掩飾，他還展開了熱烈的追求。青青在『乍驚乍喜』之間，對紹謙是『半推半就』。顯然，她幾乎是在『享受』著這份感情。女人實在是虛榮的動物！世緯不知道爲什麼，對青青的態度就有那麼一些不滿。可是，倒回頭來想，紹謙的家世地位，配青青是綽綽有餘，如果紹謙眞喜歡青青，他們兩個能有個結果，自己不是也放下心裡的一塊石頭嗎？將來，總有一天，他是要走的，總不能眞帶著青青和小草，浪跡天涯吧？

世緯在兩年前，已由家中做主訂了親。兩年來，父母千方百計要他完婚，他千方百計逃避，不肯結婚。對方是書香世家，和何家『門當戶對』。他除了知道那女孩子名叫『華又琳』以外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也從沒見過華家的姑娘。他的離家出走，在一大堆的『抗拒』之外，也包括『抗拒』這種父母之命的婚姻。可是，抗拒那份婚姻是一回事，容許自己風流放縱又是另一回事。他和青青，萍水相逢，結伴而行，就這麼簡單，絕不牽涉兒女私情，否則，豈不是乘人之危？有失君子風度。因此，世緯對青青，自認胸懷坦蕩，沒有絲毫雜念。

既無『雜念』，就對紹謙和青青那種『東邊太陽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却有晴』的遊戲，冷眼旁觀起來。

這個裴紹謙，眞是鮮得很！

有一天，紹謙和紹文一起來到傅家莊。紹謙躲在假山後面，推派紹文去見青青。事先，大約兄弟兩個已經說好了，萬一紹文應付不過來，就回頭聽紹謙的指示行事。於是，紹文捧著一個盆景，跑到青青窗子外面，敲窗子。

『青青！我哥有東西送給妳！』

青青打開窗子，只見紹文捧著盆景往窗台上一放。花盆倒很漂亮，白瓷上描著彩繪的花朵。但是，盆子裡，却種著一棵毫不起眼的樹苗兒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青青困惑的問。

『是茶樹的樹苗兒！』紹文興沖沖的說，回頭看了紹謙一眼，紹謙悄悄提了句辭，紹文就轉回頭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『我哥哥說，我爹有座茶園，看過去綠油油的一大片，就像青青的名字，所以送妳一棵茶樹苗兒！』

『它將來會開花嗎？』小草在旁邊問。

『它不開花兒，儘長葉子，將來妳們把葉子摘下來，就可以泡茶喝了。』

青青看著那棵茶樹苗，却有些不大高興。

『我說你哥哥，眞是個怪人！要送就送盆花嘛，送我一棵樹苗兒！還把我比作茶樹，我長得像茶樹嗎？』

青青這樣一說，紹文傻了眼，急忙去看紹謙。紹謙心中，早已大呼不妙，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腿上，不知怎麼收拾！紹文倒退著步子，退到假山石前，靠近了紹謙藏身之處，回頭小小聲說：

『哥，怎麼說？我要怎麼說？』

紹謙慌忙悄悄提辭：

『告訴她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這個意思……』

紹文回過頭來，又衝著青青儍笑，大聲說：

『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這個意思！』

紹謙又說：

『花兒俗氣得很，不管送什麼花，跟妳一比，都爲之遜色了！』

紹文依樣畫葫蘆，大聲複誦：

『花兒俗氣得很，不管送什麼花，跟妳一比呀，全部都……全部都……都那個……都那個……』他歪著脖子，希望紹謙趕快提辭，那什麼『遜色』對他來說，實在太難了。他這等怪模怪樣，使青青大爲奇怪，伸頭到窗外來張望。小草已忍不住，睜大眼睛問：

『紹文，你的脖子怎麼啦？』

紹謙一急，抬頭一看，看到紹文歪著個脖子，樣子不自然已到極點。他不假思索，就急急的說：

『哎哎，脖子歪了！脖子歪了！快站好！快站好！』

紹文以爲是提辭，趕快大聲說：

『哦！脖子歪了！全部都脖子歪了！』

紹謙從假山後面，一下子就竄了出來，伸手揪住紹文的耳朵，往後拚命拉扯，嘴裡罵著說：

『我宰了你這個歪脖子，你簡直氣死我了！』

這一下，青青大笑了出來，笑得東倒西歪，眼淚都滾出來了。紹謙看到青青如此開心，倒也事出意外，就也跟著傻呵呵的笑起來。紹文和小草，見他們兩個笑得這樣開心，當然也跟著笑了。世緯遠遠走來，看到這樣一幅『歡樂圖』，不知怎的，竟有被『排除在外』的失落感。

過了幾天，大家到裴家去玩。

裴家有一片荷花池。那已經是初夏時節，江南的荷花開得特別早。滿湖荷花，有紅有白，映著重重疊疊的綠葉，眞是好看極了。世緯忍不住，就發起議論來了：

『這個荷花很奇怪，你單單看那麼一朵，覺得它粗枝大葉，並不怎麼美，可是集合成一大片的時候，不但美，甚至是很壯觀的。所以說上天造物實在滿有意思，該一枝獨秀的便希奇難求，該集數量之美的便會大量繁衍！』

『哇！』紹謙十分佩服的看著世緯：『有學問的人就是不一樣，賞個花嘛，不單用眼睛看，還用腦筋看！』

『你別羨慕他，』青青對紹謙笑了笑。『他那樣活著累得很，賞個花還要講大道理！』

這青青是怎麼回事？對紹謙倒是挺溫柔的，碰到自己就盡抬槓！世緯皺皺眉，很無辜的說：

『我也沒有講大道理呀，只是隨口說兩句而已！』

『怎麼說要一大片才好看？』青青問，伸長脖子望著湖心。『你瞧，那朵半紅半白的不是挺美嗎？』

『哪一朵？哪一朵？』紹謙急忙也伸著頭看。

『就是湖中心那一朵呀！』青青指著。

『妳是說花瓣尖是白的，花瓣梗是紅的那一朵？』

『是啊！』青青順口說：『能供在花瓶裡就好了！』

『沒問題！』紹謙說著，就一腳跨進湖裡去。

『喂喂！』青青大驚失色的說：『你要做什麼？』

『摘花呀！』紹謙笑嘻嘻的說著，一面嘩啦啦盤水而去。紹文和小草在岸上看得目瞪口呆。紹

文直著脖子，大聲嚷嚷：

『你小心一點，說不定水裡有蛇！』

『胡說八道！』紹謙才笑著說了句，身子突然一斜，就撲通摔入水中。

青青急得繞著湖跑，喊著說：

『你瘋了！快回來呀！我只是隨口說說，沒有要你去摘呀！』

『紹謙！』世緯也跟著喊：『你會不會游泳呀？』

紹謙已經爬起來了。他穿了一身月牙白的衣服，白褂子和白褲子，這時候已經全是污泥。他臉上也沾了污泥，手上也是，說有多狼狽就有多狼狽。他却依舊笑嘻嘻的說：

『沒事兒！你們別緊張，水不深，只是有很多爛泥巴，不好走而已。瞧！我這不是到了嗎？』

他回頭看青青，指著荷花問：『是這朵沒錯吧？』

『是！是！是！』青青拚命點頭。

紹謙拔了荷花，又盤著一池污泥，舉步維艱的往岸上走。由於泥漿太多，走得十分辛苦。好不容易爬上了岸，岸上四個人都睜大眼睛看著他，因爲他已經成了一個道地的泥巴人。舉著荷花，他送到青青面前去。

『上次送妳一棵茶樹苗，眞有夠笨！現在，就算扯平了。怎麼樣？』

青青接過花，眞是感動極了。她看著紹謙，滿眼的溫柔，低低的說：

『其實，那棵茶樹苗，我也很喜歡的！這朵荷花，當然更好啦！只是，你現在這一身泥，怎麼辦？』

紹謙低頭打量自己，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『哈！這會兒把我放進灶裡去，用炭火慢慢煨烤，就成了一道名菜，叫花鷄！』

小草和紹文，拍著手哈哈大笑起來。繞著紹謙又跳又跑。指著他喊：

『叫花鷄！叫花鷄！叫花鷄！』

於是，青青和世緯，也跟著笑了。紹謙自己，更是嘻嘻哈哈的笑個不停。世緯笑了一會兒，看他和青青，這樣融融洽洽的打成一片，兩個小兒女，也都不分彼此，其樂無比。心裡，不知怎的，又有種難以描述的『失落感』。

再過了幾天，紹謙就煞有其事的，約了世緯，兩個人到瘦西湖邊去喝茶。茶還沒喝兩三口，紹謙就站起來，對世緯一揖到地說：

『我有事情要求你！』

『求我？』他怔著。

『是啊！』紹謙用手抓了抓後腦勺。『就是青青的事嘛！人家說長兄如父……所以我特地來問你，不知道青青在家鄉，有沒有訂過親？』

『哦！』他楞楞的說：『沒……沒有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紹謙一擊掌，笑逐顏開。『我也還沒訂親呢！我爹一直要給我討媳婦，我就是不肯！哈！幸虧不肯！才有今天的機會……』

『哦？』他瞪著紹謙。

『怎麼，』紹謙見他表情古怪，不由得收住了笑，緊張兮兮的問：『你反對嗎？』

『反對？』世緯又怔了怔。『我有什麼權利反對？』

『那麼，你是贊成嘍？』紹謙大喜的問。

世緯沉吟不語，從上到下的看紹謙，見紹謙一表人才，和青青倒是郎才女貌。眞能撮合他們兩個，不也是一件人間佳話嗎？想著想著，他就點了點頭，喃喃的說：

『就這麼決定了！就應該這樣辦！』

紹謙狂喜的跳起來，對世緯鞠躬如也。

『謝謝大哥！謝謝大哥！我……我……我馬上叫我爹去提親！』

『提親？』世緯嚇了一大跳。『那有這麼快，你給我坐下來，別這麼毛毛躁躁的！』

『你不是說決定了嗎？』紹謙一臉怔忡的問：『這意思不是說，你決定把妹妹嫁給我嗎？』

世緯又好氣又好笑，那種『失落』的感覺更強烈了。但是，這樁姻緣，眞的不錯呀！他瞪著紹謙，嘆口氣說：

『我這個哥哥，對青青到底有多少影響力，我自己都沒有把握！你不常常看到她對我紅眉毛綠眼睛的時候！說眞的，青青是個非常獨立自主的女孩子，她有權選擇自己的幸福，我既無法勉強她，也沒有權利代她做主！我說的決定，是決定從旁協助你，至於能不能成功，還要靠你自己的努力！』

紹謙恍然大悟的點著頭。想了想，又跳起來，仍是非常高興的對世緯鞠了一大躬。

『那還是要謝謝大哥！以後全仰仗你，幫我在青青面前多多美言幾句，你是她敬愛的大哥，你幫我說一句，勝過我說一萬句！有了你的承諾，我現在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！謝謝你，眞心眞

意的謝謝你！』

世緯看著那滿臉興奮的紹謙。忽然，就對他的興奮和喜悅嫉妒起來了。

7

海爺爺一直沒有消息。

小草很着急，雖然說，在傅家莊的日子挺舒服的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還有人作伴兒。但她心裡，實在思念着她的海爺爺。她和青青現在住的房間，就是海爺爺以前住的，她除了自己的小荷包以外，有更多的東西可以摸索。海爺爺看過的書，海爺爺用過的筆，海爺爺睡過的床，海爺爺點過的燈……但是，海爺爺，你現在在那裡呢？

這天，她穿過花園，要去世緯房間，才走到房門口，就聽到月娘、青青，和世緯正在談着海爺爺。她知道偷聽是不對的，但她身不由主，就站住了。

『這李大海，在傅家莊做了幾十年，怎麼會說離開就離開呢？』世緯問。『我聽長貴和阿坤的語氣，對李大海都略有微詞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』

『不瞞你們說，』月娘嘆了口氣。『這李大海，走得不太光彩！他是被咱們老爺……給趕出去的！』

小草大驚。

『趕出去？』青青也大驚。『不是說吵架嗎？怎麼是趕出去呢？爲什麼呢？』

『他……』月娘有點兒碍口。『他盜用公款！』

『什麼？』世緯急急追問。『有沒有弄錯？』

『不可能弄錯的！』月娘說：『說起來也眞傷老爺的心，幾十年來，老爺是全心全意信任著海叔的，公帳私帳都交由他管，不想他竟會暗地做手脚，偷了好大數目的錢呢！老爺生氣倒不止爲錢，而是海叔太教他失望了！所以，老爺雖然答應你們說，去找尋海叔，只怕此事，也只是說說而已了……』

小草聽到這裡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她一下子就衝進門去，漲紅了臉，激動的大喊：

『不會不會的！我海爺爺是好人，他不會偷錢的！你們冤枉了他！你們肯定冤枉了他！』

喊完了，她掉轉身子，就飛快的往外跑。

世緯、青青、月娘全跳了起來，跟在後面緊追。

『小草！回來！小草！妳要去那裡？小草……』

小草直衝往振廷的書房，門也不敲，就推開門衝了進去。把那正在練字的振廷嚇了好大的一跳。

『我海爺爺不會偷錢，他不會偷錢，你冤枉了他……』

她氣喘吁吁，滿面淚痕的站在振廷面前，雙手握着拳，激動的說着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振廷勃然變色。『妳這個小孩子懂不懂禮貌？懂不懂規矩……』

『小草！我們出去！』青青追進來就拉小草。『出去再說！出去再說！』

『不！』小草倔強的摔開了世緯等三人。『我不要出去！我要問清楚！老爺，你爲什麼要趕走我海爺爺？你到底有沒有派人去找我海爺爺？』

『反了！反了！』振廷氣得七竅生煙。『我就知道不應該把你們留下來！看看，這是什麼態度？我的家務事，要妳一個小孩子來東問西問嗎？對！』他怒視着小草：『是我把李大海趕走的，怎樣？他確實偷了我的錢，怎樣？』

『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』小草的淚珠，成串成串的滾落，她哽咽着喊：『海爺爺是大好人，他從不做壞事情，他最喜歡幫別人的忙，連路邊的小狗小貓，他也幫忙的！見牠們肚子餓了，就把手上的包子饅頭拿來餵牠們吃！他那麼好，不會偷你的錢，一定是你自己算錯了！』

『莫名其妙！』振廷挑高了眉毛，瞪大了眼睛：『讓我告訴妳，就在這間房間裡，海爺爺親口對我承認了！他確實偷了我的錢，我沒有半點冤枉他，夠了嗎？』

小草被打倒了。用雙手摀着臉，她哭了個上氣不接下氣。世緯、青青衝上前來，一邊一個架住小草，死命想把她拖出去。月娘急得手足失措，一疊連聲的說：

『老爺請息怒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太多嘴了！請老爺寬宏大量，就當她童言無忌……』

月娘的話還沒說完，小草已掙脫青青世緯，對振廷仰着臉，急切的說：

『你逼他說的！一定是你逼他承認的！你那麼兇，是很會逼人的！你逼過婆婆，你逼過元凱叔叔……你自己不知道，你是很兇很兇的，全世界的人都怕你……一定是這樣，你逼我海爺爺，他才會承認的……』

『妳有完沒完。』振廷怒不可遏了。尤其聽到『逼過元凱叔叔』這種句子，他簡直氣得要發瘋了。舉起手來，他很想對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一巴掌揮過去。世緯急叫了一聲：

『伯父！不可以！』

振廷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他接觸到小草那勇敢的、帶淚的眸子，透過水霧，裡面似乎燃燒着炙熱的火焰。這火焰是對他的控訴，是對她海爺爺的信賴。他忽然間就洩了氣，這對閃亮的眼睛，這副無畏無懼的神情，這渾身上下綻放着的勇氣，和那一臉的悲切……居然是如此熟悉。『你那麼兇，是很會逼人的，你逼過婆婆，你逼過元凱叔叔……』他深抽了一口氣，頓時覺得五臟六腑都痛。

『好了！』他色厲內荏的一揮手。『我就不跟妳一般見識！既然妳口口聲聲說我冤枉了妳海爺爺，我馬上派人，兵分四路，東南西北去找，一定要把妳海爺爺找回來！等到把他找回來了，我們再當面對質，看是我冤枉了他，還是妳冤枉了我！』

小草盯着振廷，淚痕未乾，激動未消，却像大人般鄭重的點了點頭。

『好！你說過的話不能賴！你……要派人去東山村我表嬸兒家找一找！』

『東山村西山村全去，行了嗎？』他抬頭看月娘。『去叫長貴來，我們立刻把人調派一下，也去大海山東老家跑一趟看看！』

『是！』月娘迅速的應着。

一場風波，總算有驚無險。而且，還坐實了『找大海』的行動。可是，小草從這天以後，就變得不太快樂了。常常在無人之處，掏出她的百寶囊來，一件件東西數着唸着。有時，唸着唸着就掉下眼淚來。

偏偏在這時候，又發生了桂姨娘的翡翠事件。

桂姨娘就是紹文的娘，裴家的二姨太。

這天，世緯、青青、小草三個，又被紹謙邀到裴家來作客。小草和紹文，跟着三個大人『品茶』，實在覺得無聊勝了，紹文就拉着小草，去假山裏探陰，去石頭縫裡捉蟋蟀。把花園玩遍了，就開始逛房間，一間間東逛西逛，最後逛進了桂姨娘的臥室。房中正好無人，兩個孩子私心竊喜。

『嗨！小草！』紹文眼珠一轉，想到一件事：『妳不是有個百寶荷包嗎？我娘也有個百寶箱吔！』

『眞的嗎？』小草好奇的問：『裡面裝什麼呢？』

『我拿給妳看！』紹文說着，就爬進床裡，打開床上的雕花小木櫥，捧出裡面一個精緻的雕花小木盒。把小木盒放在床上，他掀開盒蓋。『妳瞧！』

『哇！』小草驚喊着，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美麗的、光彩耀目的東西。原來，這是桂姨娘的首飾盒。『好漂亮啊！』她驚嘆不已，一件件拿起來看，再小小心心的放回去。『怎麼有這麼多好看的東西呀！』

『我娘最喜歡這塊綠石頭了！』紹文拿起一條金鍊子，下面懸着好大的一塊翡翠。『妳戴上看看！戴上就可以扮蜘蛛精，我來演孫悟空。』他把項鍊往小草脖子上一套。然後從耳朵後面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嘴裡大喝着：『變！』身子四面旋轉，找尋可以充當『金箍棒』的東西。一抬頭，看到床柱上懸掛的鷄毛撣，他抄了起來，一路揮舞着，嘴裡大嚷着：『蜘蛛精妳逃到那裡去？我老孫殺將來也！』

這一『殺將來也』，就把梳妝台上的一面鏡子，殺到地下去了。鏡子打破了，碎片濺得到處都是。紹文看到闖了禍，丟下鷄毛撣，拉着蜘蛛精就向外逃。

『快走快走！別讓我娘知道是我們打破的！』

小草嚇壞了，跟着紹文就向外跑，跑了幾步，想想不對，取下脖子上的『綠石頭』，奔回床邊，匆匆往首飾箱裡一丟。紹文在門口直着脖子叫『快』，小草也無暇細看，就轉身飛奔而去。這條翡翠項鍊，並沒落進首飾盒，它掉在光滑的紅緞被面上，又順着被面，滑落到床底下去了。

桂姨娘的鏡子打碎了事小，翡翠項鍊丟了事大。半小時以後，此事已經鬧了個人盡皆知。她在亭子裡，找着小草，氣極敗壞的說：

『那塊翡翠可不是普通東西啊，那是老爺送我的生日禮物呀！好貴重的東西，妳怎麼敢拿呢？趕快還給我！』

『娘！妳說那個綠石頭呀？』紹文問。

『不是石頭，是翡翠，翡翠啊！』

『小草！』青青急了。『妳怎麼亂拿人家的東西？快還給桂姨娘！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小草又急又怕。『我放回去了呀！紹文，你不是看到我放回去的嗎？』

『是呀！是呀！』紹文慌忙說：『她放回去了！眞的！我親眼看到她放回去的！』

『妳放到那裡去了？現在是不見了！』桂姨娘嚴厲的盯着小草。『如果妳看着喜歡，拿去玩一玩，我也就不追究了，只要妳現在把東西交出來就好了！』

世緯忍不住蹲下去，一把握住小草的肩膀。

『聽着，要說實話，妳到底有沒有拿？』

小草一急，眼淚水就湧了出來。

『沒有嘛，我放回去了！眞的放回去了！』

『桂姨娘！』紹謙挺身而出。『妳有沒有好好找啊？也許她把它放到別的盒子裡去了……』

『哎！』桂姨娘變了臉。『你們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我還會誣賴她不成？那有一個懂規矩的孩子會進別人房間去翻首飾盒？我那首飾盒整個攤開，東西全動過了！難道首飾自己有脚會跑路？眞是！我就說嘛，交朋友要小心！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！那李大海手脚不乾不淨，孫女兒八成有遺傳！』

小草臉色慘白，倒退好大一步。青青已氣極的往前一衝，激動的喊：

『妳怎麼要這樣說話？幹嘛要扯上她海爺爺？』

『桂姨娘！』紹謙比青青還氣，臉都漲紅了。『妳這說的是些什麼話！妳不怕丟了咱們裴家的臉嗎？……』

『我們就事論事，何需出口傷人！』世緯接口：『如果眞是小草把項鍊弄丟了，我賠償妳就是了！』

小草這下子，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，淚水爬滿了臉，她極受傷，極委屈，極難過的喊：

『我沒有拿就是沒有拿嘛！我不知道它爲什麼不在盒子裡……妳冤枉我，還要罵我的海爺

爺！妳太欺侮人了嘛……妳不信，我給妳搜，我只有這個荷包……』她從衣領中掏出荷包來，打開繩結，把裡面的東西往地上倒。『給妳看，都給妳看……』這一倒，亂七八糟的東西散了一地，兩粒彈珠跳了跳滾跑了。小草一邊擦眼淚，一邊滿地爬着找彈珠，模樣甚是淒慘。『彈珠……』她喃喃的啜泣着：『我的彈珠……』

『我幫妳撿！我幫妳收起來！』紹文急忙說，看到自己給小草帶來這樣的災難，他心中眞是難過極了。他手忙脚亂的收着小草的荷包，一面回頭對桂姨娘狠一跺脚：『娘！一塊石頭丟了就丟了嘛，妳爲什麼要這樣子？我恨妳！我恨妳！』

『啊？』桂姨娘驚愕得眼睛都圓了。『是我丟了東西呀，你們一個個叫得比我都大聲……這還有天理嗎？』

『不是都給妳搜了嗎？』青青氣極的：『妳還要怎樣？把她的皮剝下來給妳不成？』

『嗬！妳兇什麼兇？反正項鍊最後在小草手上……』

小草收好荷包站起來。又無奈，又情急，哽咽着脫口而出：

『會不會是那隻大狗叼走了？我們出來的時候，瞧見妳家那隻大黃狗在門口走來走去……說不定妳忘了餵牠，牠太餓了，就把項鍊給吃了！』

『胡說八道！』桂姨娘怒極了，一甩袖子。『如此狡猾的孩子，分明就是李大海的眞傳！』

小草受不了了，她掩面痛哭着，奪門而去。紹文追在她後面，紹謙直着脖子對紹文喊：

『紹文！你陪着小草，不要走遠了！我們去找項鍊！知道嗎？』

『知道了！』紹文頭也不回的，追着小草去了。

兩小時後，項鍊找到了。是紹謙堅持搬開所有家具，做地毯式的搜尋，給找回來的。紹謙說：

『這項鍊只有兩個可能，一個是還在房間裡，一個就是那隻狗！如果房間裡找不着，我再來剖狗肚子！』

當項鍊在床底現了形，桂姨娘是說有多歉疚，就有多歉疚。其實，她是個很單純的女人，就是有些小家子氣罷了。訕訕的握着項鍊，她一疊連聲的說：

『眞不好意思，冤枉她了！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快把兩個孩子找回來！我去厨房，給他們做豆沙鍋餅吃！』

但是，小草和紹文沒有找回來，他們兩個失踪了！

8

紹文和小草，足足失踪了五天。

這五天，眞是又漫長又痛苦。青青終日以淚洗面，紹謙和世緯跑遍了整個揚州城，無論山邊水邊運河邊……能夠想到的地方都去了，包括紹文唸過三天半的那所立志小學，也都徹底的搜尋過了，兩個孩子就是無踪無影。振廷和靜芝，在這些日子裡，已經很熟悉小草的身影，和那清脆悅耳的聲音，突然間，這身影和聲音都消失了，他們也不禁若有所失起來。尤其是振廷，想到這孩子的出走，和她的海爺爺有莫大關係，就更加懊惱。爲什麼要摧毀這孩子心中的偶像呢？爲什麼咬定李大海偷錢呢？爲什麼不能仁慈一些，對她婉轉解釋呢？爲什麼要那麼『兇』呢？這種懊惱

和自責的情緒，使他在回思之餘，不禁驚怔。這一生，即使對元凱，他都是聲色俱厲，不曾心軟過。怎麼會對這個孩子，心有所繫呢？怎麼會對她的失踪，那麼焦灼和着急呢？他來不及分析自己的感情，忙着命令茶園和絲廠的工人，連半夜都打着火把，遍山遍野的尋找着兩個孩子。

裴家是整個翻了天。桂姨娘哭天哭地哭紹文，罵天罵地罵自己：

『我怎麼那麼笨啊！爲什麼不少說幾句？爲什麼要冤枉小草呢？如果紹文有個差錯，我不如一頭撞死算了！哦哦哦，我的紹文啊！』

哭也沒有用，罵也沒有用。紹文和小草，就是不見了。

經過了漫長的五天，大家都幾乎要絕望了。那年代，很多拐子會把孩子拐走，賣去當江湖雜技團的徒弟。他們推想，這兩個孩子，都長得珠圓玉潤，眉清目秀。如果給壞人看到了，一定凶多吉少。青青掉着淚說：

『小草不會這樣待我的！她捨不得離開我的！她也走不遠的！這麼多天了，她都不回來，一定就是回不來了！她從小沒爹沒娘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現在……如果又被壞人帶走了……我怎麼能夠原諒自己？』

世緯想安慰她，却在心痛之餘，連安慰的力氣都沒有。耳邊總是蕩漾着小草那清脆的童音：

『你是我的大哥，比親哥哥還親！』

什麼大哥呢？連個孩子都照顧不好！

大家都沮喪極了，悲痛極了。彼此都失去安慰彼此的力量了。就這樣，到了第六天，忽然，奇蹟出現了！

這天，紹謙、世緯和青青三個人，放棄了揚州，把搜尋範圍擴大，他們坐渡船，來到了鎮江。

沒想到，這天的鎮江，簡直是人潮洶湧，熱鬧極了。原來，這天是迎神的日子，也是鎮江一年一度的大慶典，有舞龍舞獅的，有踩高蹺的，有扮十八羅漢的……迎神隊伍簇擁着一輛花車，車上是扮觀音的，扮金童玉女的，扮天女散花的……整個隊伍，敲敲打打，一路遊行到大廟口。全鎮江市的人都爲之沸騰了，擠在街上看熱鬧，放鞭炮。扶老攜幼，摩肩擦踵。簡直是萬人空巷。

一看是這種局面，世緯等三人就想撤退。但是，人潮像波浪般捲了過來，迅速的就把他們三個淹沒了。他們身不由主，就隨着人潮滾動，進退不得。耳邊，只聽到羣衆們的歡呼聲，議論

聲：

『哇！這十八羅漢扮得眞好，今年還是第一次看呢！』

『我就是喜歡這個扮觀音的，眞是美極了！』

『當然啦！咱們江南出美女嘛！這扮觀音的姑娘名叫石榴，已經扮了三年的觀音了！』

『哎！那對金童玉女也眞俊，活脫的金童玉女呀！』

世緯等三人，對於十八羅漢，觀音菩薩，金童玉女，舞龍舞獅都沒興趣，却困在人羣裡寸步難行。世緯個子高，伸長脖子看過去，要看看花車爲什麼進展緩慢？這一看不要緊，怎麼觀音菩薩前的那對穿著古裝衣裳的金童玉女有點兒眼熟？他定睛再看過去，天哪！那不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小草和紹文嗎？不！世緯重重的一摔頭；這是不可能的！一定是自己找小草找得精神恍惚了！他定睛再看，眨眨眼睛又看；明明就是他們兩個！小草笑吟吟的，衣帶翩然，手持花籃，還在那兒撒花瓣呢！

『小草啊！紹文啊！』世緯激動得不得了：『紹謙，青青！你們快看啊！那是不是小草和紹文？』

『在那兒？在那兒？』紹謙緊張的問，伸長脖子在人羣裡到處搜尋。

『在花車上！你們看呀，花車上那對金童玉女，是不是他們？』

紹謙不相信的看過去，頓時脫口驚呼：

『眞的是他們！』他揮舞着手，開始瘋狂般的大喊大叫。『紹文！小草！紹文！小草！』

青青也看過去，簡直喜出望外，高興得快瘋了。

『小草！小草！』她又跳又叫，又哭又笑。『小草！小草！我在這兒啊！是我啊！是青青啊！』

一時間，三個人都跳着脚，在人羣中奮力的推攘，嘴中拚了命的吼叫：

『小草啊！紹文啊！看這邊呀！是我們啊！快看這裡呀！小草！紹文！小草！紹文！小草！紹文……』

最後，三個人開始齊聚了三人的力量，用盡全力，齊聲大叫：

『小草！紹文！小草！紹文！小草！紹文……』

這一番驚天動地的呼叫，使圍觀的人潮全部震動了，也使那花車上的金童玉女震動了。小草眼尖，發現了他們三個，也顧不得自己是『玉女』了，她推着紹文，又悲又喜的喊着：

『是大哥和青青吔！還有你哥哥吔！』

『哥！哥！』紹文跳得老高，差點沒有摔到花車下面去。扮觀音的石榴姑娘，趕快伸手一把抓

住了他。

『你們兩個是怎麼回事？』石榴急急的問：『你們在扮金童玉女呀，不能亂動呀！』

『那是我哥哥啊！』紹文急喊：『我們不扮金童玉女了！我們要去找哥哥啊！』

小草早已揮舞着她的花籃，忘形的對三人使勁大叫：

『青青！大哥！是我們啊……』

兩方面，隔着一道人河，彼此瘋狂大叫。這使整個遊行隊伍都停下來了。觀衆驚愕的議論紛紛，花車下的隨從人員奔上前去瞭解狀況，一時間，你推我擠，亂成一團。

『各位！各位！』世緯見這樣不是辦法，急忙大聲對周圍人羣說：『那兩個孩子，是我們家遺失了的孩子，我們已經找了好幾天，請各位讓開一點，讓我們家人團圓吧！』

『是呀！是呀！』紹謙也用力的說：『那是我們的弟弟妹妹呀！我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變成金童玉女，但是，他們確實是我們失踪了的弟弟妹妹呀！』

觀衆更加議論紛紛，你推我擠，局面混亂極了。

就在這情況下，那扮觀音的姑娘俯身和小草說了幾句話，就站直身子，手一舉，羣衆立刻安靜下來了。因爲，大家對『觀音』實在太崇拜太尊敬了。『觀音』不但『舉了手』，而且『開了口』，她

朗聲的，清脆的，清清楚楚的說了：

『各位鄉親，請聽我告訴你們這事的經過，這兩個孩子，是前幾天在運河邊上迷了路，被船夫陳三夫婦發現，救到船上。然後跟着陳三去長江打魚，打到昨晚才回到鎮江。正好我身邊缺金童玉女，就讓他們兩個來扮演。那邊的三個人呢，是孩子們的家人，肯定找了好多天。說有多巧，這下子叫他們給遇上了！我相信，這是菩薩顯靈，在冥冥中作這樣的安排！讓他們一家人能夠團圓呀！』

這樣一說，不止羣衆都明白過來，歡聲雷動。世緯等三人，也才恍然大悟。原來兩個小傢伙跟着漁船打魚去也，怪不得一去不歸。又怪不得搖身一變，成了金童玉女！他們三個還沒回過神來，只聽到人山人海，一片歡呼聲：

『菩薩顯靈呀！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呀！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呀！』一時間，有人唸佛，有人唸經，好不熱鬧。

『快把兩個孩子送過去吧！』觀音又開了口。

『來啊！大家幫幫忙！』花車邊的一個大漢喊着，一舉手，把小草抱起來，從衆人頭上傳遞過去。

『好啊！大家幫忙啊！傳孩子啊！』

羣衆一呼百應，個個伸長手，爭着去抱小草和紹文。然後，像接力賽似的，一個傳一個，把兩個孩子從衆人頭頂上，傳給人河那岸的世緯、青青和紹謙。

兩個孩子終於傳到了終點。小草落進青青的懷抱裡，紹文落進紹謙的懷抱裡。小草緊緊抱着青青，又伸長手去摟世緯，嘴裡亂七八糟的喊着：

『我好想好想你們啊，可是，我們在船上，沒辦法呀！回不來呀，我再也不要離開你們了！就是娃姨娘把我罵死，我也不離開你們了！』

『小草！』世緯急忙說：『項鍊已經找到了！妳不用再擔心了！』

『是嗎？』小草滿臉發光。『那麼，老爺有沒有找到他被偷掉的錢呢？』

嗬！貪心的小草！世緯想着，笑着。觀音菩薩就是顯靈，也不能顯得這麼面面俱到呀！他還來不及說什麼，只見紹謙站直了身子，滿臉堆着笑，用手圈在嘴上，對那『觀音』喊話過去。

『多謝觀音菩薩！』

那位觀音一直對這邊望着，很關心的樣子。聽到這句話，她不禁嫣然一笑。

『觀音笑了！觀音笑了！』羣衆吼聲震天。

豈止觀音笑了？世緯笑了，青青笑了，紹謙笑了，小草笑了，紹文笑了，十八羅漢也笑了，連那條龍和四隻獅子，全都笑了。還有那成千成萬的羣衆，人人都笑了！鎮江市一年一度的廟會，就以今年的最爲精采。

別提那天晚上，兩個家庭裡有多少喜悅。也別提兩個孩子，嘰嘰呱呱，有多少說不完的故事。漁船啦，漁夫啦，漁火啦，碼頭啦，船上生活啦，撒網入水啦，還有那些鵜鶘鳥，牠們會把魚裝在喉囊裡，再吐出來給主人……小草整個晚上，說啊說啊都不要睡覺，振廷、靜芝、月娘、青青、世緯……聽啊聽啊也都不要睡覺。人生，若不是有離別，怎知道重逢最好？

9

就是爲了尋找小草，世緯才發現揚州城有那麼一所無人管理的小學。這小學唯一的老師兼校長，已經被頑劣的學童給氣走了。數十位學生，高興來就來，不高興來就不來。到了學校也無書可唸，但是，孩子們很愛來學校，一來可以聚衆嬉鬧，二來可以逃避下田做工。學校就成爲孩子們的一個大娛樂場。

找尋小草那天，紹謙和世緯，碰到了學校裡僅存的一個老校工。校工耳朵也背了，眼睛也花了，拿了一個鈴鐺，在無課可上的情況下，仍然很忠於職守的搖上課鈴。學生們却充耳不聞，嘻嘻哈哈的滿校園奔來跑去。老校工脾氣特好，笑吟吟的也不生氣，對世緯二人的問題，完全答非

所問。

『老張，你有沒有看到我弟弟紹文？』

『你叫我少混啊？沒辦法啦！我要能教書就當校長了！除了搖搖鈴，打打雜，我還能做什麼呢？』

『又不是說你少混，是問你紹文！』紹謙着急的。『那你有沒看到一個小姑娘，這麼高，梳小辮，叫小草……』

老張很努力的聽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大聲說：

『校長？校長早就走啦！不幹啦！』

『小姑娘，小女孩兒，』紹謙比劃着。

『沒辦法呀！』老張一臉慚愧的。『我就是窩囊啊，我老婆也罵我窩囊啊……』

簡直和他扯不清。紹謙無奈，和世緯扯開喉嚨自己找，在學校裡大聲呼前喊後：

『紹文！小草，你們在那兒啊？紹文！小草……』

老張好生感激，忙着一面搖鈴，一面對二人鞠躬：

『眞是不敢當，要你們幫我喊！我自個兒來吧，不勞駕你們啦！』他就聲如洪鐘的喊起來了：

『大全！豆豆！小虎！來寶！來福……上課啦！上課啦……』

那天的校園尋訪，就這樣告一段落。後來，小草和紹文找到了，世緯也把這所小學給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正在傅家莊的花園裡，和紹謙大談他要去廣州的抱負。談着談着，有人急促的敲門，幾個孩子的聲音，在門外大喊：

『救命！救命啊！快開門啊！救救我們啊！』

世緯和紹謙衝到門邊，打開大門，三個八、九歲的孩子就跌進門來。世緯還沒鬧清楚怎麼回事，『嗖』的一聲，有顆小石子激射而來，正中世緯的腹部。紹謙已大踏步衝過去，迅速的伸手揪住了一個粗粗壯壯的男孩子，那男孩掙扎着，暴怒的吼着，手裡握着一把彈弓。

『放開我！放開我！』

『你叫小虎子，是吧？』紹謙一把奪走了他的彈弓。『你就會欺侮比你小的同學，是吧？』

『還我彈弓！』小虎子嚷着，撲到紹謙身上去搶，紹謙把彈弓舉得高高的，就是不還給他。小虎子抬起腳，使勁的對紹謙踹去。紹謙又好氣又好笑，伸腳一勾一帶，就把他給摔倒在地。小虎子跳起身，不服氣的再撲過來，紹謙只伸出左手，小虎子又被擺平了。

『好了好了！』世緯出來打圓場。『我看這些孩子，是精力過旺。居然滿街滿巷的追殺起來

了！這樣吧！』他對小虎子說：『你跟我回學校，我們還你彈弓！』

於是，世緯和紹謙，帶着幾個孩子回到學校。不知怎的，世緯就領着一羣孩子，在操場踢起足球來。事實上，那不是足球，只是在儲藏室找來的一個破籃球，但是大家却踢得興高采烈。一場足球踢下來，個個孩子滿頭大汗，紅光滿面。紹謙不甘寂寞，又教孩子們舞花槍，拿着幾根破竹竿，舞了個虎虎生風。孩子們十分崇拜，興致高昂，也舞得落花流水。

當孩子們玩夠了，世緯把他們帶進了教室。

『有沒有人願意告訴我你們的名字？』他問。

孩子們爭相舉手。來寶、來福、萬發、阿長、小勇、小八、豆豆、阿輝、阿順、大全、小建……眞是熱鬧極了。

『有沒有人能夠在黑板上寫出自己的名字？』

孩子們全傻了。

『來來來！寫寫看！沒關係的！』

孩子們上來了，各寫各的。寶字少了下面的貝，福字少了中間的口，發字頭尾分了家，輝字左右隔了好幾里，勇字沒有力，建字沒有邊……簡直是慘不忍睹。

離開了學校，世緯沉吟的對紹謙說：

『不知怎樣才能接管這所小學？需要去縣政府備案嗎？我看我們兩個，閒着也是閒着。除非我能馬上動身去廣州，不然，就需要找點事做。我看，我來教他們讀書，你來教他們體育，如何？』

『你說眞的？』紹謙驚愕的問。『你眞要教這些頑童，不怕大才小用？』

『什麼大才小用！』世緯答得坦率。『教育永遠是人類最根本的工作。而且，小草和紹文，也應該唸書識字，這樣荒廢着不是辦法。將來，他們長大了，面對的社會，不會再像現在這樣落後和無知。』

『好呀！』紹謙想想，忽然大樂。『好極了，你既然有這個興致，我一定奉陪！明天我就去縣政府跑一趟，縣長一定會樂壞了！說眞的，我就怕你去廣州，只要你不去廣州，你幹什麼我都奉陪！』

『我去我的廣州，你怕什麼怕？』世緯一怔。

『怎麼不怕！你去了廣州，我怎麼辦？』紹謙睜大了眼睛，攤着手說。

『你有什麼難辦的？』

『當然難辦了！』紹謙嚷着：『我說叫我爹去提親，你說要我慢慢來，說什麼你會支持我，結果我這水磨功夫磨得慢極了，你的支持也不見什麼效果……假若你去廣州，青青當然跟着你這哥哥去！那麼，我要怎麼辦？』

世緯楞住了。看着紹謙那坦白的，眞摯的，熱切的面孔，忽然間，就心煩氣躁起來。在他內心深處，去廣州是一條必行之路，但是，現在却有多少牽絆呀！青青、小草、靜芝、紹謙……怎麼，那廣州好像離自己越來越遠了。

世緯就這樣走進了立志小學，開始他的教書生涯。縣長發現他有這麼好的資歷，居然肯來接管小學，太高興了，立刻委派他做『校長』。他成了立志小學的『校長』，手下只有一位教員，就是紹謙。他們兩個，對這樣的安排，都很滿意。小草也這樣走進立志小學，開始她的讀書生涯。雖然，振廷對世緯去『教書』，簡直是大惑不解，他皺着眉問：

『縣長有沒有說，可以給你們多少薪水呢？』

『這倒沒有問！』

『你這不是奇怪嗎？』振廷愕然的說：『我那繡廠、絲廠、綢緞莊、紡織廠任你選！那才是家

裡祖傳的事業！』

『不不！』世緯急忙說：『我對做生意一竅不通，教教書還可以……最主要的是我有興趣。反正，都是暫時做做而已，不在乎什麼待遇！』

『可是……』振廷還要說什麼，靜芝已急忙撲過來，哀聲的喊：

『振廷，他要做什麼，你就讓他做什麼吧！不要再限制他了！只要他肯留下來，他做什麼都可以！我不在乎，媳婦兒也不在乎，你就少說兩句吧！』

振廷瞪着靜芝，欲言又止。青青每次被靜芝喚作媳婦兒，都會面紅耳赤渾身不自在。世緯見自己這『假兒子』的身分越搞越眞，連振廷都有些迷糊起來，居然要自己去做『祖傳的事業』，就把眉頭皺得緊緊的。只有小草好興奮，拉着青青的手歡聲說：

『我要去上學了！青青，我要進學堂了！以前在東山村，我看到別人去上學，我都好羨慕，現在，我也可以進學堂唸書了！』

世緯和小草，都興沖沖的去了學校。可是，在這上課的第一天，兩人都非常不順利。

先說世緯。

世緯走進教室的時候，已經發現小虎子、萬發、阿長、大全這幾個較大的孩子，有點兒鬼鬼祟祟。但是，他一點戒心都沒有。在講台上剛站定，小虎子舉手說：

『老師，你的課本在抽屜裡！我們上次上到第五課，顧老師就走了，不教了！』

『哦！』世緯高興的說：『好極了！讓我看看你們唸過些什麼。』說着，他就一把拉開了抽屜。

驟然間，一條彩色斑斕的大蛇，從抽屜裡直竄而出。世緯在北方長大，北方很少有蛇。他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一面驚叫，一面動作好大的跳開，連椅子都撞倒了。小虎子、萬發、阿長等爆笑起來。但是，那條蛇已落在地上，蜿蜒的向孩子們遊去。來福、來寶、豆豆……包括小草和紹文，都嚇得尖聲大叫，有的跳到桌子上，有的奪門而逃。一時間，跑的跑，叫的叫，跳的跳，笑的笑……教室裡秩序大亂。

世緯來不及思想，救孩子要緊！他衝上前去，出於本能的抬起腳來，對着那條蛇的腦袋就用力踩下去。他聽到小虎子一聲慘叫：

『不要踩牠！不要踩牠！』

來不及了，他已經把蛇踩死了。小草撲過來，緊張的問：

『大哥，你有沒有被蛇咬到？』

一句話提醒了世緯，捲起褲管一看，才發現有好幾處咬痕，正滲出血來。小草臉色都嚇白了：

『不知道有沒有毒？怎麼辦？』

紹謙衝進教室，一看這等情況，跌脚大嘆：

『你怎麼用脚去踩蛇啊？把蛇頭踩了個稀巴爛，也看不出是什麼蛇……』他抬頭對衆學童嚴厲的看去：『小虎子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說！』

小虎子臉色早已慘變，此時，再也忍不住，眼淚一掉，他放聲大哭，轉頭飛奔出了教室。嘴裡亂七八糟的嚷着：

『我恨你們！我恨你們！我要報仇！』

『怎麼回事？』紹謙大惑不解。

『這條蛇的名字叫小花，』大全這才說了出來：『牠沒有毒，好溫馴的……牠是小虎子養的……是小虎子最心愛的寶貝！』

完了！世緯想，上課第一天，就把這孩子的寵物給踩死了。他看着地上那條蛇，整個人都呆住了。

再說小草。

小草穿了一雙新鞋。這鞋子是青青花了好多天時間，夜以繼日，幫小草縫製的。去學校上課，不能穿新衣服，也得穿雙新鞋。小草看到青青爲這雙鞋熬夜不睡，用力納鞋底，粗麻線把手指都抽破了，小草好不忍心，對自己那雙新鞋，眞是愛得不得了。

這天下午，『小花狗難』的事件已經過去。小虎子在世緯的百般安慰下，似乎也已平靜了。上完體育課，小草要到井邊去打水洗手。才走到走廊轉角處，小虎子突然跳了出來，拉住她的辮子，就往後用力一拽。

『啊！』她痛得叫了起來。還沒回過神來，已經有人用力對她的脚踩了下去，她又叫了起來：『啊！』

忽然間，大全、阿長、萬發、小八……好多好多孩子，都湧了過來，小虎子扯住她的辮子，對衆人發令：

『快點快點，一人踩一脚！』

於是，大家就紛紛的上前，每個人對着她的新鞋，狠狠的踩上一脚。由於痛，由於驚慌，更

由於心痛那雙鞋，她哭了起來，一面哭着，一面哀求着：

『不要不要，不要踩我的新鞋，這是青青一針一線給我縫的呀……』

『穿新鞋就要給大家踩！』小虎子兇兇的說。『來！大家踩！用力踩！』

每個人都跑來踩。只有女孩兒豆豆，怯怯的搖着頭，憐憫的說：

『不要踩了啦，她都哭了！』

『妳踩不踩？』小虎子威脅豆豆。『不踩就踩妳！』

正鬧着，紹文飛奔而來，見狀大驚。

『你們幹什麼欺侮小草？我告訴我哥去！』

孩子們立即一鬨而散，剩下小草和紹文。小草低頭看自己的新鞋，已經被踩得全是泥濘，面目全非。她蹲下身子，撫摸着那滾着紅緞邊的鞋面，淚水滴滴答答的滾落了下來。紹文則氣得掀眉瞪眼，拉着小草說：

『走走走！我們去找我哥和妳哥，讓他們主持公道！我哥一定會幫妳出氣的！走呀！』

『不要嘛！』小草用手背擦了擦眼淚。『拜託拜託你，咱們誰也不要說了，大哥被蛇咬了，他已經很難過。如果再知道我被欺侮，他會更加難過的！算了算了，你陪我去井邊上洗鞋子，我一

定要把鞋子洗乾淨，不能讓青青看到，我的鞋子變成這個樣子！』

『可是我很生氣呀！』紹文摩拳又擦掌：『我們不能這樣就算了！我太生氣太生氣了！』他咬牙切齒的。『妳不說，我去說！』

『求求你不要去嘛！』小草一急，淚珠又滾滾而下。『如果大哥知道了，青青也會知道的！我不要讓她知道，她會好傷心好傷心的！』說着，就抽抽噎噎，更加淚不可止。

『好嘛好嘛，』紹文最怕女孩子哭，慌忙說：『妳別哭，我不說就是了！走吧！陪妳洗鞋子去！』

結果，爲了怕青青難過，世緯和小草，雙雙隱瞞了上課的情形。世緯沒說被蛇咬，小草也沒說被欺侮。

10

青青以爲世緯和小草，都已找到生活的目標。一個教書，一個讀書，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！假若世緯因此再也不輕言離去，那就是她最大的夢想和希望了！這揚州山明水秀，風和日麗，不像北方那樣蕭索和荒涼。假如……假如……自己能留在這個地方，不再飄泊，豈不是今生最大的幸福？假如……假如……婆婆那句『媳婦兒』，能夠弄假成眞，豈不是……這樣想着，她就忍不住耳熱心跳起來。世緯世緯啊，她心裡低問着；你到底是什麼居心呢？你一定要把我讓給紹謙嗎？想到紹謙，她的心緒更加紊亂了。那熱情眞摯，又帶着幾分孩子氣的紹謙，確實有動人心處！如果自己沒有先入爲主的世緯，一定會對紹謙傾心的。或者，自己應該把對世緯的感情收回，全部

轉移到紹謙身上，這樣，說不定就皆大歡喜了！那該死的何世緯，他到底是本訥無知呢？還是根本不把她放在眼底心上？

不能想。她搖搖頭。想太多就會變成婆婆一樣。她把那些惱人的思緒拋諸腦後，開始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世緯和小草，各有所歸，每天清晨就去學校，傍晚時分才回來，她却長日漫漫，不知怎樣度過。於是，她去求靜芝和月娘，能否也給她一份工作。月娘非常熱心，正好繡廠中缺乏刺繡的女紅，於是，青青就進了繡廠。

江南的蘇繡，和湖南的湘繡同樣有名。青青是北方姑娘，大手大脚，對刺繡這等精細的工作，本來並不嫻熟。好在，青青年輕，又一心求好，學習得非常努力。再加上，第一次看到繡廠中這麼多姑娘，端着繡花繃子，耳鬢廝磨，輕言細語的，也眞別有情調。再再加上，那上班的第一天，她發現了一件事，就高興得不得了。

這天，她拉着一個姑娘的手，站在立志小學的門外，等世緯、紹謙他們放學。當兩個『老師』帶着一羣孩子出了校門，青青就急切的把那個姑娘推上前去。

『你們看看，認不認得她？』

世緯和紹謙一抬頭，只見這位姑娘，淺笑盈盈的面對着他們。明眸皓齒，玉立修長，美麗得

不可方物。兩人都覺得眼前一亮，還來不及反應，小草已脫口驚呼：

『石榴姐姐啊！觀音菩薩啊！妳怎麼在這裡呢？』

觀音菩薩？兩人再定睛細看，可不是嗎？明明就是那位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的觀音呀！紹謙推着世緯，無法置信的嚷着：

『你瞧你瞧，這觀音下凡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！讓人瞧着就想頂禮膜拜！眞是漂亮啊！』

『觀音』被這樣直接的讚美，弄得臉都紅了。

『哇！』世緯太意外了。『妳們兩個，怎麼會在一起呢？』

『說來，你一定不會相信！』青青笑得燦爛。『原來石榴在傅老爺的繡廠上班呀！我今天去繡廠工作，石榴來教我繡花，我這一瞧，眞嚇了一跳呢！簡直不敢相信呀！有觀音菩薩來教我，我還能繡不好嗎？』

『石榴姐姐，妳不是在鎭江嗎？』紹文好奇的。『妳怎麼到揚州來了？』

『其實，我是揚州人。』石榴清清脆脆的開了口，聲音就像那天一樣，和煦如春風。『我外公是鎭江人。所以，那天我去鎭江扮觀音，扮完觀音，就回到揚州來工作。事實上，我在傅家繡廠，已經做了三年了！』

『太好了！』世緯笑着說：『我現在必須相信，人與人之間，有那麼一種奇異的緣分，有緣的人，不論是天南地北，總會相遇。』

『有學問的人，不論是上山下海，總能說上一套！』紹謙接口。

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從此，在揚州的山前水畔，世緯等三大兩小的『五人行』，就增加了石榴一個，變成『六人行』了。青春作伴，花月春風。這六個人還眞正有段美好的時光。

但是，青青在歡樂之餘，情緒却越來越不穩定：她本來就不是個脾氣很好的人，她倔强、好勝、衝動，又容易受傷。現在，在每晚對世緯的期待之中，她逐漸體會到自我的失落。小草的朗朗書聲，更喚起了她强烈的自卑感。沒唸過書的鄉下姑娘，既非大家閨秀，又非名門之女，憑什麼有資格做夢呢？可是，她有時就會恍恍惚惚的，忘了自己是誰。

然後，有一天晚上，她發現世緯的腳踝腫得好大，走路都一跛一跛的了。她衝過去一看，嚇了好大了一跳。

『你的腳是怎麼回事？是扭傷了？還是摔傷了？』

『是被蛇咬到了！』小草在一邊，衝口而出。『已經好多天了，大哥也不看醫生，又不許我講……現在腫成這樣子，也不知道那條蛇有毒還是沒毒！』

『什麼？被蛇咬了？快給我看！』青青不由分說，就捲高了世緯的褲管，看着那已經發炎的傷口，急得眼圈都紅了。『你瞧你瞧，都已經灌膿了，你是怎麼回事嘛？爲什麼不說呢？爲什麼不治呢？小草！趕快把我的針線包拿來，再拿一盒火柴來！』

『我已經擦過藥了，』世緯急忙說：『我想沒關係，明天就會好了！妳拿針線幹什麼？』

『別動！』青青按住他的脚，自己跪在他面前，把那隻脚放在一張矮凳上。『咱們鄉下，有治傷口發炎的土辦法，滿管用的，就是有點疼，你忍着點兒！』說着，她就拿一支針，用火細細的烤，把針都烤紅了，然後，就用針去挑他傷口周圍的水泡，再用力擠，直到擠出血來。世緯被她這樣一折騰，眞是痛徹心肺，忍不住說：

『請問妳得扎多少個孔才夠？』

青青一抬頭，眼裡竟閃着淚光，她哽咽着說：

『我知道很疼，可是沒辦法，你還要再忍一忍！』說着，她就對那傷口俯下頭去，用力吸吮着。

『老天！』世緯掙扎着，大驚失色。『我不讓妳做這種事！妳別這樣！快起來！快起來！』

青青置若未聞，按着世緯的脚，她沒命的吸着。小草慌忙捧了痰盂，站在旁邊伺候着。青青迅速的吸一口，啐一口，全神貫注在那傷口上。世緯放棄掙扎，內心驟然間洶湧激盪，傷口的疼痛，像火灼般蔓延開來，燒灼着他所有的神經，所有的意識。

青青吸了半天，再檢視那傷口，只見乾淨的、新鮮的血色，已取代了原來暗濁的污血。她這才長長的吐出一口氣來，說：

『行了！現在可以擦藥了！最好有乾淨的紗布，可以把傷口包起來……』

『我去找月娘拿藥膏和紗布！』小草放下痰盂，轉身就奔了出去。

青青聽不到世緯任何的聲音，覺得有點奇怪，她抬起頭來，立刻接觸到世緯灼熱的眼光。她怔住了！心臟猛的怦然狂跳。這種眼光，她從未見過。如此閃亮，如此專注，如此驚猛……像火般燃燒，像水般洶湧，無論是火還是水，都在吞噬着她，捲沒着她。她跪在那兒，完全不能移動，不能出聲。迎視着這樣的眼光，她竟然痴了。

兩個人就這樣彼此凝視着。天地萬物，在這一瞬間，全體化爲虛無。時間靜止，空氣凝聚，四周一點兒聲音都沒有，只有兩人的呼吸聲，越來越急促，越來越沉重。

然後，世緯身不由主，他伸手去輕觸青青的髮梢，手指沿着她的面頰，滑落到她的唇邊。她的嘴唇熱熱的，溼潤的。她的眼光死死的纏着他，嘴唇依戀着他的手指。大大的眼睛裡，逐漸充滿了淚。一滴淚珠滑落下面頰，落在他的手指上。他整個人一抽，好像被火山噴出的熔漿濺到，立即是一陣燒灼般的痛楚。他的神志昏沉，他的思想停頓，他的血液沸騰……就在這時候，小草捧着一大堆東西，急衝進來。

『來了！來了！』她一疊連聲的嚷着。『又有紗布，又有棉花，還有什麼什麼解毒散，什麼什麼消腫丸，我全都拿來了……』

世緯一個驚跳，醒了過來。迅速的抽回了手，他跳起身子，十分狼狽的衝向窗邊去。青青正陷在某種狂歡中，不知自己身在何方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年。世緯這突兀的舉動，把她驟然間帶回到現在。

『不要這樣對我！』世緯的聲音沙啞，頭也不回。『我不要耽誤妳，也不允許妳耽誤我！所以，不要對我好，不准對我好！知道嗎？知道嗎？』

青青張着嘴，吸着氣，狂熱的心一下子降到冰點。她仍然跪在那兒，不敢相信的看着世緯的背影。

『大哥，青青，』小草嚇壞了，不知道這兩人是怎麼回事，小小聲的說：『你們怎麼了？不是要上藥，要包紗布嗎？……』

『不要紗布！不要上藥！什麼都不要！』世緯一回頭，眼光兇惡，聲音嚴厲。『妳們走！馬上走！快走啊！』

青青眼淚水簌簌滾落，她急急站起，回頭就跑。由於跪久了，腳步踉蹌。小草把手上的紗布藥棉往床上一放，對世緯跺着脚說：

『你爲什麼要這樣對青青嘛？你太過分了！太過分了！青青會哭的，你知道嗎？你每次兇了她，她都會躺在床上掉眼淚的，你知道嗎？』

回過身子，她追着青青而去。

世緯目送她們兩人消失了身影，心中像堵了一塊石頭，說不出有多難過。他重重的往窗子靠去，後腦勺在窗櫺上撞得砰然作響。

這件『太過分』的事，小草很快就忘了。因爲學校裡還有好多好多事情要面對。但是，青青却忘不了。她不知道那天的歡樂，怎麼會消失得那麼快，更不知道世緯怎會如此喜怒無常。但是，

有一點，她是深深瞭解的，世緯寧可把她推給紹謙，就是不想要她。

紹謙，他是她的另一個煩惱。

繡廠中，每天中午吃飯時都有一段休息時間，不知何時開始，紹謙常常帶着好吃的東西，送來給青青和石榴吃。每次，小草和紹文不甘寂寞，總是跟着來，世緯應該很識相才對，可是，不知怎麼，他也會跟在後面。來了之後，又這也不對、那也不對的問題多多。自從『治蛇咬』之後，世緯一直避免和青青單獨相處。但，在『六人行』中，他又不肯眞正落單。

於是，紹謙發現，要和青青講兩句知心話，簡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青青周圍，永遠圍着一大羣人。而世緯的的承諾和支持，又一點效果都沒有。甚至於，他有時覺得，這世緯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常在有意無意間，破壞了他百般製造的機會。他對世緯，實在有氣。書呆子就是書呆子，就像管學校一樣，他堅持要實行『愛的教育』，反對紹謙用體罰，結果孩子們頑劣如故，常常欺負紹文和小草。但他寧可弟妹被欺負，就不肯改變教育方法。眞是個頑固的書呆子！紹謙對世緯，是一肚子的無可奈何。

這天，他好不容易，逮住了一個機會，看到青青單獨在繡廠的花園裡走動。他四顧無人，衝上前去，拉住她就跑。嘴裡急急的說：

『我有要緊事要跟妳說！』

青青沒辦法，被他一直拉到繡廠隔壁的文峯塔。

『到底有什麼事，你快說吧！』青青有些不安。

紹謙滿頭大汗，掏出手帕來搧着風，眼睛東張西望，就是不敢看青青，一副手足失措的樣子。

『好熱啊！』他緊張兮兮，剛擦掉額上的汗，鼻尖上又冒出汗來。『妳熱不熱？』

青青又好氣又好笑，又心有不忍。

『你不是說有要緊事嗎？你說還是不說啊？』

『哦，好好好，我說！我說！』他飛快的看她一眼，臉漲紅了，支支吾吾的。『是是……這樣子的，算一算呢，我們交往也有一段日子了……關於我這個人怎麼樣，還有我對妳怎麼樣，妳就算沒有十分清楚，好歹也有個七分瞭解。所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』

『不要說了！』青青一急，慌忙阻止。

『怎麼了？』紹謙怔了怔。『我還沒有說到主題呢！』

『我叫你別說，你就別說了嘛！』青青開始倒退。

『爲什麼呢？』紹謙一急，也不害臊了，身不由主的跟着她走過去。『最重要的部份我還沒講到呀！我要妳嫁給我呀！』

青青腳下，一根大樹根絆了絆，她站不穩，差一點摔一跤。紹謙慌忙伸手扶住，青青又慌忙掙開紹謙的手，兩人都鬧了個手忙脚亂。青青心煩意亂之餘，眼中就充淚了，紹謙一看這等局面，揮手就給了自己一耳光。

『瞧！我這張笨嘴！明明是「求親」嘛，却給我搞得像「逼親」似的！』

青青見此，方寸大亂，淚汪汪的瞪着紹謙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『喂喂，』紹謙着急的說：『妳可別哭，別生氣呀！我知道我的口才差勁極了！可我有什麼法子？從小我就愛拳脚不愛唸書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！不管怎麼說，我最少還有兩樣優點，一我身體棒，二我絕對能夠保護妳，雖然我不會講好聽的話，可我這個人，從頭到脚都實實在在的啊！』

青青仍然不說話。

『妳嫌我那裡不好，我還可以改！』紹謙更急了。『我好不容易把話說出口了，妳也回我一句話呀……』

青青再也無法沉默了。她哽咽着開了口：

『紹謙，你的求親，讓我好感動，我這樣一個人……能夠有你這麼好的男人來求親……眞是我前生修來的……可是，我不能夠答應你！有許多事，你根本不瞭解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就是不能答應你！』

說完，她的眼淚奪眶而出，掩面飛奔而去。

剩下紹謙呆呆的站着，又沮喪，又失意，又自責。

『笨！』他喃喃的自語：『一定是我把話講得太急了！太直接了！應該要婉轉一點呀，應該要先表明心迹呀……瞧，事情被我弄砸了！笨！』他抓抓頭，抹去額上的汗。『對，快找世緯商量大計，看還有補救的辦法沒有？』

他轉身就去找世緯了。

11

就在紹謙去找世緯『共商大計』的時候，青青也找了石榴『一吐眞情』。在這『觀音菩薩』面前，她似乎可以『得救』。再也無法隱瞞自己的身世，再也無法承受兩個男人給她的壓力，她終於把一些心頭的秘密，向石榴和盤托出了。

當石榴知道她和世緯，根本不是『兄妹』時，驚訝得眼睛睜了好大好大。然後，她細細沉思，頓時恍然大悟。

『原來，那個何世緯，才是妳的心上人啊！』她坦率的說，一對穎慧的眸子，直看到青青內心深處去。『我這才明白了！這些日子來，我一直覺得你們三個人怪怪的，現在我全明白了！怪不

得紹謙每次來找妳，世緯總跟著來，一副老大不痛快的樣子！原來，原來他根本在吃醋呀！』

『什麼？』青青大大一震，盯著石榴問：『有嗎？他眞的有吃醋嗎？我看他巴不得我趕快嫁給紹謙呢！』

『不不不！』石榴急忙搖頭。『他肯定是喜歡妳的！每次，他的眼睛總是盯著妳，妳笑，他也笑，妳皺眉，他也皺眉……他明明是喜歡妳呀！』石榴抓住了青青。『妳是當局者迷，我是旁觀者清啊！』

『眞的嗎？』青青的呼吸都急促了起來，想到『治蛇毒』的那個晚上，他的手指，曾輕觸過她的嘴唇。她不自禁的就抿了抿嘴唇，那手指的餘溫似乎還留在唇上呢！石榴凝視著她，看她這種神思恍惚的樣子，心中已全然明白。不禁著急的問：

『你們兩個，是在開紹謙的玩笑嗎？那裘紹謙是個耿直的人，不會跟著你們兜圈子啊！到底，你們三個人之間，是怎麼回事呢？』

『我比妳更糊塗啊！』青青委屈而激動的說：『妳說世緯喜歡我，可是，他不要我啊！他拚命把我推給紹謙，紹謙又什麼都不知道，就是纏著我又送花又送樹的，我被他們兩個人搞得暈頭轉向，亂七八糟，妳根本不曉得我有多倒楣！』

石榴定定的看了她好一會兒。

『依我看……』她慢吞吞的說：『他們兩個大男人，才被妳弄得暈頭轉向，亂七八糟呢！』

青青一驚，震動的去看石榴。石榴對她溫柔一笑，眉梢眼底，硬是有『觀音菩薩』那種『救苦救難』的慈祥。

『聽我說！青青。』她懇切而眞摯的。『這件事不好玩。如果妳心裡根本沒有紹謙，妳要趁早讓他知道，免得他剃頭担子一頭熱，將來怎麼收拾才好，妳要幫他想想啊！至於世緯……妳是不是也應該好好跟他談一談呢？』

『怎麼談？』青青無助的。『我和他根本沒有辦法談話，每次都會生氣，每次都弄了個臉紅脖子粗，不是他對我吼，就是我對他吼……妳不知道他那個人有多難弄……我一定是前輩子欠了他的！』

石榴靜靜的瞅著她，點了點頭。

『所以我們管小兩口，叫作「冤家」啊！』

青青的心，怦然一跳。瞪著石榴，她張口結舌。心裡却有些醒悟了。

這天晚上，世緯在房間裡踱方步。他不斷的從房間這一頭，走到那一頭，又從房間那一頭，走到這一頭。心裡像有一鍋沸油，翻騰滾滾，煎熬著自己那紛紛亂亂的感情。紹謙下午，在學校辦公廳，向他『求救』，把他那已經理不清的感情，弄得更加混亂了。

『你說你會支持我的，你趕快去幫我對她說，』紹謙急切的。『你告訴她，我不逼她，我等她！我不急，反正二十多年都過了，也沒討媳婦兒！再等個三年兩載，都沒關係！只要你老哥，別把她帶到廣州去！』

怎麼辦？怎麼對青青說呢？要她嫁給紹謙？眞要她嫁給紹謙嗎？捨得嗎？眞捨得嗎？

他正煩惱不已，青青來了。

青青走進房間，關上房門，抬頭定定的看着他。滿臉的勇敢，滿眼睛的堅決。聲音清脆而有力：

『我來跟你說幾句話，說完就走！』她吸了口氣。『今天紹謙向我求親，我拒絕他了。雖然他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可是，我會慢慢讓他弄清楚！我覺得，一個好女孩是不可以欺騙別人的，我不要讓他認爲被騙了！因爲，這許許多多日子以來，我心裡從來沒有別的男人，只有你！』

世緯太震動了！睜大眼睛，他一瞬也不瞬的盯著她。不能喘息，不能說話。

『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是大少爺，唸了一肚子的書，有學問，有理想，還有一個門當戶對的未婚妻！我呢？家庭、地位、學識……什麼都沒有！可是，我今天清清楚楚的告訴你，是你招惹了我的！如果你夠狠心，你早就該擺脫掉我，你一直不擺脫我，現在，就太晚了！』

世緯的眼睛睜得更大了。

『我知道，你現在留在傅家莊，不過是爲了安慰瞎婆婆，遲早，你是要去廣州的！什麼立志小學，什麼青青小草，都不在你心裡！說不定有一天你煩了，捲了舖蓋，你就走了個無影無踪！就連你北京老家，你的親身父母，都不曾留住你，我們這些老老小小，和你非親非故，又憑什麼來留住你！所以，當你要走的時候，你儘管走！至於我呢……』她拉長了聲音，用力的說出來：『我反正跟定你了！』

『啊？』世緯終於吐出一個字來。

『你不要啊來啊去的！』青青啞聲一吼，其勢洶洶：『你放心，我還不至於那麼老臉皮厚，我已經說了，我知道配不上你，也不敢痴心妄想什麼。可是，我可以幫你洗衣服、燒飯、釘鈕釦、做鞋子……照顧你的生活起居，說得再明白一點，我可以做丫頭做傭人，我不在乎的！』

『啊?』世緯又忍不住啊了一句。

『再說，你這個人是很容易受傷的!』青青急忙補充：『一會兒頭打破了，一會兒腳被蛇咬……簡直沒片刻安寧，我如果不守著你，不知道你還會出什麼狀況!不過，你放心，我也給自己訂出一個時間限制，時間一到，不用你趕我，我掉頭就走，連丫頭都不做!』

『啊?』他越聽越奇，還有『時間限制』?

『那個時間就是……』青青深深抽了口氣：『你結婚的時候!等你把華家小姐娶進門，我就立刻離開你，再也不糾纏你了!好了!』她硬幫幫的一轉身子：『我的話已經說完了!我走了!』

『慢著!』他一伸手，拉住了她。『妳說完了?』

『說完了!』

他抓住她的胳臂，深深的去凝視她的眼睛。她一陣心浮氣躁，頓時勇氣全消，垂下睫毛，她身子一挺，掙扎著甩開了他。他大踏步向前，再度捉住她，把她用力一帶，就帶進了臂彎裡。

『妳說完了，是不是也該我說一句了呢?』

『你要說的話，我全都聽過了!』她扭動身子。

『這句話妳一定沒聽過!』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。

『什麼?』

『我……愛妳!』他發口的、生澀的、艱難的吐出這三個字。然後，他一俯頭，就緊緊的吻住了她。

青青的心臟狂跳，她閉上眼睛，天地萬物，全化爲虛無。至於自己身在何處，身在何年，她又完全都不知道了。

第二天，世緯在學校中面對紹謙，心裡眞是慚愧極了。他已經答應了青青，要和紹謙說個明白。紹謙也追著他，滿臉的焦灼與迫切。看到世緯充滿歉意的眼光，和幾乎是犯了罪似的表情，紹謙的心就沉進了地底。

『看來我眞的沒希望了，是吧?』他盯著世緯問。

『紹謙!』世緯簡直不敢迎視紹謙的眼光，他吞吞吐吐的說：『我眞對不起你，請……原諒我!』

『什麼話?』紹謙洩氣的一擊掌，又去敲自己的腦袋。『是我自己不爭氣，笨頭笨腦搞砸的!不關你的事嘛!我知道你已經盡了力，能幫的也都幫了!』

『不！你不懂，』世緯痛苦的說：『我根本沒幫你，我是你的絆脚石……你却始終被蒙在鼓裡！』

『你在說些什麼呢？』紹謙愕然了。

『聽我說！』世緯鼓足勇氣，一口氣說了出來：『我跟青青不是兄妹！我們非親非故，她和小草才是鄰居，我們三個是誤打誤撞的湊在一塊兒的，原來我只打算把她們送到傅家莊就走，誰知道出了一大堆狀況，我居然走不了，當時爲了簡單起見，就自稱是兄妹……所以，我不止是個假兒子，也是個假哥哥！』

『哦？』紹謙聽得一愣一愣的，他皺著眉頭，被攪得頭暈腦脹。單純的他，一時間，腦筋完全轉不了彎。『假哥哥！假哥哥？』他唸叨著。

『是啊！』世緯接口，更快的說：『更糟糕的是，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，愛上了我這個假妹妹！』

『你……你在說什麼？』紹謙完全呆了。

『我在說……』世緯心一橫，脫口而出：『我和青青，彼此相愛呀！』

紹謙一臉的震驚，瞪著世緯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『我知道你在一時之間，一定不能接受，』世緯急急的說：『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對你解釋才

好！總之，這是事實，我和青青，一路結伴來揚州，彼此保護，彼此照顧……大概老早老早，就彼此有情了！』

『這太荒唐了！』紹謙喃喃的說：『不可能的！』

『可能的可能的！』世緯慌忙接口：『本來我是誠心誠意要把她嫁給你的，因爲你才能給她一個安定的家，和完整的愛，我是注定要飄泊和流浪的！誰知道，我竟然情不自禁的愛上了她……對不起，紹謙，我說不出有多麼抱歉……』

紹謙注意的聽，努力的試圖瞭解，他終於有點明白，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『所以……你根本是個假哥哥！』他喃囔著。

『是的。』

『所以……你根本愛著青青的……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所以，你從沒有支持過我什麼，幫助過我什麼，你儘扯我後腿，把我當傻子一樣玩弄著……』

『不，不是的……』

他話還沒說完，紹謙衝過去，一手揪起他胸前的衣服，一手就掄起拳頭，對準他的下巴，他大吼著：

『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這個假哥哥！』

『你打你打！』世緯昂著下巴，準備挨這一拳：『是我欠你的！你打吧！我不還手……』

紹謙的拳頭停在半空中，眼睛裡冒著火，死死的盯著世緯，他咬牙切齒的說：

『我……我……我偏不揍你，我就要讓你內疚，讓你痛苦，讓你一見我就不好過，讓你……讓你……』他說不下去，憤怒像潮水般將他淹沒。他的拳頭終是揮了出去，正中世緯下巴，砰的一聲，把他打得向後仰摔過去，帶翻了書桌，毛筆硯台書本……乒乒乓乓落了一地。

小草和紹文急衝進來。小草大驚失色，慌忙去扶住世緯，抬頭對紹謙著急的說：

『裴大哥，你怎麼了？你爲什麼要打他呢？你們不是鐵哥兒們嗎？』

『去他的鐵哥兒們！』紹謙甩甩衣袖，掉頭就走。『他一身都是假的！假道學、假義氣、假兒子、假哥哥、假朋友……這種假人，我怎麼會跟他是鐵哥兒們？』

他走了。

世緯坐在地上，却『眞正』的難過極了。

12

接下來，有好多日子，紹謙都不和世緯說話。他自顧自的上課下課，一個人來，一個人走，常常連紹文都不管。他既不去繡蔽，也不去傅家，像個獨行俠。

世緯難過極了，却不知該怎樣打破這種僵局。青青夾在中間，更是左右爲難。明知自己說什麼都錯，所以根本不敢去勸解或安慰紹謙。只有石榴，她非常樂觀的說：

『沒關係的！事情講開了反而好！紹謙那個人，生氣也生不久的，過幾天，他就會忘了！』

就在世緯、青青、紹謙三個人各有心病，糾纏不清的時候。小草却在努力的適應她的學校生活。

她適應得並不順利。小虎子是孩子王，帶著衆學童，已經公然和她成了敵人。因爲她和紹文，是老師的弟弟妹妹，自然就變成大家反抗的目標。小虎子天不怕地不怕，被他氣走的老師也不少，就是沒見過像世緯紹謙這樣的老師，蛇也咬不走，搗蛋也搗不走，好吧！大家比厲害，小草和紹文就遭了殃。被招被打被拉辮子，簡直是家常便飯，有次還把兩個人誘進柴房，關了足足兩小時，才被紹謙發現救下來。世緯堅持『愛的教育』，不能體罰，而且，孩子們要適應羣衆的社會，小草和紹文，絕不能因爲自己的身分而享有特權，他們要主動去爭取友誼。所以，明知兩個孩子受了很多委屈，世緯就是不肯嚴懲小虎子。

這天，小草正在大樹下背唐詩，豆豆來了。

『小草，』豆豆怯怯的喊，她是立志小學中，唯一的小女孩，自從小草來了，才有了伴。但是，平時懾於小虎子的『權威』，都不敢和小草說話。現在，看到大男生都不在，她再也忍不住，就溜到小草身邊來。『我們做朋友，好不好？』

『做朋友？』小草驚愕的，四面看看。『妳是不是在騙我？上次也是說做朋友，把我騙到柴房裡去關起來！』

『不不！眞的，我好喜歡妳呀！』豆豆眞心眞意的說，就從懷裡掏出一個蠶繭。『喏！我送妳

一個蠶繭，是我自己養的蠶做的繭吔！是今年的第一個繭吔！這隻蠶是白色的，可是吐了一個金黃色的繭，好不好看？』

『太好看了！』小草感動極了，這是第一次有人要和她做朋友，她眞不知道如何回報是好。一個激動，從脖子上取下了荷包。『我有一個百寶荷包，裡面都是我最寶貴的東西，我把蠶繭收進去，我也要找一樣東西送妳！』她取出一粒彈珠，有點心痛，却終於大方的『割愛』了。『我有兩顆，送一顆給妳！』

『哇！好漂亮啊！』豆豆歡呼著。伸出手去，還沒拿到，彈珠就劈手被小虎子搶去了。

『喲！彩色彈珠！』小虎子大喊。

『是我們的！』小草急急的說，抬頭一看，阿長、萬發、大全、小八……等人，全站在面前。她瑟縮了一下，勇敢的伸出手去抓：『還我！還給我！』

『來拿呀！來拿呀！』小虎子把彈珠舉得高高的，邊喊邊跳開。

『她還有一個荷包！』萬發嚷。

小草急忙伸手去抓荷包，萬發比她更快，抓起荷包，一個『快投』，傳給了阿長，阿長再一個『快投』，傳給了小虎子。小虎子一手握彈珠，一手握荷包，向學校的後花園奔去，嘴裡嚷著：

『好好，這一下報仇時間到也！娜哥哥踩死了我的小花，我就丟掉娜的荷包！』

『不要！不要！』小草尖叫著，追在後面。『那是我海爺爺給我的東西……求求你不要不要呀……』

來不及了。小虎子站在水井旁邊，手一鬆，荷包筆直的落入深井。然後，孩子們就一哄而散了。

小草撲奔到井邊來，俯身下望，黑黝黝的井，深不見底，那荷包連影子都看不到了。她這一下子心痛至極，撲在井邊，失聲痛哭起來，這一哭眞是肝腸寸斷。把紹謙、世緯、紹文全都引來了。聽到事情經過，紹謙氣得摩拳擦掌，馬上要去找小虎子算帳，世緯却阻止著說：

『他並不知道這是小草的心肝寶貝，和小花之死比起來，這是小事了！算了算了！我們還是來撈荷包吧！』

兩人忙著把水桶放下去，左打一次水，右打一次水，那兒撈得起荷包。紹謙氣沖沖把水桶一丟，對世緯夾槍帶棒的吼著：

『你是大教育家，大學問家！你有本領，你能幹……你就拿出辦法來治治他們！別讓咱們的弟弟妹妹，到這兒來送命！』

小草生怕紹謙又要動手打世緯，急忙往兩人中間一站。想說句沒關係，就是說不出口，才張開嘴，太傷心了，眼淚水就直往下掉。紹謙氣得一甩袖子，拉著紹文轉身而去。世緯心痛萬分，蹲下身子，摟住小草，想說一些安慰的話，却很明白說也無益，這種心痛，豈是言語能夠安慰？他注視著小草，把她用力一摟，按在肩上。讓這孩子，伏在他肩上哭了個夠。

平日小草在學校裡被欺負，不論是拉辮子，踩鞋子，掐一把，推一下……她都沒有告訴青青。但是，這晚實在太傷心了，傷心得沒有力氣保密了。青青聽完了小草的敘述，氣得臉都發白了。她站起身子，就衝往世緯房間去找世緯理論。小草追在後面，哭著喊：

『不要啦！青青，妳和大哥，最近才講和不吵架了！不要再爲荷包去罵他嘛，他也沒辦法嘛……』

青青那火爆脾氣，怎能忍受這個，她奔入廻廊，穿過院子，直衝進世緯的房間。這樣一陣喧鬧，把靜芝、振廷、月娘全部驚動，也跟著追了進來。

『你這個大哥是怎麼回事？』青青對世緯喊著：『你怎麼能讓她受到這麼嚴重的傷害？你怎麼可以呢？』

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』靜芝摸索著喊：『媳婦兒，妳幹嘛生這麼大氣？元凱，你怎麼得罪青青

了？』

世緯無奈的看著靜芝，又驚動了老太太，實在是糟透了！他嘆口氣，對青青說：

『那幾個孩子不過是淘氣，只要給我時間，我一定會管教好他們的！』

『管教好？你根本管不了他們！』青青說著，就去捲小草的衣袖，又去捲小草的褲管，對振廷、月娘、靜芝說：『你們看看，小草渾身都是傷，這裡紫一塊，那裡青一塊，她咬著牙不說，可是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？今天，居然把小草的荷包，也丟到井裡去了，實在太過分了嘛！』

『荷包啊！』振廷嘆口氣。『是怎樣的荷包？我叫長貴去給她再買一個！別鬧了！』

『荷包是可以再買，裡面的東西怎麼買得回來呢？每樣東西都是她海爺爺給她的！』青青說著說著，聲音就哽住了。『小草一年才見海爺爺一次，其他三百多天都在吃苦受罪，那個荷包是她唯一的安慰，她數著裡面的小東西，想著她的海爺爺，這才把眼淚往肚子裡吞……她是這樣挨過來的！你們不知道，你們根本不知道……好不容易來到這兒，海爺爺又不見了！她每晚翻著看著她的荷包，才睡得著覺……你們不知道！你們根本不知道！』

小草被青青這樣一說，眼淚更是掉個不停。她却忙著用衣袖去擦青青的眼淚，啜泣著說：

『不要說了！青青，不要說了嘛！』

靜芝十分震動，她摸索著說：

『小草，妳過來！』

小草依偎了過去。靜芝摸著她的面頰、脖子，掏出手絹爲她拭淚。說：

『孩子啊，妳不要傷心，咱們已經派了好多人去找妳海爺爺了，有了海爺爺，荷包就不重要了。婆婆知道什麼是傷心，什麼是心痛，什麼是和親人離散的悲哀……婆婆答應妳，一定把妳的海爺爺找回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』

『婆婆！』小草哭著，摟住了靜芝，把她抱得緊緊的。把自己的面頰埋進了靜芝懷裡。靜芝就震動的享受著這小手臂的溫暖，不記得自己多久沒有被孩子這樣親熱過了。

振廷看了靜芝一眼，回頭又看了世緯一眼。眼中，盡是悲痛與無奈。什麼是傷心，什麼是心痛，什麼是和親人離散的悲哀……靜芝有她夢幻中的安慰，他呢？他總不能把世緯當成元凱啊，搖搖頭，他走了。月娘的眼光，不由自主的跟隨他而去了。

青青看著這一切，陡的平靜了下來。是的，和傅家的傷痛比起來，一個小荷包又算什麼。忽然間，她就體會出什麼是人生眞正的悲哀了。

兩天後，世緯正在教室批改學生的習字本，萬發忽然衝進教室，大聲嚷著說：

『老師，不好了，小虎子在山上跌斷了腿，不能動了！』

世緯大吃一驚的跳起來，急忙說：

『在那裡？快帶我去！』

萬發領頭跑，世緯跟著去。小草、紹文等一羣孩子全追著世緯跑去。紹謙在一旁看著，有句話卡在喉嚨裡，他很想提醒世緯『當心有詐』！但是，他還沒有原諒世緯，也沒有和他恢復邦交，就眼睜睜看著他跑走。什麼都沒說。

果然，世緯中計了。

到了山上，世緯遠遠的就看到小虎子，躺在一堆荊棘叢中，哼哼唉唉的叫哎喲。世緯完全不疑有他，直著喉嚨大喊：

『別怕別怕，老師來了……』

話還沒說完，腳下已一腳踩空，接著就掉進一個好深的坑洞裡去了。小虎子一翻身從地上站起來，摀著肚子哈哈大笑。阿長、萬發、大全、小八都跟著大笑。來寶、來福笑了笑，聽不到世緯的聲音，覺得不好笑了。小草、紹文、豆豆……等較小的孩子全仆到洞邊去看世緯。

世緯這一摔，非同小可，坑下全是凹凸不平的巨石，他的右腳在石頭上重重一挫，已經痛入骨髓，額上頓時冒出豆大的冷汗，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『大哥！』小草急喊：『我們拉你出來！快，把手給我們！』

世緯痛得直吸氣，試著要撐起身子，右腳才一點地，痛楚就撕裂般的竄上來，他咬著牙，抬頭對小草和紹文說：

『不行，我想，我的右腳大概摔壞了！你們快去找紹謙來！我沒有辦法出來了！』

小虎子、萬發、阿長……等一些大孩子，也笑不出來了。小草爬起身，一轉頭對小虎子說：

『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他嘛？你們欺負我沒有關係，欺負我一個人就好了嘛，爲什麼要害我大哥嘛！他那麼著急的跑來，是要救你呀！他也不是故意要踩死你的小花，是怕我們被蛇咬呀！自從踩死小花，他就好難過，你知道嗎？你爲什麼要害他呢？』

一邊說，一邊哭著去找救兵。

小虎子面色蒼白，走到洞邊，他往裡看。這事發展成這樣，完全不是他的本意，他只想開個玩笑，並不想傷害世緯。這不好玩，一點也不好玩！

『老師，我跳進來幫你！』

『不要進來！不要進來！』他急忙喊：『裡面好多尖石頭！有一個人受傷已經夠了，千萬別進來！』

小虎子抬頭看幾個大孩子。一聲令下：

『來，我們把老師救出來！』

等到紹謙氣極敗壞趕來時，發現小虎子帶著衆孩童，已經把世緯抬出來了。小虎子奮力扶住世緯，其他孩童左右前後，簇擁著世緯，人人面有愧色。小虎子由於使勁，臉都漲得通紅，他一面扶著世緯，一面急切的說：

『老師，你儘管壓在我肩上，沒有關係的！我從小就下田幹活兒的，身强力壯，不怕壓……』

紹謙挑起了眉毛。看到世緯這份狠狽相，他對他的氣，不禁消了大半。看到小虎子拚了命的扶持，他這才對世緯那忍辱負重的教育法，有了幾分心悅誠服。

他大踏步衝上前，幫小虎子扶住世緯。

『老兄！』他粗聲說：『我拿你這個人，簡直是沒有辦法，你怎麼這樣容易出狀況呢？』

世緯忍著痛，抬頭對紹謙咧齒一笑。雖然脚痛無比，心中却有說不出的舒暢。他長長的鬆了口氣，放心的把自身的重量，壓在紹謙和小虎子的身上。

世緯受傷回家，整個傅家莊幾乎全翻了天。

靜芝堅持要請各種醫生，於是，中醫也有，西醫也有，連跌打損傷的推拿師傅也有……一時間，這個醫生來，那個醫生去，又是中藥，又是西藥，世緯被各種藥灌了一肚子，還被靜芝強迫著喝了一大碗『人參湯』。最後，證實骨頭沒斷，只是脫了臼，經過推拿醫生一番強制接骨，世緯差點沒痛暈過去。終於，醫生宣布沒有大礙，紛紛離去。而世緯，腳踝腫得好大，密密麻麻的纏著繃帶，筋疲力盡的躺上了床。

『元凱啊，』靜芝坐在床邊，緊緊攥著世緯的手，含淚叮囑著：『你從小到大，連換顆牙齒，出次疹子，摔了跤，割到手指……我都當成是天大的事，恨不得以身相代，讓老天減輕你的痛苦。這次，好不容易巴望到你回來了……我想，你命中所有的劫數，都已經度過……你應該再也無災無難了！請你爲了我，爲了這瞎眼的老母，保護你自己吧！』

面對這樣『強大』的『母愛』，世緯眞是無可奈何。每天，他都告訴自己，應該讓靜芝面對眞實，不能再欺騙下去。每天都由於不忍，而繼續欺騙了下去。

等到靜芝、月娘、振廷都離開了房間，床前換了青青，坐在床沿，她深深的凝視著他，眼中

盛滿了淚。

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』他故作輕快的說：『我不過是跌了一跤，並不是害了重病，會送命什麼的……』

『你還說！你還說！』青青伸手去蒙他的嘴。『你一下子傷了左腳，一下子又傷了右腳，上次頭又被打傷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存心要讓我們大家都不好過是不是？』

他一伸手，把青青緊攬入懷。

『受這麼一點傷，有你們這麼多人圍著我，照顧我，讓我感受到被重視和被愛的滋味……我眞覺得，連受傷都是一種幸福。』

三天後，世緯拄著枴杖去學校上課。那些孩子，一個一個從教室裡衝出來，一疊連聲的喊著：

『何老師來了！何老師來了！何老師來了……』

大家歡呼著奔出教室，奔入廻廊，奔下樓，奔到他身邊，幾十雙手全伸向他，爭著要扶他。小虎子一馬當先，幫他抱過書本，抱過習字本，大聲說：

『何老師，你三天沒來上課，我們大家做了大掃除，把整個學校都打掃過了！你看乾不乾淨？』

他看著那纖塵不染的教室，那花木扶疏的校園，笑了。眞的，受這點小傷，是一種幸福。

13

世緯的脚痊癒了，紹謙的心病還沒有痊癒。青青知道，自己欠了紹謙一番解釋。『解鈴還需繫鈴人』，但是，她既不知道這個鈴是怎麼『繫』上去的，就也不知道該怎麼去『解』。紹謙和世緯，雖然恢復了說話，也共同爲立志小學努力，但是，兩人間的芥蒂，仍然無法消除。世緯很想和紹謙懇談一次，又不知從何談起。往日的『五人行』，或是『六人行』，都宣告解散。

這種局面，最後還是給紹謙打破的。一天，他衝到世緯面前，一股腦兒的把心事全嚷了出來：

『喂！我這個人一根腸子通到底，受不了這樣拖拖拉拉，彆彆扭扭的過日子！我們今天把話

講明白了，免得大家見了面尷尬！總之就是一句話，我不能認死釦，强迫人家姑娘來喜歡我，輸了就輸了，我認栽！你這個假哥哥，我打過你一拳，也就算了！雖然還是太便宜了你，不過，我不算了，也沒別的辦法！就……』他抓了抓頭，又摸了摸鼻子：『只好算了！』

世緯非常感動的看着紹謙，心裡的話，就再也藏不住了：

『紹謙，我眞的很抱歉。你上次打我一拳，並沒有傷到我什麼，可是，你說我假道學、假義氣、假兒子、假哥哥……什麼的，倒眞是傷了我。我思前想後，爲你這幾句話難過了很久很久。是的，我這人就是不乾脆，心腸太軟，又學棋不定，常常把事情弄得亂七八糟。可是，平心而論，我眞的沒有要欺騙任何人，許多事的發展，都是身不由主，情不自禁變成現在這種局面！對青青，我發誓，一上來我眞的把她當妹妹，而且努力去實踐，我鼓勵你去追她，也沒有半點欺騙的意思，然而後來，不知怎的，兄妹之情却轉爲男女之情……』

『好了好了！』紹謙打斷了他。『我罵你是「假人」，那不過是氣極了！如果曾經傷害過你，眞是……』他想了想，拍拍自己的腦袋，忽然笑了：『哈哈！我也挺能罵人的，對不對？我以爲我只會動拳頭，不會動口呢！哈哈……』

『你很得意，是嗎？』世緯睜大眼睛問。

『當然得意啦！』紹謙說：『如果我能夠傷到你，我們才扯得平呀！我這裡……』他重重的拍胸脯：『有個大洞還沒長好呢！』他收住了笑，大步上前，一把就揪住了世緯胸前的衣襟。『不過，你跟我說說清楚，你預備要把青青怎麼辦？』

『什麼怎麼辦？』

『你不要以爲我不知道，你家裡還有個未婚妻！我跟你說，你對青青，是兄妹之情化爲男女之情，我對青青，是男女之情化爲兄妹之情！今後我就當青青是我妹子，你要有一丁點兒對不起她，我和你沒完沒了！你現在告訴我，你是要青青做二房呢？還是要她做小老婆？』

世緯深抽了口氣，坦率的看著紹謙。

『我已經寫了一封信給我父母，除了報平安以外，也請求兩老，代爲解除華家的親事。雖然我不敢對青青有任何承諾，但是，在我心裡，除了青青，再沒有第二個人了。不敢讓她當二房，更不會讓她做小，我希望……我能明媒正娶，讓她成爲我唯一的妻子！』

紹謙重重的在世緯肩上，敲了一記。

『有你這句話，我就放心了！不過，我會從旁監督的！你如果有一天不遵守諾言……我管你什麼鐵哥兒們，管你在天涯海角，南京還是北京，我會追了你跟你算帳的，聽見了沒有？』

世緯楞了楞，忙應著說：

『聽到了！聽到了！』

『別光說不練！』紹謙吼著：『我這個假哥哥也會守在一邊，說不定那一天，就倒打你一拳，打得你沒翻身餘地！』

世緯苦笑了。不住的點頭稱是。

就這樣，紹謙終於甩開了他的失意。六人行的隊伍又恢復了。瘦西湖、五亭橋、楊柳灘、桃葉渡……歡笑如前。

似乎，在人生裡，所有的悲痛都很長久，所有的歡樂都很短暫。這『六人行』的歡愉，很快就被一件大大的意外，給全部打碎了。

這天，石榴和青青到學校門口，來接世緯等四人放學。

下課鈴響了好久之後；紹謙、世緯才帶著孩子們湧出校門。石榴和青青在街對面揮手。小草一看到青青，就興高采烈的飛奔而來。此時，有一輛黑色的轎車，疾馳著經過校門口，竟然『砰』的一聲，撞上了小草。

一羣人都脫口驚呼：

『小草！小草！』

然後一羣人都拔腿追車子。因爲，那車子居然沒停，繼續向前駛去。小草被卡在車子底下，拖著向前。

『停車！快停車！撞了孩子呀！』世緯大叫。

『你他媽的快停車！』紹謙怒吼。

『停車啊！停車啊！』青青揮舞著雙手，魂飛魂散，全力衝刺：『孩子在你車子底下呀！』

衆小孩全體往前衝，吼的吼，叫的叫：

『停車呀！撞了人了！』

『求求你，停車呀！』

『小草！小草啊！』

開車的那個人，見一羣人在身後追趕，這才發現自己撞了人。他回頭看了一眼，但見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都對自己大吼大叫著衝來。他心中一慌，急忙踩油門，車子非但沒有停，反而往前急馳而去。

小草在車子這一衝之下，落到地下來了。她躺在那兒，渾身痙攣，額上裂開一個洞，滿地滿身都是血。

世緯等人衝了過來，撲跪在地上，個個面無人色，一時之間，甚至不敢去碰小草。世緯見血不斷冒出來，深知時間可貴，他抱起了小草，用手蒙住她頭上的傷口。血却從他的指縫中往外流。

『她完了！』青青撕裂般的低語，腿一軟，身子要倒下去，紹謙一把支持住她，大聲說：

『不許暈倒！我們沒有時間暈倒！趕快送醫院！』

『要大醫院！』世緯猝然大吼：『哪兒有大醫院？哪兒有？她現在分秒必爭呀！』

小草被送進揚州市最大的一家省立醫院，這醫院新開不久，醫生都是南京和北京請來的名醫，這是小草最幸運的事。但是，抱著她一路奔進醫院，又耽誤了不少時間，小草早已昏迷不醒。到了醫院，護士、醫生看到這麼嚴重的情況，又是一陣忙亂。大家推床的推床，檢查瞳孔的檢查瞳孔，拿氧氣筒的拿氧氣筒，打强心針的打强心針……然後，小草就被急匆匆的推進了手術室。

接下來，就是漫長的等待。

世緯等六人，還有小虎子、阿長、萬發等幾個孩子，全守在手術房外，大家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說話。空氣沉重得幾乎凝聚了。牆上有個大掛鐘，滴答滴答的響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敲擊著衆人的心。小草，她還能撐多久？還能撐多久？

振廷、靜芝、月娘，還有裴家兩老和桂姨娘，全都趕來了。振廷一見衆人，就急促的問：

『有多嚴重？告訴我有多嚴重？』

沒有一個人回答。一張張的臉孔，一張賽一張的蒼白。振廷的心，一下子沉進了地底。

『她究竟傷在那裡？』靜芝嘶聲問，隨手一抓，抓著了石榴。『快告訴我！她傷在頭上還是手上？四肢有沒有殘缺？快告訴我！快告訴我呀！』

『我們也不知道她有多少傷，』石榴含淚說。『她被卡在車子底下，拖了好長一段路，四肢肯定都帶傷，最嚴重的是前額，破了一個洞，血一直往外冒……』

靜芝嚇得身子搖搖欲墜，月娘慌忙扶住。

『太太，妳冷靜點兒，快坐下來！』

小虎子連忙推了個椅子給靜芝，靜芝抖抖索索的坐了下來，喃喃說：

『那孩子不是挺漂亮嗎？你們不都說她是個小美人嗎？這樣子，豈不是會破相了……』

『破相？』世緯尖聲說：『我們現在已經顧不得她是否會破相，我只祈求她能活下去！』

『都是我不好！』青青失魂落魄的掃視衆人。『我不要去學校門口就好了，小草是因爲看到我，才跑過來，我爲什麼要去呢？我不去就好了！』她一把抓住石榴的手。『石榴，妳不是扮觀音嗎？』她凄厲的問：『妳是觀音，怎麼眼睜睜讓這件事發生……』

石榴哭了。

『都是我的錯！都是我的錯！』青青神經質的自責：『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！永遠不會！』

『不是妳的錯！』世緯激動的喊：『是我的錯！本來早就可以放學了，是我要他們整理教室……如果早十分鐘，不，早五分鐘，甚至早一分鐘出來，就不會出事了！我偏偏在那個要命的時刻，把他們帶出來……』

『不是你一個人帶的，』紹謙粗聲的打斷：『我也有份……』

『不要吵！不要說了！』靜芝站起身子，手中的手杖哐啷落地。她摸索著向前，一手握住世緯，一手握住青青。含淚顫聲說：『聽我說，自從咱們傅家莊有了小草，這孩子就以她的善良，和一顆純眞細膩的心，打動了我們每一個人，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愛她，我總想著，這一定是上蒼

的一份美意。現在，當我們已經形同一家人，如此密不可分的時候，我不相信老天爺能狠得下心來收回她！我絕不相信！』

石榴撲到窗前，撲通一聲跪下了，對著窗外的穹蒼，雙手合十的拜著說：

『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啊！我打十六歲起，年年扮觀音，可我從不曾向祢祈求什麼。今天，我誠心向祢祈求，救救小草吧！』

小虎子衝過去，跟著石榴一起跪下。

『還有小虎子，也給您跪下了！求菩薩保佑小草，她是我們大家最喜歡的同學啊！』

青青哭了，石榴哭了，紹文和衆小孩都哭了。桂姨娘和裴家二老也跟著掉淚。連紹謙、世緯和振廷這些大男人，也個個爲之鼻酸。就在這滿屋子悲痛的時候，醫生們推著小草的病床，出來了。

小草看起來好生悽慘，頭髮剃掉了好大一塊，額上綁著厚厚的紗布。手臂上、脚踝上，全都包紮了起來，整個人包得直挺挺的。鼻子裡插著管子，手腕上插著靜脈注射針。她的眼皮闔著，呼吸短促而吃力，整個人了無生息。

『怎樣？怎樣？』振廷一衝而上。『大夫，她會好起來嗎？會嗎？』

『各位請安靜，』醫生掃視著衆人，神情嚴肅：『我們三個醫生，合力來挽救她，能做的事都已經做了！她身上所有的傷口都縫好了，問題在額頭上的傷，實在太嚴重了！我希望你們大家有心理準備……她可能隨時惡化，隨時離去！』

『不！』青青慘叫了一聲，奔到床前，見小草渾身都包紮著，她張著手，不敢去碰她，不敢去抱她。她痛喊著：『早知如此，就讓妳留在表嬸兒家，不帶妳來揚州了！』

人人悲痛，人人傷心，大家都難過極了。醫生不得不振作精神，來安慰如此傷痛的老老小小：

『爲了病人，你們不要再悲痛了，我們要把她送到病房去。病房小，容納不了這麼多人，你們何不留一兩個下來陪孩子，其餘的先回去，大家應該輪流休息，否則都累垮了，怎麼辦？』

『對對對，醫生講得好！』裴老爺子慌忙安慰著傅家人。『爲小草好，大家先回家吧！』

『我守著小草！』青青堅決的說。

『我也守著小草！』世緯跟著說。

『我也陪著小草！』紹文說。

『你給我回家去！』桂姨娘拉著紹文。

『我寧願留在這裡！』靜芝說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都爭著要陪小草。只有紹謙大踏步就向門外走去，噴裡簡單的講了兩個字：

『我走！』

石榴一驚抬頭，拉住了他說：

『你走到那裡去？』

『我去找那輛車子，』紹謙咬牙切齒的說：『我要揪出那個開車的人，他明知車下有個孩子，他還不肯停車，如此喪盡天良……我要把他揪出來，叫他後悔一輩子！』

14

紹謙很快就找到了這輛車子，在揚州，這樣豪華的轎車只有一輛，車子的主人名叫魏一鳴。魏一鳴不是一個等閒人物，他的岳父是軍方要員，勢力很大，他自己家財萬貫，長袖善舞。因此，他年紀輕輕，就已經當了稅務局局長。這個人的興趣也很特殊，別的有錢人玩女人，他玩車子。那時代，玩車子眞是很奢侈又很新鮮的事。他不用司機，閒來無事，就開着這輛豪華轎車飛馳而過。因此，他這個人在當地頗有名氣，他這輛車在當地也頗有名氣。

紹謙在稅務局門外的廣場上，重睹這輛黑色大轎車時，覺得自己的血脈全體賁張起來，想到已奄奄一息的小草，憤怒和悲痛將他整個淹沒。他走到車子前面，見車中無人，他就把車子前前

後後檢查了一遍。車子的保險槓，撞了一個凹痕，他伸手去摸車子的底盤，小草當時血流如注，這車子底下，準是血漬尚存。想着，他就掏出一條白手帕，去擦拭車子的底盤。果然，手帕上沾着褐色的汚漬，小草的血，早已凝固。

『喂喂喂！』一個荷着槍的衛兵，其勢洶洶的走了過來。『你幹嘛？在這裡鬼鬼祟祟的！這是魏局長的車子，你摸來摸去要做什麼？』

『你去請魏一鳴出來！』紹謙一抬頭，眼中幾乎噴出火來。

『你是什麼人？敢直呼魏局長的名字？』衛兵一晃。

『我就是直呼他的名字！』紹謙往那衙門衝去，大聲的吼叫起來：『魏一鳴，你出來！你不要躲在那個衙門裡！你給我出來！』

『咔啦』一聲，衛兵的子彈上了膛，冰冷的槍管抵住了他的額頭。

『你要造反呀？』

『你有種，就在光天化日下斃了我！』紹謙瞪大眼睛，對那衛兵一聲怒吼，這等氣勢，把那衛兵都嚇得一怔。『要不然，就讓你們那偉大的魏局長出來，有關生死大事，他不能躲着不露面……魏一鳴！魏一鳴！出來……』

這樣又吼又叫的，終於把魏一鳴給引出來了。他看看咆哮如雷的紹謙，定了定神，抬頭問：

『我就是魏一鳴，你找我做什麼？你是誰？』

『我是誰？』紹謙咬牙切齒，目眥盡裂。『昨天在你車子後面拚命喊叫的有一堆人，我就是其中一個！你這麼快就忘了嗎？』

魏一鳴微微一退，眼光閃爍，似乎有些心虛。但是，立刻，他就恢復了鎮定。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視眼鏡，他看來溫文儒雅，氣定神閒。

『你說些什麼，我一個字都不懂！』

『你！』紹謙又驚又怒。『你不懂？昨天你駕車經過立志小學，撞了一個十歲的小女孩，你不停車，讓那孩子卡在你車子底下一路拖過去，我們那麼一大羣人在車後追着喊着……你就是不停車！你現在還敢說你不懂？』

『你弄錯了吧？』魏一鳴皺了皺眉頭。『什麼小女孩？什麼卡在車子底下？我昨天根本沒有經過什麼小學，這是幾點幾分發生的事情？我下了班一路開車回家，什麼事情也沒有啊！你這人從何而來？爲什麼要誣賴人呢？』

紹謙指着魏一鳴，簡直要氣瘋了。他陡的就衝了過去，抓住魏一鳴的身子，就往車上撞，嘴

裡怒極的大罵：

『你這個混帳王八蛋！卑鄙無恥的小人，明明是你撞了小草，你還敢否認得乾乾淨淨！你簡直是人面獸心……你連一點點歉意都沒有……我打死你……』他掄了拳頭，就往魏一鳴胸口搥去。

『衛兵！衛兵！』魏一鳴急叫。

兩個衛兵衝上前來，見到紹謙這樣攻擊魏一鳴，舉起槍托，就狠狠砸上了紹謙的頭。紹謙應聲倒地。

『給我把他送到警察局去關起來……』

魏一鳴還沒喊完，石榴已飛快的奔了來，扶住了紹謙，就對魏一鳴打躬作揖：

『局長你別生氣，他實在是傷心過度，才會喪失了理智，請您不要跟他計較……』

魏一鳴驚魂甫定，拂了拂袖子，整了整衣裳。畢竟心虛，他瞪了石榴一眼，說：

『看在你們有禍事發生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們計較！但是，這件事到此為止！如果再來找我的麻煩，再胡說八道，再隨意毀謗政府官員……我會把你們一個個繩之以法！』

說完，他逕自上了車，砰然一聲關上車門，揚長而去了。

小草終於醒過來了，距離出事已經整整兩天。她只清醒了十幾分鐘，說了很有限的幾句話：

『我在那裡啊？怎麼……好多人在我房裡呀！』

『小草！』青青仆在床邊，急切的、帶淚的喊着：『妳醒了嗎？妳認得我嗎？』

『青青……』小草看着青青，想動，却發現自己完全不能動。『我怎麼了？』

『妳被車子撞了！』世緯急忙說：『妳的頭撞破了，妳……疼嗎？妳覺得怎樣？』

『我被車子撞着啦？』她迷糊的。『我怎麼不記得了？』她努力想看四周。『我的房間怎麼不一樣了？』

『這裡是醫院呀！醫生說妳要住幾天……』

『那……我上學怎麼辦呢？』

『暫時不要想上學的事……』世緯啞聲說：『妳只要趕快好起來！』

『可是，我已經跟不上了呀！好多字我都不認識呀！』

『大哥可以來醫院教妳，好不好？』

『把我的看圖識字拿來……』

『好，大哥馬上去拿，但是，妳要努力，努力讓自己好起來，好不好？』

小草想點頭，發現頭也點不了，想笑，發現也笑不出來，想去擦青青的淚水，手也舉不起來……她喃喃的、低低的說了句：

『我好冷啊！』

人就又昏迷過去。世緯衝出去找醫生，好幾個醫生一起趕來，翻開瞳孔看了看，檢查脈搏和呼吸。

『她偶然的清醒並不代表什麼，』醫生滿臉的凝重。『她的狀況仍然不好，非常不好。』

青青仆在床沿，失望的痛哭起來。世緯走過去，把手放在她肩上，用力的握着：

『她還活着，我們不要放棄希望！決不要放棄希望！除了醫藥，還有蒼天！』

世緯到了寄託希望於『蒼天』的地步，青青知道，已經是窮途末路了。

小草又陸續醒過來好多次，可是，却一次比一次顯得衰弱和委頓。她自己也漸漸明白，發生在她身上的悲劇，是多麼沉重了。每次醒來，她都聽到青青在說：

『小草！妳要努力！請妳爲我努力！請妳爲大家努力！請妳爲妳的海爺爺努力吧……』

海爺爺！她多想海爺爺呀！會不會再也見不到海爺爺了呢？她見到青青哭，石榴哭，婆婆哭，月娘哭……越來越明白，她的生命力在逐漸失去。她已經十歲了，顛沛的童年，讓她早就瞭解了『生』與『死』。但是，她不要死呀！她要活着呀！她從來沒有像最近這麼快樂過，大家都跟她做朋友了！她還要唸書，還要和紹文去餵鵝鵝，還要等海爺爺，還要幫婆婆數台堦……她還有好多事要做呀！她要活着！她那麼强烈的想活，生命力却在一點點的消失，她害怕了，恐懼了。一次比一次珍惜自己清醒的時間。

這天晚上，她又醒了。

『青青，青青，』她喊着，呻吟着：『對不起，我一直很努力……我拚命的努力，可是……我還是好不起來呀！怎麼辦呢？』

『不要說這種話，妳不要嚇我呀！』青青淚如雨下。

『婆婆呢？老爺呢？』

『我們都在這兒呢！』靜芝慌忙說。

『婆婆，以後走台堦，妳一定要數，我每次看妳走台堦，都好危險的……』

『我會幫她數！』月娘哭着說：『妳放心，我扶着她，一步一步走！』

『老爺，你找到海爺爺了嗎？』

『就快找到了！』振廷急忙應着。『阿坤捎信來說，已經發現他的行踪了！妳要等着呀！』

『眞的？眞的？好，我等，我一定要等着，不見海爺爺一面，我……死都不甘心的……』

『妳爲什麼要這樣說呢？』青青抓着她的手。

『對不起，我怕……我好害怕，我就是不會好了呀！』

『不要再說對不起！』世緯粗聲說：『妳讓我們大家心都碎了。』

『好！我不說！我不說了！』小草十分柔順的說着。『那你跟青青也別吵嘴，好不好？你們頂愛吵嘴，沒有我來幫你們講和，怎麼辦呢？你們答應我，以後再也不吵嘴了，好嗎？』

『我們答應妳，永遠都不吵嘴了！』

小草微笑起來，眼光纏着每一個人，依依不捨。然後，她眼睛一翻，呼吸接不上來，人又昏死過去。

醫生、護士全體湧入，一陣急救以後，小草的鼻子中插入了氧氣管，喉嚨裡插着抽痰管，她不能說話了。再醒來的時候，她轉動眼珠，手指指着她的『看圖識字』。

『她要她的認字卡！快把她的卡片拿來！』

世緯忙把卡片拿來。一張張舉給小草看。

小草選了四個字：『我愛你們』。

滿屋子都是飲泣之聲。世緯把四個字重新排列組合，舉起來給小草看，那是：『我們愛妳』。

這次以後，小草就陷進了完全的昏迷。一連幾天，都沒有知覺，醫生終於嚴肅的向衆人宣佈：

『我們幾位醫生會診的結果，都認爲小草不會再醒過來了！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』振廷問。

『很抱歉必須告訴你們，她是在逐漸死亡中！』

青青再也支持不住，昏過去了。

小草陷入了彌留狀態，完全沒有知覺。世緯知道，就是在病床前守着她，也無能爲力了。

這天一早，世緯和紹謙兩個人，拎着一大桶漿糊，捧着一大疊連夜寫好的告示，在揚州市大街小巷，開始貼告示。一張又一張，一直貼到稅務局門口。這樣的行動，引來了好多好多的老百姓，駐足圍觀。那告示上寫着：

『縣政府稅務局局長魏一鳴，駕車將立志國小十歲女學童小草撞成重傷，當場逃逸。事後復推卸責任，草管人命，罪大惡極。校長何世緯暨教師裴紹謙，籲請揚州地方仕紳，鄉親父老，主持正義！務使此等歹徒，繩之以法！』

有個衛兵，匆匆撕了一張告示，拿進衙門去。魏一鳴看了，臉都綠了。他立即撥了個電話給警察廳長，然後，帶着幾個手下，衝出衙門。只見世緯和紹謙兩人，就站在衙門外的廣場上，紹謙高舉告示，世緯激動陳辭：

『各位！我和裴紹謙，親眼看到這個悲劇的發生，却沒有力量阻止！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，就這樣被撞成重傷，現在正躺在揚州醫院裡，奄奄一息！各位，誰無姐妹，誰無子女？當我們的孩子，這樣慘遭意外，誰能不痛？撞車當時，孩子血流如注，我們一羣人在後面追着叫着，這個魏一鳴，他居然加速逃走！這個人是人還不是人？有絲毫良知嗎？他還是我們的父母官呢！各位請看，那輛車，』世緯用手一指，怒吼着：『就是兇車！』

此時，魏一鳴已帶着手下，走了過來。紹謙立刻用手一指他，接着怒吼：

『這個人，就是兇手！』

『給我把這兩個造謠生事的亂黨給抓起來！』魏一鳴大聲說。『亂貼告示，誣陷忠良，再加上妖言惑衆，你們兩個是不要命了！上去！』

幾個衛兵，拿着槍衝了上來。紹謙豁出去了，拳打脚踢，和幾個衛兵打成一團。世緯一邊抵抗，一邊嚷着說：

『魏一鳴，你不要仗着有錢有勢，作威作福！我告訴你，國家還有法律在，我要到警察廳去告你！』

『不用了，警察廳長親自來了！』魏一鳴冷笑着，回頭招呼。『于廳長！就是這兩個人，八成想叛亂！』

警察衛兵蜂擁而上，紹謙縱有滿身功夫，但是，到底寡不敵衆。那些圍觀的老百姓，看到又是警察又是衛兵，都紛紛走避。混亂中，有個衛兵朝空放了一槍，這一槍，把剩下的一些羣衆也都驚散了。

紹謙和世緯兩個，就這樣被關進了牢裡。

15

其實，魏一鳴心裡並不安寧。

撞到小草，實在是個大大的意外，加速逃逸，實在是因爲心慌意亂。『玩車』也玩了好多年了，從來沒有撞過人，就不知道怎麼會如此倒楣？揚州條條大路那一條不好走，偏偏要去經過立志小學？撞車以後，裴紹謙、何世緯的陸續出現，使他在驚怔恐慌之餘，只想保護自己。一旦咬定沒有撞人，謊言就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。但是，在內心深處，他也有良知，也有犯罪感，尤其在他面對自己那僅有六歲的女兒小潔時，他也會想到小草，而感到膽戰心驚，冷汗涔涔。

可是，他少年得志，平步青雲。一生沒有遭遇過這麼大的奇恥大辱。又貼告示，又到稅務局

門口來鬧，還聚衆演講……怎麼會這樣嚴重呢？不過是個鄉下孩子罷了。他思前想後，也理不出頭緒。家裡的妻兒僕傭，都被街頭的流言所傷，人心惶惶。稅務局裡的同僚部屬，也都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。這種滋味並不好受。

把世緯等兩人關進牢裡，是他騎虎難下的做法。總不能讓這兩人毀了他的前途！但是，眞正關了，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善後。何況，縣長第二天就來找他，委婉的說：

『那何世緯是北方人，畢業於北大，和裴紹謙兩人毛遂自荐，要管理立志小學。這所小學，荒廢已久，幸虧有他們兩個，才上了軌道。所以，他們很得一般地方父老的尊重。再加上，那傅家和裴家，都是揚州的望族……這件事，雖然你受了委屈，恐怕還是息事寧人比較好！』

息事寧人，他也想息事寧人，甚至破財消災都好。但，他却不知道怎麼收拾這一團亂麻。只知道紹謙和世緯這兩個人實在太可惡，無論如何要給他們一點教訓，讓他們瞭解，和他魏一鳴鬥法，不啻是鷄蛋碰石頭。

於是，紹謙和世緯就在牢中，隨你怎麼吼叫怒罵，就是沒有人來理睬。傅家和裴家兩個老爺子，隨你怎麼奔走，也無法營救二人。

這天，魏一鳴下了班，走出稅務局，走到自己的大轎車旁邊，他看到一個非常素淨的少女，

手裡捧着一大疊繡花旗袍料，站在車邊等他。

『魏局長，』少女出示着衣料。『我是裁縫店裡的桂香，這是你太太訂的衣料，她說繡好了之後，要我搭你的便車，給她送去選。今兒個總算趕出來了！』

『哦！』他看了一眼那繡花緞子，確實繡得非常精細。魏一鳴這人，在這世界上最愛的有兩個人，一是妻子韻秋，二是女兒小潔。他不疑有他，簡短的說：『上車吧！』

魏一鳴坐上駕駛座，少女坐在他旁邊，靜悄悄不發一語。

車子開到半路，經過一片荒林，身邊的少女忽然說：

『我的名字不叫桂香，我叫青青！』

話聲才落，青青已掀開布料，舉起一把預藏的短刀，對着魏一鳴當胸刺來。這一下太意外了，魏一鳴本能的伸出右臂去一擋，『噬』的一聲，刀刃劃破衣服，直刺入胳臂裡面。魏一鳴痛叫了一聲，急踩煞車。車輪發出尖銳的響聲，車子一打橫，撞上路邊一顆小樹，車停了。同時，青青抽刀拔刀，勢如拚命，又瘋狂般的向他刺來。

『我爲小草報仇，我要你替她償命！我爲世緯紹謙報仇，殺了你這個狠心狗肺……』

魏一鳴大駭之餘，已瞭解到情況危急。打開車門，他脚步踉蹌的跌將出去，手臂上鮮血直

冒，將衣袖染濕了一大片。他爬起身子，狠狽欲逃。青青持刀，從另一邊門衝出來，追着他又砍又殺。他從沒見過這樣殺氣騰騰的女子，他又驚又怒又怕，却本能的要保護自己，他反撲過去，用脚奮力一踹，正中青青前胸，青青翻跌出去，後腦勺在石頭上撞了一下，立刻眼冒金星。魏一鳴見機不可失，撲上前來，用盡全力，對青青狠狠踹去。青青一連幾個翻滾，手上的刀已經脫手落下，魏一鳴不放心的再補一脚，又補一脚，青青痛得整個人都縮了起來，嘴角沁出了血，髮絲零亂，面頰被荊棘劃了好多道口子，蜷縮在那兒，動彈不得。

『哈！』魏一鳴驚嚇過度，瞪圓眼睛，不可思議的注視着青青。『妳瘋了！拿了刀子來刺殺我？妳不知道殺人要償命的嗎？』

『是！』青青恨恨的說：『殺人要償命，所以我來殺了你，給我的小草償命！我殺不掉你沒關係，我們還有人，一個接一個，會不停的找你，不停的殺你，直到把你殺掉爲止！』

說着，青青摸到身邊的一塊石頭，她突然抄起石頭，對魏一鳴砸了過去。魏一鳴駭然變色，沒料到她在這種情況下，還有力量反擊，他連躲都來不及，石頭砸上了他的肩膀。這一下，他怒發如狂了。撲上前去，他抓住青青，開始拳打脚踢。他瘋狂般的揍着她，嘴裡瘋狂般的嚷着：

『你們有完沒完？有完沒完……』

『沒完！我們永遠沒完沒了！』青青已鼻青臉腫，却仍淒厲的喊着：『就算你打死我，我做鬼也來找你，我在地底下會了小草，我們一個大鬼，一個小鬼纏住你，跟你算總帳……』

他雙手抓起她的腦袋，用力往地上砸去。青青再也支持不住，昏了過去。

魏一鳴站直了身子，喘息的，不相信的死瞪着青青。半晌，才醒悟過來，撕下襯衫下襬，去裹住手臂上的傷口。他對自己喃喃的說：

『要冷靜！要冷靜！你不是撞了一個孩子，你是撞了一羣瘋子！』

走上前去，他把已人事不知的青青抓起來，找了根繩子牢牢綑住，塞進車子裡。

就這樣，青青也被關進了牢裡。

這一天，魏一鳴家的女傭金嫂，匆匆忙忙的奔進臥室，去找魏一鳴的妻子韻秋。

『太太！太太！』她氣極敗壞的說：『有個觀音菩薩，帶着一羣孩子，站在咱們家的對面街上。全體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看着咱們的房子，好奇怪啊！』

『什麼？觀音菩薩？』韻秋大吃一驚的問。這些日子，她眞是飽受驚嚇，先是有人滿街貼告示，攻擊她的丈夫。然後，魏一鳴又受了傷回來，雖然魏一鳴口口聲聲說，這只是一個誤會，傷

也只是小傷，找醫生上了藥，包紮過已沒事了。但是，韻秋憑直覺，憑多年的夫妻生活，就知道不對勁。她也問過魏一鳴關於小草的事，魏一鳴矢口否認，連稱是樹敵太多，被人惡意中傷。韻秋是個很嫻淑、很正直的女人，她相信她的丈夫。『爲什麼是觀音菩薩？』她不解的問金嫂。

『眞的是觀音呀！』金嫂嚇得直打哆嗦。『她穿着一身白衣服，手裡拿着淨瓶和楊枝……站在那裡動也不動。太太，妳快去看看呀！』

韻秋奔了出去。

於是，她看到石榴和立志小學的衆小孩。

石榴穿着她的觀音服裝，手裡拿着淨瓶和楊枝，一臉的肅穆和莊重，滿眼睛的悲切和沈痛。她靜靜的站著，衆小孩圍繞着她。也靜靜的站着。所有人的眼光，都落到韻秋的臉上，這些眼光，滙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是控訴，是審判。

韻秋不寒而慄，膽戰心驚。她走上前去，看着石榴，震動的問：

『這位姑娘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』

『我年年扮觀音，虔誠禮佛！』石榴開了口，聲音鎭定，清晰。却有廟堂鐘磬般的鏗鏘。『我今天穿了菩薩的衣裳，絕不敢有半點褻瀆了菩薩！我以佛祖的名義發誓，今天所言，句句屬實！

魏太太，妳的丈夫，在十二天前，開車撞傷了小草，我和我身後所有的孩子，都親眼目睹！這件事情演變到現在，是小草躺在醫院裡，只剩一口氣在。我們還有三個大人，都被魏局長捕捉下獄。魏太太……』她頓了頓，雙目澄明如秋水，緊緊的盯着她。『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！妳也有孩子，妳也希望她平安，如果她遭遇了什麼事，妳也會痛不欲生！妳和魏局長是夫妻，他有沒有撞傷小草，妳心裡自然明白。現在，妳肯不肯跟我去揚州醫院，見見那個小草？』

韻秋像是被催眠了，她身不由己的跟着石榴到醫院，看到了那渾身是傷，奄奄一息的小草。也見到了守在床邊，淚眼婆娑的瞎婆婆靜芝。靜芝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聲音淒厲如刀的直刺進她內心深處去：

『你們已經把小草弄成這樣，怎麼還要把我兒子和媳婦兒關起來？難道你們沒有心，沒有感情，沒有子女嗎？難道你們不怕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嗎？』

韻秋逃出了那家醫院。找到魏一鳴，她抓着他，搖着他。一面哭着，一面悲切的喊：

『放掉他們！你快放掉他們！無論他們做了什麼，都是因爲你的錯！你撞了那孩子，我知道你撞了那孩子！你把人家孩子弄得那麼慘，你還不肯承認……這樣子的你，對我來說太陌生了！你……快放掉那三個人，爲小潔積點陰德吧！』

喊完了，她衝進臥室，拿箱子，裝行李。魏一鳴追了進來，蒼白着臉說：

『妳要幹什麼？』

『我帶着小潔離開你！』

『不！』他痛喊着：『在我這樣四面楚歌的時候，妳們怎麼能夠離開我？好好好，我放了他們，我去對他們道歉，我賠償他們……只要妳不離開我，我做什麼都可以！』

他衝進警察廳，立刻釋放了三人。

當世緯、青青、紹謙、石榴和傅家衆人，大家再重逢時，簡直是恍如隔世。世緯見青青渾身是傷，鼻青臉腫，眞是憐惜已極。他不相信的看着她，又驚又佩又痛的說：

『妳一個弱女子，居然敢拿刀去對付魏一鳴，妳到底心裡是怎麼想的呢？』

『我想跟他同歸於盡！』青青說。

『啊！還好妳沒成功！』世緯握住了青青的手。『他不值得妳去送命！他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送命……』他抬眼看着衆人。『你們相信嗎？他承認了，他道歉了，當他面對我和紹謙，又掉眼淚又扯頭髮，說他是鬼迷心竅的時候，我忽然覺得他很可憐！一個有那麼大車子，那麼大事業的

男人，不敢面對自己的錯誤，犯了錯却想逃跑……他實在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！』

『聽我說！』靜芝顫巍巍的走上前去，伸出雙臂，把世緯和青青都擁進了臂彎裡。『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，我們慶幸，沒有造成更大的悲劇！讓我們停止對魏一鳴的仇恨和報復，把我們的心，全放在守護小草身上吧！』

『是啊！』石榴接口：『只要小草還有一口氣在，我們就不要放棄希望！我相信老天有眼，菩薩有靈，就像祂能在我們危急的時候，讓魏一鳴天良發現，放了你們三個一樣，我也相信祂會賜福給小草！』

『石榴！』紹謙感激的注視着她。『妳所做的事，我們都聽小虎子說了！我答應妳，和魏一鳴的恩怨已了，我也相信妳，老天有眼，菩薩有靈！』

『小草那孩子，應該會後福綿綿的！』靜芝忽然就充滿了信心。『瞧！我們和那孩子，個個非親非故，却爲了她，人人傷心拚命。一個能博得這麼多人愛的孩子，一定不會夭折。上蒼有好生之德，小草一定會活下去！』

是靜芝的誠心感動了上蒼？是石榴的禱告驚動了菩薩？還是紹謙、世緯、青青等人的拚命震

動了鬼神？一個奇蹟發生了，三天後，小草醒了。不止醒了，她喃喃的說了一個字：

『水……』

水？全體震動，七八雙手同時去倒水，大家撞成了一團。水？這個字是生命的泉源，這個字是天地的精髓，這個字是上蒼所創造的最大奇蹟啊！大家倒了水，用滴管滴進小草的嘴裡，小草潤着嘴唇，貪婪的用舌尖舔着水珠，再將這生命之泉吞嚥進去……大家目瞪口呆的看着，不敢相信的看着。醫生來了，慌忙診查，然後，醫生抬頭看着衆人，滿臉震動與驚喜的說：

『她醒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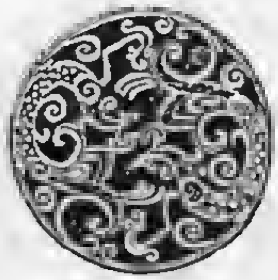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小草醒了。她環視衆人，眼中閃着溫柔如水的光芒，充滿了感激與愛。只一會兒，她又閉上眼睛沉沉睡去。青青見她雙目又闔攏了，緊張的喊着：

『大夫！大夫……』

『不要慌！』醫生說，數着小草的脈搏。『她睡着了。脈搏很平穩，熱度也消了……』他再抬眼看青青。『相信嗎？我猜她會活下去了！』

青青『哇』的一聲，竟哭了出來。

16



是的，小草活下去了。

三天後，小草開始進食，一星期後，那些針管、鼻管、胃管都拔掉了。小草又能說，又能笑了。

『我把你們大家都嚇壞了，是不是?』她笑着看每一個人。『我自己也好害怕，我以為我快死了，可是，我不要死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要努力，要努力……我眞的很努力……好高興我活着！好高興我又能說話了！』

大家看着她，喜悅簡直是無窮無盡的，充溢在每個人的心頭，閃耀在每個人的臉上。

揚州醫院裡的全體醫生護士，都爲小草生還的奇蹟興奮不已，這不止是小草的成功，也是每個醫生的成功。尤其是外科主任吳大夫，更是高興。這天，他率領了眼科、耳科、腦科、神經科各科的主任，來給小草做最徹底的檢查。檢查完了，他非常欣慰的對大家說：

『我一度很擔心她會有後遺症，例如記憶力喪失，語言或肢體不靈光，甚至失明失聰等，但她是個幸運兒，她將復元得很好，像以前一樣健康！或者，會有點頭痛什麼的，但不會嚴重！她最大的本錢，是年紀小，有最强的再生力。恭喜恭喜！』

全體爆出歡笑聲。

此時，眼科主任林大夫，忽然走過去，拍拍靜芝的肩膀，很熱心的說：

『傅太太，這些日子來，妳經常待在醫院裡，我也觀察了妳很久，其實，妳看得見光，也看得見影子，是不是？幾年前，妳也曾在這兒的眼科求診過，是不是？』

靜芝怔了一怔。

『是啊！』她應着。

『我去年才從美國回來，帶回來最精細的眼科儀器，妳願不願意徹底檢查一下？如果妳的視神經沒有完全受損，說不定可以手術治療！』

『手術治療是要開刀嗎？』振廷急忙問：『復明的機會率有多少呢？』

『沒檢查前，什麼都不敢說！』林大夫溫和的笑着。『我最近治癒一個病人，他已經失明五年了，現在雖不能恢復失明前的視力，配上眼鏡，他也可以下圍棋了！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靜芝沒來由的一陣心慌意亂。『我不要開刀……我不敢開刀……我不要心存希望之後，再面對失望，我不要！不要！』她緊張了起來。

『婆婆！』小草柔聲喊，伸出手去握住靜芝的手。『妳不要怕疼，疼會過去的！如果妳能看到了，那是多麼好的事情呢！妳就不必數台堦，不必用手杖，不會常常摔跤，妳還能看到我，看到青青，看到大哥，那是多好呢！』

靜芝猛的就打了個冷顫。世緯深深注視著她，忽然心有所悟，老太太的眼盲，說不定是她根本不想『看』這個世界，不想『面對』這個世界吧！說不定，當元凱的靈柩送回來的一刻，她就決定不『看』這個世界了吧？

世緯對人類的心靈，從未探索過。但是，自從來到傅家莊，他已體會出太多太多。走過去，他用力握住靜芝的肩，有力的說：

『最起碼，妳爲我們大家，去檢查一次，好嗎？』

衆人全體拍手鼓譟：

『一定要去！一定要去！』

靜芝在大家的期望之中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一星期後，檢查報告出來，靜芝的眼睛，並不像世緯想像的那麼單純，復明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。林大夫仍然力勸靜芝爲這百分之二十努力，接受手術治療。靜芝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的說：

『讓我考慮考慮，讓我有點心理準備，讓我仔細想一想……總之，等小草出院再說，家裡有一個病人已經夠了！你們……大家……不要逼我吧！』

好吧！等小草出院再說。百分之二十的機會率打擊了大家的信心。靜芝如此抗拒，大家也就不再多說了。

小草出院，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了。她又恢復了活潑，她又跳跳蹦蹦了，她又在傅家莊的假山石上跑來跑去了。只是，她的額上，留下了一道疤痕。青青爲她梳了點劉海，把那個難看的疤痕遮起來。摸着她的疤痕，青青仍然會悲從中來：

『漂漂亮亮的一張臉蛋，現在却多了一道疤！』

小草反過身子，把她緊緊一拖。

『我不要漂亮，只要能跟妳在一起就好了！』

『小草啊！』青青由衷的說了出來。『妳知道嗎？雖然我們自小就像姐妹一般的要好，我也一直疼妳，愛妳，可我從沒想過到底對妳有多愛？現在我才知道了！當醫生宣佈說妳沒救的時候，我心裡頭第一個念頭就是：那我也不要活了！那種絕望讓我對這個世上的一切都不留戀，甚至連世緯都留不住我！』

小草聽了一半，就開始掉眼淚，聽完，就熱淚盈眶的緊摟着青青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又休息了半個月，小草回到了學校。

就別提整個學校，是如何騰歡了。衆小孩把小草抬了起來，簇擁着在校園裡兜圈子，大聲歡呼：

『萬歲！萬歲！小草萬歲……』

世緯和紹謙，看着這一幕，兩人都十分震動。掉過頭來。彼此互視，友誼，在兩人眼裡深刻的流轉。經過了這番生死的體會，經過了聯手制裁魏一鳴，經過了共同坐牢的經驗，他們兩個，終於成爲了生死知己。其實，不止他們兩個，還有石榴和青青，小草和紹文。這『六人行』的組

合，簡直是牢不可破，密不可分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傅家莊來了一位不速之客，竟然把這『六人行』的組合，給整個打破了。

是十月底的一個晚上，天氣早已轉涼了。庭院裡的龍爪槐和法國梧桐，飄落了一地的落葉，秋意已深。楓樹早就紅了，吟風閣外的爬牆虎，已只剩下枯枝，綠葉全不見了。秋風吹在身上涼颼颼的。可是，在傅家莊，大家都不覺得冷。圍着桌子吃晚飯時，暖意就在餐桌上流動。振廷看到一桌子的人，個個笑意盎然，不禁心中暗暗嘆息：

『怎樣能留住這個畫面，就好了！』

就在此時，長貴忽然進來稟告：

『少爺！有位打北京來的華小姐找你呀！』

『什麼？』世緯大驚，手中的筷子都掉到桌上去了。『你說姓什麼？什麼小姐？』

『華！她說她姓華，中華的華！這個姓不是挺奇怪嗎？咱們揚州沒這個姓！』

『哐啷』一聲，靑靑手中的筷子，也跌到桌上去了。

『一個姑娘家？打北京來？』靜芝的聲音微顫着：『就她一個人啊？』

『還帶了個老媽子，和一個男僕！』

世緯推開飯碗，站了起來，心慌意亂的說：

『你們吃飯，我瞧瞧去！』

『我跟你瞧瞧去！』小草跳了起來。

『我看，我們大家瞧瞧去吧！』振廷說。

世緯衝進客廳，就一眼看到了華又琳。

華又琳端正的站着，頭髮有些凌亂，一身的風塵僕僕。她穿着件紅色褂子，紅色褲子，外面罩着黑色繡花小背心，肩上披了件團花小坎肩。辮子垂在胸前，繫着紅頭繩。她身材頎長，瓜子臉，面貌姣好，一對大眼睛，尤其清亮有神。眉毛秀氣，鼻梁挺直，嘴唇的輪廓分明。世緯就這樣看一眼，心中已暗暗稱奇，好一個標緻的姑娘，難道她竟是自己那從未謀面的未婚妻？不可能吧？他還沒回過神，那姑娘已經把他從上到下看了一遍。

『你——就是何世緯？』她簡單明解的問。

『是。』他點點頭。『我是。妳——』

『你眞的就是何世緯？』她再問。

『我就是。』

『很好！』她點點頭，眼睛裡冒出火來，對他再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，咬牙切齒的說：『我是華又琳！』

世緯雖已有幾分猜到了，但聽她這樣一說，仍然整個人都驚跳了一下。他瞅着她，實在沒辦法瞭解，一個養在深閨的女孩子，怎麼會遠迢迢到揚州來？華又琳在他眼中，讀出了他的思想，她抬了抬下巴，全身上下，都帶着某種『咄咄逼人』的氣勢。

『何世緯，你給我聽着！』她一口的京片子，字正腔圓。『你不滿現狀，離家出走，什麼要到廣州去看新世界，要找尋眞正的自我……都是極端自私，極端不負責任，極端任性，又極端可惡的行爲！你是一走了之，却把傷心着急、尷尬羞辱一股腦兒扔給何、華兩家的人！我呢？我覺得我眞是天底下最倒楣最寃枉的人，一口氣憋了大半年，終於，聽說你滯留在揚州傅家莊，我就不辭辛勞，千里迢迢的找了過來！因爲，佛爭一炷香，人爭一口氣，我告訴你！』她往前邁了一步，眼神凌厲。『我雖然是女流之輩，一樣是士可殺不可辱！』

世緯震動的看着她，被她這等氣勢給震懾住了。睜大了眼睛，他連回嘴的餘地都沒有。

『你要自由，你以爲我不要嗎？』她繼續說：『你不滿意這種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婚姻，你以爲我就滿意了嗎？你北大畢業的，你思想新，反傳統。我是師範學院畢業的，我同樣受的是現代教育，我也不含糊！老實說，我還正預備和家裡鬧革命呢！誰知你却搶先一步，跑了個無影無踪，這算什麼呢？男子漢大丈夫，做事也要做得乾淨俐落！你儘可以跟你的父母爭啊！革命啊！行不通，你堂堂正正到我家來談退婚啊！逃什麼，連這點勇氣跟擔當都沒有，你根本不配做我華又琳的丈夫……』

話說到此，旁邊跟隨的老余媽，已經忍受不了，她跑過去，拉了拉華又琳的衣袖，又忙不迭的對世緯屈膝請安，急急的說：

『何少爺，你不要聽我們家小姐說氣話，我們這一路過來，眞是吃了不少苦。小姐在北京，把家都鬧翻了，才得到老爺太太的同意，來找尋何少爺……』

『余媽！』華又琳厲聲說：『妳不要對這個人搖尾乞憐。我把話講完了，我就走！』

『好不容易找到姑爺了，』余媽嘆着氣：『妳還要去那裡喲？要走，也得跟姑爺一起走……』

一陣手杖拄地聲。

靜芝扶着小草，抖抖索索的過來了。她的臉色慘白，伸手去摸着世緯，顫聲問：

『元凱！是誰來找你了？這位姑娘，是你的朋友嗎？她在說些什麼呢？怎麼我一句都聽不懂……』

華又琳驚愕的看着靜芝，一時間，完全摸不清狀況。小草站在一邊，就急急的對華又琳又比手勢，又拜，又求，表示靜芝看不見，求她不要再多說。華又琳更加驚愕，瞪着小草，不知她是何許人。世緯無法再沉默，他一面扶住靜芝，一面對華又琳懇求般的說：

『妳先在這兒住下，所有的事，我們慢慢再談，好不好？』

『對對對！』靜芝忙亂的點頭，空茫的眼睛裡盛滿惶恐。『妳是我兒子的朋友，就是我家的朋友！月娘月娘，』她回頭急喊：『快收拾幾間乾淨房間，留這位姑娘住下來！』

『兒子？』華又琳喃喃的問，眼睛睜得好大好大。她看看靜芝，再看世緯，身子陡然往後一退。『你到底是誰？』她狐疑的問：『不要隨便冒充何世緯！佔我的便宜！』

唉唉！世緯心中大嘆，眞是一場糊塗！怎麼會有這種局面呢？他回頭往後看，一眼看到青青扶着門框站在那兒，臉色雪白如紙，整個人僵着，像一尊化石。振廷和月娘站在一旁，也都神色黯然，如同大禍將至。

秋天的冷空氣，就這樣捲進了傅家的屋簷下。

17

華又琳住進了東跨院的一套客房裡。月娘忙忙碌碌，招呼她的行李，招呼她的家人，又招呼她吃東西，再招呼她沐浴更衣，簡直是無微不至。晚上，室內一燈熒熒，窗明几淨。她坐在一張雕花紅木椅中，看着那古董花格上陳列的各種古玩，不禁發起呆來。這個何世緯，到底在搞什麼鬼？這個傅家莊，又是個什麼所在呢？正滿腹狐疑，征忡不已中，何世緯來了。

世緯已經有了一番心理準備，不論華又琳此番前來，是怎樣的動機，怎樣的目的。她總是他父母爲他選的女孩，帶來了家鄉的呼喚和親情。一封父母親筆的家書，已讓他心中惻然。聽余媽和阿福兩個家僕，細述沿途種種，才知道華又琳登山涉水，這一趟走得十分辛苦。世緯對這個女

子，在百般驚詫和意外之餘，却也不能不心生佩服。尤其她一見面的那篇話，表現出來的；是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現代女子，一個頗有幾分男兒氣概的現代女子。或者，這個華又琳能瞭解他種種遭遇，和目前的諸多牽絆吧！總之，不論她瞭不瞭解，世緯準備儘可能的對她坦白。

因此，這個晚上，世緯用了整晚的時間，向華又琳細述他來傅家莊的前因後果。關於小草、青青、靜芝、振廷、紹讓、立志小學……能說的都說了。不能說的，是和青青的一段情。

華又琳啜着傅家茶園裡特產的『碧螺春』，聽着這曲折離奇、不可思議的故事，她的眼睛越睜越大，她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，她的眼光越來越深邃，緊緊的盯着他。當他終於說完了，她不禁深深的抽了口氣，好半天都回不過神來。世緯的聲音懇切而眞摯，眼光裡帶着抹渴求瞭解的光芒：

『華小姐……』

『叫我又琳！』她簡短的說。

『好的，又琳！』他嘆口氣：『這整個經過，聽起來雖然荒唐，但是，就是一件件的發生了，我捲了進來，一切都身不由主。妳已經見到了傅家的每個人，我想妳對老太太的印象深刻……現在，我不單單是希望妳能體諒這一切，更希望妳不要破壞了傅家目前的幸福……』

『幸福？』華又琳終於打斷了他，迅速的問：『你把這種情況叫「幸福」嗎？』

世緯怔了怔。華又琳站起身子，開始在房裡走來走去。她咬着嘴唇，時而看天花板，時而看窗外，然後，她站定在他面前，眼光落在他臉上了。

『好！我聽了你所有的故事！』她有力的說：『終於知道這大半年你在做些什麼了！原來，你不願在北京做眞兒子，却跑到揚州來做假兒子！你不孝順自己的父母，却來孝順別人的父母！不止父母，還有這兒的孩子們……小草，立志小學。你做的眞不少！』

世緯注視着她，一時間無言以答。

『你這個人眞是奇怪，我們自幼讀書，只知道要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不管怎樣，都把這個「吾老」和「吾幼」放在前面，你呢？你把「人老」和「人幼」放在前面！你眞是與衆不同！』

聽出她語氣中的諷刺和不滿，他勉强的接了口：

『我的父母一生平坦，沒有遇到大風大浪，生活也平靜無波，在北京，我的職業名稱是「少爺」，什麼都不用管！在這兒，傅家兩老早已心力交瘁，情景堪憐……這情況不一樣啊！』

『所以，你就在這兒當定假兒子了？』

『不不，這只是暫時的情況，我並沒有做長久之計……我只等老太太精神狀況一穩定，我就回去！』

『有你這樣「孝順」，老太太怎會痊癒？』又琳銳利的看着他：『據我今晚的觀察，她是寧可有你這個假兒子，而不要痊癒起來面對眞實的……』

『又琳！』他急促的說，壓低了聲音：『妳能不能小聲一點？妳左一句假兒子，右一句假兒子，萬一給老太太聽到，會讓她整個崩潰的！』

華又琳驀然抬頭，緊緊盯着他。

『你眞心眞意的關心她，同情她，是不是？』

『妳聽了整個故事，難道妳沒有絲毫震動的地方？』

『我確實震動！我不是爲傅家兩老震動，我爲你何世緯震動！世界上有你這樣「隨遇而安」的人，眞讓我「大開眼界」！這整個的事件我必須好好的想一想。老實告訴你，我這次來揚州，受了兩家家長的重託，要把你押回北京去！至於我自己，我只是想來看看你這個人物，這個從未見過我，却把我否決得乾乾淨淨的人物！這個帶給我深刻的羞辱的人物！這個自認爲了不起的人物……』

『總之，』世緯大聲一嘆：『妳是來興師問罪的！』

『不，你錯了！』華又琳眼光灼灼：『我不止是興師問罪，我還要判決你，還要讓你服刑！但是，現在的狀況太複雜，我在做一切審判之前，必須把你的案情摸摸清楚！』她揚了揚下巴，忽然微微一笑。『放心，在徹底瞭解案情之前，我不會輕舉妄動的！』

那晚的談話，就這樣結束。夜色已深，世緯離開又琳的房間，心事重重的回到自己房裡。

青青正在他房裡等着他。

看到他走進門，青青立即投入了他的懷裡，用手臂緊緊環繞着他，把面頰埋進了他的肩窩。和青青相識這麼久，這是第一次，她主動表示了她的熱情。

『世緯，』青青在他耳邊，急促的說着：『對不起，我偷聽了你和華又琳的談話，我現在才知道，你的未婚妻是怎樣一個人！我也明白了，爲什麼婚姻要講究門當戶對！我聽到她對你說什麼老啊老，幼啊幼的，我才知道我太天眞了，原來，她才是你的對象，能夠和你平起平坐，談讀書，談理想的那個人！你以前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人，還可以不理她，現在你知道了！所以……所以……』她落下淚來，聲音哽咽：『如果你不要我了，我也不會怪你的，我不敢跟她去比……』

『青青！』世緯驚愕的喊，用力扳起她的頭，去凝視她的眼睛。『妳不信任我嗎？』

『我如何信任你？』青青倒退了一步，悲切的注視着他：『雖然我早就知道你有個未婚妻，可是這三個字在我心裡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，我沒有認眞的去想過，直到現在，一個眞眞實實的人站在我面前，我才明白，什麼叫大家閨秀，她讓我覺得，自己好渺小啊！』

『渺小？這個渺小的妳，讓我早已棄械投降了！在我們一起經過這麼多患難，這麼多痛苦和歡樂之後，妳還不能對自己有信心嗎？妳還不能對我有信心嗎？華又琳的突然出現，確實讓我措手不及，也確實給我帶來良心的譴責，但是，她不能動搖妳在我心裡的地位！一點都不能！』

『你不要說些甜言蜜語的話來哄我！』青青揉了揉眼睛，又倒退了一步。『你會讓我的腦子發暈，糊裏糊塗的看不清自己，傻裏傻氣的一直做夢……你不能這樣子對我呀！如果最後你還是會離開我，現在就不要騙我……』

『騙妳？』世緯衝上前去，用雙手捉住她的雙臂，激動的說：『如果妳不相信我，妳去問紹謙，問他我怎麼說過！青青！』他把她緊擁入懷。『或者，妳沒有華又琳的學問，沒有她的身分和家世，但是，妳是那個——我唯一想要的女人！我這輩子只要妳一個，聽清楚了嗎？』

她搖頭。

『聽不清楚！』她哭泣着：『不敢聽清楚！』

『青青！』他兇了一聲：『我要生氣了！』

『不要生氣，千萬不要生氣！』她急促的輕喊着：『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，害怕你會跟着她回北京，把我和小草、婆婆和立志小學全體都丟開！因爲，她說的話，好像每一句都那麼有道理呀！』

世緯忽然洩了氣，是啊，又琳的話，句句有理，句句打入他的心，怎能『老人老』而不『老吾老』？怎能孝順別人的父母，而不孝順自己的父母？他驀然明白，青青的恐懼，確實有原因。北京，父母，都跟着又琳而來，變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了。

這股力量，在隨後而來的日子裡，逐漸加强。

又琳在大家的安撫下，暫時住了下來。她沒有閒着，每天都努力的在『摸清底細』。她和月娘深談過，和小草接觸過，和靜芝溝通過，連立志小學，她也沒放過。她去了學校，和衆小孩立刻打成了一片。世緯看她帶着孩子們做遊戲，才想起她是師範畢業的科班生。她教孩子們唱了一首很可愛的歌：

『我們來自四面八方，
歡歡喜喜上呀上學堂，
說不出心裡有多麼歡暢。
你是個小小兒郎，
我是個小小姑娘，
今天高高興興聚一堂。
最希望，最希望，
老師慈愛，笑口常開，
輕言細語如爹娘！

天上白雲飄飄盪盪，
大地一片綠呀綠蒼蒼，
老師啊我們愛你地久天長。

看江水正悠悠，
看帆影正長長，
我們排着隊兒把歌唱。
眞希望，眞希望，
沒有別離，沒有悲傷，
永遠相聚不相忘！』

孩子們喜歡艾琳，跟着她又唱又鬧，喊她華老師。紹謙簡直驚愕極了，他對世緯說：『你這個未婚妻，實在是個「奇女子」！我要不佩服她都很困難！』說完，他就突然一把揪住世緯的前襟，非常生氣的嚷：『你有沒有告訴她青青的事啊？如果你說不出口，我去幫你說！』

『你別慌，』世緯掙脫了他：『這個華艾琳，她沒有一分鐘閒着，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她顯然要把我的罪狀，一條條理出來。你想，她住在傅家莊，還有什麼看不出來的嗎？』

是的，華艾琳已經看出來了。青青那對眼睛，始終追隨着世緯，徘徊不去，就是傻瓜也會知道必有內情，何況是冰雪聰明的華艾琳？事實上，青青和世緯那『假兄妹』的關係，也老早被振廷

和月娘看穿了。傅家上上下下，早就把世緯和青青，看成一對了。連小草都已明白，青青是一心一意要當大哥的『媳婦兒』。再加上瞎婆婆左一句『媳婦兒』，右一句『媳婦兒』，華又琳還有什麼不明白呢？但是，她忍耐着，什麼都沒說。

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她走進了振廷的書房，振廷正在和世緯談海爺爺，派出去的人已陸續回來，李大海一去無消息，怕小草失望，他不敢聲張。他們也談華又琳，不知道她的來訪要拖多久，未來會演變成怎樣？正談着，華又琳敲敲門走了進來：

『傅伯伯！』她開門見山，對傅振廷說：『您覺不覺得，您、世緯、青青、小草、月娘……你們這一大夥人，在聯手做一件非常殘忍的事？』

『殘忍？』振廷一愣：『妳在說什麼？』

『傅伯母啊，』又琳喊：『你們縱容她逃避現實，聯合起來欺騙她，這樣做對嗎？失明已經是她逃避的好藉口，可她眼睛心不瞎啊！原來你們絕對有機會阻止她逃避的，結果你們却用憐憫來縱容她，造成她今天不止身體上不健康，心理上也不健康，這不是太不幸了嗎？』

『又琳，』世緯想阻止：『妳這些道理，我們早就分析過了……』

『如果分析過了，却繼續縱容，就更加糟糕了！』又琳接口：『善意的欺騙對她沒有好處，只

是幫她挖了一個陷阱，讓她越陷越深！現在想拉她救她，都不知從何做起！何況，你們遲早要面對問題，除非世緯準備在這兒當上一輩子的傅元凱！』

世緯震了震，又琳的話，正說中他心裡的痛處。這是事實啊！

振廷怔了半晌。

『唉！』振廷長嘆一聲，顯然，這話也說中了振廷的痛處。『是！我們確實是在自欺欺人……一開始的時候，我也反對這種欺騙，我也曾大發雷霆，但是，後來我妥協了，不單因爲憐憫靜芝，而是……我早已不像外表那麼堅強了，我不過是個脆弱的老人……世緯帶着小草、青青來到這兒，忽然間把我失去已久的一份天倫之樂，帶回到我的身邊，這種溫暖的感覺，趕走了我的理智……陷進去的，並不止靜芝一個人，還有我啊！』

這是第一次，振廷如此坦白說出他內心的感覺。看到那麼強韌的一個人，也有脆弱的一面，聽到他坦承自己的軟弱，世緯有說不出來的感動，也有說不出來的心酸。

又琳默然片刻，忍不住又說：

『我在這裡再住幾天，就要回北京了！世緯，你跟我回去也罷，你不跟我回去也罷！這是另外一個問題！你在這兒的所做所爲，是不是像你自己想像的那麼有價值，倒值得你好好檢討！說

不定，你對傅伯母所做的一切，是愛之適以害之！想想看吧！』

她對振廷鞠了一躬，退了下去。

振廷和世緯，面面相覷，兩人都說不出話來了。

18

華又琳把所有的『眞實』，一股腦兒帶進傅家莊，讓這莊院裡的每一個人，都無法逃避，無法遁形了。

世緯左思右想，終於決定趁立志小學放寒假的時候，回北京一趟。鄉愁和親情，像兩股剪不斷的絲，把他層層包裹，密密糾纏。他再也承受不了這種壓力了。再有，就是青青和華又琳，必須要做一個了斷，這樣糊裏糊塗下去，絕對不是辦法。他擁着青青，千般安慰，萬種承諾。

『妳知道，如果我不回家，妳的身分就無法名正言順。我一定要去告訴我的父母，我所愛的女孩名叫青青，我要娶的女孩名叫青青。至於華又琳，她有權利選擇她自己的幸福，我要把這個

婚約做個徹底的解決，否則，把她耽誤下去，對她也是不公平的！所以，放我回去一趟，讓我把這所有的問題都擺平，然後，我會回來和妳團聚！』

青青默然不語，頭垂得低低的。最害怕的事情，畢竟來臨了。

『怎樣呢？』他問。

『我跟你一起回北京！』

他嚇了一跳。

『不行！不行！』

『爲什麼不行呢？』青青眼圈漲紅了。『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，讓我們一起來面對！』

『這未免太魯莽了！青青，妳必須試着去瞭解我的家庭，我父母是非常傳統，非常保守的人。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在這兒的情形，也不知道有個妳！在他們的心中，早已認定華又琳是他們的媳婦兒，假如我現在把妳帶到他們面前，說我不要華又琳，我要妳，那是將他們一軍，是跟他們宣戰啊！妳認爲會成功嗎？』

青青呼吸急促，無言以對，只感到心如刀絞。

『想想傅家莊！』世緯沉痛的說：『想想傅元凱和朱漱蘭！我會變成眞正的傅元凱，妳就是朱

『不會的！不會的！』青青痛喊出聲，急忙去蒙世緯的嘴：『不要說這麼不吉利的話，你不是元凱，你會長命百歲，我也不是漱蘭，請你不要這樣說！』

『好，我不說，再也不說了！』世緯抓住她的手。『青青，理智一點，讓我們用短暫的離別，換取永遠的幸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眼光放長遠一點，好不好？我不是一去不回，只是去個把月，我答應妳盡快回來，一定回來，妳就待在傅家莊等我，好不好？』

青青抬眼看他，愁腸百折。

『世緯，』她結結巴巴的說：『我……我……不在乎你有華又琳，如果她肯接納我，我……我就當第二，也沒有關係……只要能跟在你身邊，我……我……』

『青青！』世緯驚愕的喊，緊緊注視着她。『不要用這種條件，來誘惑一個平凡的男人！如果我眞的接納了妳的建議，妳認爲妳還能眞正的快樂嗎？華又琳呢？她又能快樂嗎？』

青青楞着，答不出話來。

『我看過很多家庭，因爲妻妾不和，而弄得天下大亂！我不想做這種家庭的男主人，而且，妳已經佔滿了我整個胸懷，我不知道，我還有什麼位置給華又琳？』

『可是，可是，』青青擔心極了：『只怕你一回北京，面對你的父母，華家的長輩，你這所有的道理，不一定說得出口啊！』

『妳讓我去試一試，好嗎？我知道等待的滋味很苦，離別的滋味也很苦，我們一起熬，熬到苦盡甘來的時候……青青，我不要和妳做一時的夫妻，我想和妳做一世的夫妻啊！』

青青投進了世緯懷裡，緊緊擁着他。生怕自己一鬆手，他就會消失無踪。

華又琳得到世緯的承諾，十二月將動身回北京。她算算日子，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，她立即做了一個決定：

『我等你！到了十二月，我們一起回北京。』

世緯無法拒絕，青青愁眉深鎖。對這樣的決定，大家還不敢告訴靜芝和小草。整個傅家莊，陷在一種『山雨欲來風滿樓』的氣氛中。

十一月初，揚州醫院的眼科主任林大夫登門拜訪，力勸靜芝爲那百分之二十去接受手術治療，他說：

『妳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。如果手術失敗，妳和現在一樣，不會再增加任何缺陷，如果可以

恢復0．2的視力，妳就等於成功了！』

靜芝非常抗拒，她說了幾千幾百個十分牽強的理由，來拒絕這件事。但是，林主任如此積極和主動的態度，却振奮了傅家莊的每一個人。尤其是世緯，想到自己離別在即，不禁强烈的希望靜芝在他走前完成手術，不論是成功或失敗，總算有個結果。於是，全家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都開始對靜芝展開最强大的說服工作。

『想想小草吧！』振廷說：『小草被車撞成那樣子，都沒有放棄努力，她那種求生的意志讓我們每個人都感到震撼的，是不是？妳怎麼可以允許自己如此懦弱？』

『對！我就是懦弱嘛！』靜芝逃避的喊：『我已經習慣了！我不需要眼睛！』

『什麼叫「習慣」了？』振廷惱怒而沉痛。『妳的「習慣」是全家人付多少代價換來的？要專人全天候的照顧妳，一步離身要喊，三步跑開要尋，妳一個人在黑暗裡摸摸索索，明地裡多少人忙得團團轉，妳知道嗎？「習慣」？這個習慣，未免太奢侈了！』

『其實妳也想治好眼睛對不對？』世緯見振廷措辭嚴厲，急忙插了進來：『想想天空的藍，湖水的綠，煙雨中的瘦西湖、五亭橋。即使這些妳都不想看，想想咱們花園裡的四季紅、黃金菊、秋海棠，還有那棵瓊花樹……這些，也是妳習慣裡的東西，妳不想再看看它們的廬山眞面目

嗎？』

『還有我呢！』小草激動的。『婆婆，妳不想看看我是什麼樣子的嗎？妳從來就沒有看過我啊！』

『不行不行！』靜芝掙扎的喊着；『我怕疼！我就是怕疼！我不要動手術……那會疼！』

那天晚上，靜芝發現小草跪在佛堂裡禱告：

『菩薩！婆婆不肯去治眼睛，她說她怕疼！我也想過那肯定是很疼的，我好想告訴她那不會疼，可我不能騙她呀！所以我要先來跟祢商量，可不可以讓我幫她疼呢？反正我常常頭疼的，多疼一次也沒關係……菩薩菩薩，我知道祢很靈，婆婆那麼愛我，我要報答她呀……』

靜芝摸索着衝進佛堂，抱住了小草，流下淚來。

『小草啊！妳是老天賜給我的孩子哦！爲了妳，爲了大家，我去治眼睛，我去，我去……』

十一月十五日，靜芝動了手術。

接下來，是大家全心全意的期待。靜芝眼睛部份纏繞着層層紗布，在醫院裡住了一星期。醫生天天來換藥，每次紗布解開時，大家都屏息以待，希望聽到靜芝喜悅的呼叫聲，但是，一次次

都失望了。

一星期後，醫生把室內光線調得很暗很暗，徹底解除了靜芝的紗布。

『紗布和繃帶都不需要了，睜開眼睛，妳試着看一看！告訴我妳看到了什麼？』

室內，振廷、月娘、小草、青青、世緯環侍床前，大家都焦灼的期待着，每張臉孔，都充滿了熱烈的渴盼。靜芝似乎在『看』，呼吸急促。目光十分不穩定的轉動，頭也跟着轉動……然後，她發出一聲淒厲的呼叫：

『不！我看不見！我什麼都看不見！紗布給我！快把紗布給我呀！把我的眼睛纏起來，包起來……我不要再看了！這是沒用的！我還是個瞎子，我注定是個瞎子！我早就知道了！』

大家都失望極了，小草尤其難過。只有林醫生，反覆用儀器檢查之後，說：

『眞的不需要紗布了。先出院回家吧！慢慢適應光線，每天定時上藥，過幾天，我們再檢查！』

靜芝在大家的攙扶下，回到了傅家莊。不知怎的，手術前，她的眼睛是睜開的，手術後，她反而老閉着眼，口口聲聲要她的紗布：

『我要紗布！把眼睛包起來！包起來！沒有紗布，我覺得好不安全！』

『睜開眼睛！』世緯說：『醫生說，妳要適應光線！』

靜芝睜開眼，茫然四顧，痛苦不堪。

『我什麼都看不到啊！』

『婆婆，沒有關係！』小草走了過來：『妳不要難過，說不定那天，妳就看見了……』小草走得急了，脚下一絆，差點摔了一跤，靜芝本能的伸手一抱，喊：

『小心！』

全屋子的人都傻住了。

小草慢慢離開靜芝的懷抱，抬頭看她。

『婆婆！』她小小聲的說：『妳看見了！』

靜芝瞪着小草，面如死灰。她猝然間跳了起來，奔到窗邊去，用手蒙住眼睛，她淒厲的喊：

『爲什麼要拿走我的紗布？我躲在紗布後面，聽着你們的聲音，一個個我所熟悉的聲音，我才能擁有你們啊！我不要看，我根本不要看呀！』

世緯全都明白了。他大踏步衝了過來，驚喜交加，却也激動莫名。他用力拉下靜芝的手來，扶住她的身子，强迫她面對着自己：

『原來手術已經成功了！只是妳不要看，不想看！妳激動傷心痛苦都不是因爲手術失敗，而是妳找不到元凱！妳看到的我，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孔！』

靜芝滿臉恐懼，慌亂的瞪着世緯。

『我不認識你，你是誰？』

振廷衝上前去了。

『靜芝！妳看見了！』他激動嚷着：『爲什麼妳還要裝成看不見呢？妳睜大眼睛，看看我們每一個人吧！』

靜芝更加慌亂了。

『振廷，元凱呢？元凱呢？』

『醒醒吧！』振廷喊着：『沒有元凱，只有世緯！妳面對着世緯，却在心中勾勒出元凱的形象，這個年輕人，他來自北京，他不是我們的元凱啊！』

靜芝倉皇的想退開，可是，世緯緊握着她的雙臂，不許她逃開。

『看着我！傅伯母！』他有力的說：『把我看看清楚，我瞭解這一刻，對妳來說是多麼困難，可是，妳一定要面對眞實啊！醫生已經爲妳打開了靈魂之窗，現在就靠妳自己打開心靈之門，請

妳打開它，勇敢的走出來吧！』

靜芝退無可退，緊張的大叫起來。

『媳婦兒！媳婦兒！』

月娘推着青青走上前去。

『太太，這就是妳喊作媳婦兒的人！妳看看她！也許妳並不記得妳眞正的媳婦兒長得什麼模樣，也許妳也不記得她眞正的名字叫澈蘭，但是，這個年輕的姑娘，比澈蘭小了十來歲呀！』

靜芝顫慄的瞪着青青，手足失措。

『妳……妳是誰？』她問青青。

『我是青青！』

『妳不是我的媳婦兒？』她再問。

『我不是。』

靜芝淚流滿面了。小草奔過去，抱住了靜芝。

『婆婆，妳別哭，雖然大哥不是元凱，青青也不是媳婦兒，可是大家都愛妳呀！』

靜芝終於『正視』世緯，她顫抖着雙手，去撫摸世緯的臉孔，從眉毛，到眼睛，到鼻子，到嘴

唇……她摸着，看着，淚落如雨。張着嘴，她努力的想說話，都說不出來。

『妳想說什麼，說吧！說吧！』世緯鼓勵的。

『你……你……』靜芝用出全力，終於吐出聲音：『你不是我的元凱……你是世緯！你是何世緯！』

世緯把靜芝摟入懷中，緊緊抱住，淚水也奪眶而出。

『是！我是何世緯，對不起，我好抱歉我不是眞的元凱！』

靜芝放聲痛哭起來，這一哭，眞是肝腸寸斷。滿屋子的人，全都唏哩嘩啦哭成一團。振廷尤其是老淚縱橫。良久之後，靜芝慢慢抬頭，推開世緯，她找到振廷。

『振廷！』她恍如隔世般的說：『你……你頭髮都白了！』

振廷眼淚一掉，伸手握住靜芝的手。

『是的，我們的頭髮都白了！』

靜芝看到了月娘。

『月娘，這些年來，委屈了妳！』

月娘淚如泉湧，激動的喊着：

『太太！月娘甘心情願呀！』

靜芝再看振廷。

『振廷！我們的兒子呢？元凱呢？』

『死了！』振廷清清楚楚的說了出來：『他死了！死了快十年了！』

靜芝呆立了幾秒鐘，然後她摔開衆人，奔出房去。衆人緊跟在她身後，追了出去。她一直奔到前院裡，那吟風閣下的廣場上，手扶着一塊假山石，跪伏於地。

『是的！是的！他死了！死了！』她痛喊出聲：『就在這兒！漱蘭把他的棺木送了回來……兒啊！元凱啊！』她淒然狂喊：『長長的十年，娘不曾爲你燒過香，不曾爲你招過魂……你就這樣去了！兒啊！我終於想起來了……你去了……你早就去了……』

她哭倒於地。振廷、月娘奔上前來，一邊一個扶着她。但是，這樣摧心刺骨的慟，使振廷與月娘，也跟着哭倒於地。

世緯、青青、小草全湧了上去，伸手抱住他們。

『伯母！』世緯熱烈的喊：『元凱如果死而有靈，現在能看到一切，他見妳雙眼復明，神智清醒，他會含笑九泉的！』

『婆婆，妳哭吧！』小草不知怎的，感染了這份悲慟，也哭得淚如雨下。「我陪妳哭！明天，我陪妳去給元凱叔叔掃墓，我們給他燒香，我們給他招魂……好不好？』

靜芝一把握住振廷。

『元凱，他……』

『是的！』振廷一邊點頭，一邊掉淚：『他就葬在後面福壽山上！這些年來，妳從不曾去過！』

『振廷啊！』靜芝哭喊着，伏在振廷肩上。

大家都哭了。滿院站滿了人，都是奔出來觀看的家人僕傭，此時個個都落淚了。就連那事不關己的華又琳，都目瞪口呆的站在庭院裡，不知不覺的流了滿臉的淚。

19

靜芝的視力，並沒有完全恢復，她不能看書，不能看遠，也看不見很細微的地方。但是，配上眼鏡，她可以看到庭院裡的花與樹，房間裡的桌與椅，餐桌上的菜與湯。最可貴的，是她能分辨出人與人的不同。再也不用聽到聲音，就提高嗓門問『是誰？是誰？』這眞是件太美妙的事情。當然，對靜芝來說，從『不能看』到『能看』，她又用了好些日子，才能適應。尤其是面對眞實之後，再也無從遁避，元凱之死，眞帶來了刺骨之痛。可是，她終於從沉睡中甦醒了。

十二月一日，黃曆上是個良辰吉日。在傅家莊，這天完成了一件大事。在靜芝的堅持下，懇求下，在振廷與月娘的半推半就之中，傅家擺酒宴客，振廷在這個日子裡，正式收了月娘爲二

房。

那晚的傅家莊，眞是熱鬧極了，燈燭輝煌，嘉賓雲集。裴家的老老小小全來了，石榴也來了，地方上的父老仕紳也來了，醫院裡的醫生護士也來了。酒席從餐廳擺到花園，鞭炮放了一串又一串，眞是喜氣洋洋。其實，傅振廷娶妾，原不必如此鋪張。但是，爲了慶祝靜芝眼睛復明，爲了掃除這十年的陰霾，爲了小草的恢復健康，也爲了世緯即將離去……這次的宴會，還眞是一舉數得。

紹謙那晚喝醉了。擁着石榴，他對青青說：

『人世間的姻緣，眞是上天注定，半點也不能强求！你們這眞哥哥假妹妹的，弄得我暈頭轉向，追得我七葷八素，原來，老天早就給我準備了一個人，就是石榴！』

石榴面紅耳赤，直往青青身後躲。紹謙抓着她不放，大着舌頭嚷嚷：

『好不容易今天不害臊了！才給說出來，妳躲什麼躲？』他一抬頭，滿眼都綻着光彩。『你們知道嗎？前幾天我跟南村那個吳魁打了一架，因爲他抬了兩箱聘禮往石榴家放，擺明了要搶親！這還有天理嗎？我聽了就很生氣，衝過去打了個落花流水，一場架打完了，吳魁問我；你是不是要守她一輩子，你不守着她，我還是要來搶！我當時就說了；我守她一輩子，我娶她！』

滿座賓客，全歡呼起來了。石榴的臉孔，這下子眞像她的名字，紅得像熟透的石榴。青青太爲這一對高興了，看着他們兩個，想着這大半年來的種種，簡直是笑中帶淚的。紹謙嚷完了，忽然就一把抓住了世緯，大聲說：

『你要把我們青青怎麼辦？你就說吧！你不給我撂下一句明話，我不會放你回北京的！』

世緯一句話已到了喉嚨口：『我守她一輩子，我娶她！』但是，一轉眼看到華又琳，亮晶晶的眼睛，正盯着他看。他猛嚥了一口口水，把這句話用力的嚥回去了。只勉强的說了句：

『我們再談！』

青青好生失望。她不由自主，就對華又琳看去。正好華又琳掉過眼光來看她，兩個女人的目光一接觸，兩人都震動了。此時，娶妾的儀式開始了。傅家還維持了傳統的規矩，有個簡短的儀式。丫頭們捧着一個紅綢托盤，托盤裡放着一支銀製鏤花的髮簪，靜芝拿起髮簪，給月娘簪上，月娘跪在靜芝面前行大禮，司儀在旁邊說：

『侍妾卑下，給太太磕頭！』

月娘磕下頭去。靜芝一伸手，扶起她來，阻止了她的『大禮』，非常激動的說：

『雖然只是一個儀式，無傷大雅，我仍然不忍心加諸於妳，沒有妳，如何能有今天的我？十

年的任勞任怨，十年的大好青春，妳爲我付出的是一個女人最可貴的一切，今天我怎麼能拿着正室的頭銜，讓妳對我行大禮？這些形式留給別人去用吧！我們傅家的月娘免了！』

賓客們鼓起掌來，人人感動。青青心有所觸，不禁又對華又琳看去，正好華又琳也再度對她看來，兩個女人的目光再次接觸，兩人又都大大一震。

第二天，華又琳和青青兩個，避開了衆人，在傅家莊的吟風閣上，第一次面對面的懇談。

『我不敢和妳爭，』青青有些瑟縮，十分侷促的說：『我知道我沒有資格，但是……妳可不可以……可不可以讓我做月娘？』

華又琳睜大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看着青青。

『這是你們兩個的意思嗎？』她直率的問。

『不。』青青嚥了口氣。『我沒有和世緯討論過，我想……如果我們兩個有了默契，或者世緯比較知道怎麼辦？』

『那麼，他現在並不知道要怎麼辦嗎？』

『我想，他是很爲難的。』

華又琳俯頭沉思。半晌，她抬起頭來。她的眼光非常幽柔，却深不可測。

『我希望我們今晚的談話，只有妳知我知，不要傳到世緯耳朵裡去，那麼，我就可以和妳談點我內心的話。』

『好的，我發誓，我絕不說！』

華又琳深深吸了口氣。

『讓我告訴妳吧，傅伯母和月娘，確實讓我心中感動。事實上，自從來到傅家莊，許許多多事情，都讓我很感動。但是，我絕不是傅伯母，妳也絕不是月娘！目前，我對何世緯這個人，還在評分當中，如果我給他的分數很高，那麼，青青，我不管他有沒有妳，我會和妳一爭高下！我華又琳，沒有那麼好的氣度，容許兩女共事一夫的事！我也不認爲何世緯配得上這種福氣！如果我給何世緯的評分不高，妳放心，我會把他完完全全的讓給妳！所以，現在的關鍵，是我給何世緯的評價，而不是我們兩個，能不能和平共存！』

『那麼，那麼，』青青有些糊塗，有些焦急。『如果妳給他的分數很高……』

『那妳就是我的情敵！』華又琳坦率的說了出來，雙眸閃亮，如天際的星辰。『我不會因爲妳的出身家世來看低妳，我知道妳是一個勁敵。但是，我們兩個就像賽跑的人，妳比我先跑，所以贏了我一大截。不過，我會很努力的追，拚了命要贏過妳！我們這場賽跑只能有一個贏家，不是

妳就是我！絕沒有平手！』她對她深深點了點頭。『所以，假若他的分數很高，我們只好各顯神通！我不急，我還有很多時間和機會！』

青青越聽越心驚，她抬眼看華又琳，那麼美麗，那麼自信，那麼高貴，又那麼光芒四射。她頓時就洩了氣，自慚形穢的感覺把她整個包圍住了，她後退了一步，非常悲哀的看着華又琳，覺得自己已經輸了。

『不要那麼難過的樣子，』華又琳笑了笑。『以目前的局面看，妳已經穩操勝算了，輸家是我呀！該悲傷的是我呀！何況……』她抬了抬下巴，挺直了背脊：『我的評分工作還沒有完，說不定，他根本不及格呢！』

關於這次談話，青青很守信用，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。只是，她的憂鬱症加重了。十二月已到，學校裡就快放寒假了，離別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接近，離愁加上擔憂，青青很快的憔悴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傅家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對小草、青青、世緯都帶來極大的震撼，對振廷、靜芝、月娘……和整個傅家莊，簡直是驚天動地了！

海爺爺回來了！

這天午後，長貴一路奔過庭院，穿過月洞門，穿過好幾進花園，一路喊着：

『海叔回來了！老爺！太太呀！海叔回來了！』

振廷、靜芝、月娘、小草、世緯、青青、又琳……全從各個角落往外奔，小草太激動了，等待了快一年呀！她的海爺爺啊！大家蜂擁到吟風閣外的廣場，就看到李大海風塵僕僕，一身潦倒，滿臉憔悴的站在那兒。振廷奔過去，握住大海的手，就眞情畢露的喊出來：

『大海！我派了好多人去找你，找得好苦哇！你這個老糊塗，和我吵吵架，吵過就算了，還認眞嗎？我這火爆性子你還摸不清嗎？怎麼當眞給我走得無影無踪……你的姪孫女，在我家已經住了大半年了！也等了你大半年了呀……』

小草飛奔而來，張着手臂，流着淚喊：

『海爺爺！海爺爺！是我啊！是小草啊！我和青青來找你，你怎麼不見了呢？怎麼不去東山村呢……』

李大海瞪視着小草，張口結舌。

『小……小……小草！』他顫抖的伸出手去。『妳怎麼會在這兒？眞的是妳？小……小草？』

『是我啊！』小草抱住了李大海，喘着氣，又哭又笑的。『我在這兒住了好久好久了呀……』

『是啊！』靜芝走上前去，攙扶着那搖搖欲墜的李大海：『你的小草，眞是個寧馨兒啊！這一年裡，她感動了我們每一個人，連我的眼睛，都因爲她的努力，才治好了呀！你這個孫女兒，眞是我們全家的寶貝呀！』

李大海不相信的，做夢般的看靜芝，看振廷，看小草……雙膝一軟，撲通跪落地。

『老天有眼呀！』他痛喊出聲，雙眼看天。『大樹千丈，落葉歸根……元凱少爺呀！你在天之靈，默默保佑啊！你指引的這條路，十分辛苦，總算走到了呀！』

全體的人，都大大震動了。靜芝痙攣般的一握李大海的胳臂，[illegible]慄的問：

『你說什麼？你說什麼？爲什麼要扯上元凱？這與元凱有什麼關係……』

李大海推出懷裡的小草，老淚縱橫了。

『老爺太太啊！這小草，她是你們的孫女兒呀！我守着這個祕密，已經十個年頭，把她寄養在親戚家，也已經九年了！老爺啊，挪用公款，是迫不得已呀，我那不成材的表姪兒，一直敲詐我呀……老爺啊！你再看看這孩子，難道你沒有幾分熟悉……她是元凱和漱蘭的女兒啊！』

靜芝一個踉蹌，差點暈倒。月娘慌忙衝上前來扶住。振廷如遭雷擊，整個人震動到了極點，他抓住李大海，開始瘋狂般的搖着他：

『怎麼會這樣？你說的是些什麼話？怎麼會這樣？』

『老爺太太，你們回憶一下吧！這孩子，漱蘭曾經抱回來過呀！就在這兒，就在我跪下的地方，漱蘭扶柩歸來的時候，曾抱着這孩子，請你們讓她認祖歸宗……老爺，那時你悲痛欲絕，不肯承認這孩子，你當時說的話，還言猶在耳呀！你說你既不承認這個婚姻，也不承認這個孩子呀！』

恍如青天霹靂，振廷被這霹靂打得站立不穩，東倒西歪。他倒退一步，急忙去看小草。此時，小草已被這樣的突發狀況，弄得心神大亂。她看看李大海，再看看振廷靜芝，臉孔剎那間就變得雪一般白。她顫聲的，恐懼的問：

『怎麼回事？海爺爺，你不要嚇我，我是你的姪孫女兒，我沒爹沒娘……你說的，你說的……怎麼會變成這樣呢……』

『孩子啊！』靜芝已經整個醒悟了，眼淚瘋狂般的掉下來，她對小草伸出雙手，祈求般的喊着：『原來妳是元凱的孩子，原來妳是我們的親骨肉呀！我現在才懂了，爲什麼妳的一言一語，總是牽動我的心……原來是骨肉天性呀！小草，過來……』她伸手去拉小草。

小草急急一退，慌亂的說：

『不是這樣的，海爺爺！海爺爺……』

『是這樣的！』李大海扶住了小草。『小草，妳爹臨終時，心心念念要妳認祖歸宗，現在，雖然晚了十年，總算等到了這一天，妳快認了妳的爺爺和奶奶吧！』

振廷注視着小草，往事歷歷，如在目前。朱嫂、棺木、漱蘭，還有漱蘭懷抱裡的嬰兒。他下令開棺，棺蓋開了，元凱的屍體赫然在目，這使他所有的希望全體破滅，漱蘭手抱嬰兒，慘烈的喊着：

『對不起，這是個女孩子，但她是你們的骨血！孩子無辜，請你承認她，收留她吧！』

女孩子！如果是個男孩子，他大概不會那麼絕情。一個活生生的兒子，竟換來這樣一個哭哭啼啼的小女嬰？他心魂俱碎，一面倒退，一面淒厲的狂喊：

『妳剝奪了我兒子寶貴的生命，卻抱來這麼一個小東西要我承認？她身上流着妳的血液，妳這個女人，導致我家破人亡！承認？不！我既不承認你們的婚姻，我也不承認這樣的孩子！不承認！不承認！永不承認……』

往事歷歷，如在目前。自己說過的句句字字，如今都成綿延不斷的轟雷，一個接一個的在耳邊劈下。他注視着小草，感到自己已經被劈成了七零八落。

『小草啊！』他顫聲喊：『我害妳十年來，不曾享受過家庭溫暖，害妳流浪在外，飄泊多年！小草啊！妳不知道我現在有多麼後悔！』

小草抬起頭來，眼淚一掉。

『你不承認我！你不要我！被趕走的元凱和漱蘭，原來是我的爹娘？海爺爺不是我的親人，你們才是？我不喜歡你們這樣講！』她淚落如雨，劇烈的抽咽着：『你們大人一下子講這樣，一下子講那樣！我不喜歡，我不要！我是小孤兒，青青知道！』她找到青青，哭着奔向她。『青青！青青！青青！』她撲進青青懷裡，痛哭起來。

『報應！報應啊！』振廷痛楚的低喊：『都是我造的孽！當初不認妳，換了妳今天不認我！』

『小草！』靜芝去拉小草。『妳一直那麼愛我，現在，知道我是妳的親祖母，妳爲什麼不高興呢？』

『我不要！我不要！』小草哭着，掙扎着：『如果你們是我的爺爺奶奶，那麼漱蘭呢？我的娘呢？』

『小草啊！』李大海衝口而出。『妳的娘還活着！活得很不好，活得好辛苦啊！但是，她還活着呀！』

此話一出，小草呆住。靜芝振廷呆住，全體的人，都呆住了。

20

那天晚上，所有的人都圍着李大海，聽李大海細述漱蘭的故事。

天氣突然轉涼了，房裡生起了火盆。大海坐在火盆邊，小草搬了張小凳子，坐在他的膝前，仰着臉，痴痴的看着他。振廷、靜芝、月娘、世緯、青青，又琳全圍着火盆坐着，都非常專注的凝視着李大海。

「漱蘭的娘家在蘇州，家裡除了母親朱嫂以外，已經沒有人了。元凱和漱蘭婚後，在蘇州住過一陣，生活艱難，又轉往無錫，就在無錫生病去世。漱蘭和朱嫂，把元凱少爺的靈柩送回來以後，就又回到了無錫。這期間，傅家和漱蘭雖斬斷了關係，我却背著老爺，每年去無錫兩三次，

給漱蘭母女送一點錢去。我想，小草好歹是少爺的骨肉，漱蘭好歹是個媳婦……說不定，老爺會有回心轉意的一天……』他注視著振廷，黯然的說：『老爺，我把元凱少爺抱大的，我實在於心不忍呀！』

『你做得好，做得好！』振廷激動不已的低喃著。『我傅振廷何德何能，會有你這樣忠心的家人啊！』

『後來呢？』小草急急的問：『我不是跟我娘住一起的嗎？怎麼會去北方呢？』

『唉！』李大海長嘆了一聲。『那漱蘭本想把孩子送回傅家莊，自己就追隨元凱少爺去了。誰知老爺在悲痛欲絕中，竟把漱蘭母女三代，全逐出門去。漱蘭回到無錫，痛定思痛，整個人就失魂落魄的。那時小草還沒滿週歲，漱蘭也愛得厲害，可是，她一天比一天糊塗，逐漸就什麼都弄不清了……』

『我知道了，』靜芝啞聲說：『她和我一樣糊塗了，不肯承認元凱已經去了……』

『不不，不一樣。』李大海接口：『太太只有對元凱少爺的生死問題糊塗，其他的事情都清清楚楚，有條有理的。漱蘭不一樣，她所有的事都搞不清楚了。她會在大太陽天，拿著簑衣，打著雨傘，跑到田裡去，口口聲聲說下大雨了！她還會在下大雪的日子，抱著衣服去井邊洗，把自己

凍成一根冰棍。她分不清春夏秋冬，弄不清自己是冷是熱，也不管白天黑夜……她把朱嫂弄得疲如奔命……她是完完全全的瘋了呀！』

小草睜大眼睛，眼裡已蓄滿了淚。

『可是，漱蘭好愛小草呀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她總是抱着小草不放。所以，下雨天小草跟着她去淋雨，下雪天跟着她去淋雪，大太陽天跟着她晒太陽。這還沒關係，她越來越瘋得厲害，就常常忘了手裡抱着孩子，一次，差點把小草摔到井裡，一次又掉進火盆，幸好朱嫂沒命的搶救，才沒有燒死……因爲元凱少爺是肺炎去世的，漱蘭最怕的事就是小草着涼，她用一條條棉被把她裹着，有次又差點悶死……這樣發展下去，朱嫂膽戰心驚，一天到晚和漱蘭搶小草，每次搶走了小草，漱蘭會尖叫大鬧，非搶回不可。搶了回來，又不知道如何保護……這樣，有一天，正好我去了，發現朱嫂抱着小草沒命的逃，漱蘭拿着把剪刀在後面追，原來漱蘭要給小草剪頭髮，朱嫂看她眼睛發直，沒輕沒重，嚇壞了，去搶小草，混亂中，朱嫂手腕上被剪刀劃了過去，傷了好深一道口子，流了好多血。我制伏了漱蘭以後，朱嫂已經崩潰了。她把小草交給我，說：抱她走吧！隨你把她送給什麼人，讓她可以好好活下去就行了！我檢查小草，發現這未滿週歲的孩子，已經遍體鱗傷，再看朱嫂那殘破的小屋，和神志不清的漱蘭，我知道，要救她們祖孫三個，只有狠下

心來，送走小草……』

李大海停頓了一下，眼光落在小草臉上。

可憐的小草，聽了這樣的故事，她又落淚了。

『我知道了，然後，你就把我送到表叔表嬸家！』她吸了吸鼻子。『可是，你怎麼不告訴我呢？』

『我決定送走小草的時候，』李大海繼續說：『朱嫂哀求的對我說，要我保證照顧小草，但是，永遠不要告訴小草，有關漱蘭的一切，她哭着說：不要讓孩子知道她的母親是這種樣子！她還說，她要全心照顧她的女兒，既然無力撫養小草，從此，就當不曾有過這個孩子！我抱着小草離去的時候，正下着大雪，漱蘭知道我抱走了小草，她追在後面慘叫：「不要不要……我要小草！我不闖禍了！求求你們！別把我們母女分開呀！還給我！求你們把小草還給我……」那叫聲眞是凄慘，我抱着小草回頭對她們說：「你們永遠不會失去小草！我發誓要讓她好好長大，總有一天再與妳們團圓！我一定做到！」』

小草聽到此處，早已成了個淚人兒。她把李大海緊緊抱住，哽咽的喊：

『海爺爺！你一直瞞着我！你怎麼一直瞞着我！現在呢？我娘好不好？我外婆好不好？她們

還在無錫嗎？無錫在什麼地方呢？我們快去找她們吧！』

『是啊！』靜芝也哭得唏哩嘩啦。『振廷，我們快去無錫，把朱嫂母女兩個，都接到傅家莊來吧！』

『是！』振廷拭了拭淚，看着小草。『我們明天就動身，去接妳娘，接妳外婆！讓我用以後的歲月，來彌補以前的錯。』

『太好了！』世緯感動得眼睛都濕了。這才知道，當初月娘述說漱蘭『扶柩歸來』的故事時，刻意隱瞞了有個女兒的事實，想必，月娘對振廷不認小草，也很不以爲然吧！他注視着小草，說：『小草，眞沒想到，當初我送妳來揚州，只是找妳的海爺爺，現在，不止找到了海爺爺，還有妳娘、妳外婆、妳爺爺、奶奶……原來妳不是小孤女，妳有一大家子親人呢！明天，讓我和青青，陪妳去接妳娘！』

『我可不可以去呢？』華又琳忍不住問。

『去去去！』月娘說，『我們大家都去，當初不曾給漱蘭風光過，現在，我們把她風風光光的接回來。老爺，行嗎？』

『就這麼辦！』振廷回頭就喊：『長貴！你快去安排船票，算算看有多少人去？』

『月娘，你就去打掃房間！』靜芝吩咐。

『我讓出我的房間給她們住！』世緯急忙說：『我住到客房裡去，我現在那房間，是元凱以前住的，或者可以喚回漱蘭的回憶！』

『對對對！』月娘說：『這樣最好不過……』

『等一等，等一等！』李大海見大家說得熱絡，急忙提醒衆人：『你們一定要知道，漱蘭已經瘋了許多年，而朱嫂，也早已心力交瘁……你們要接她們回來的計畫，還是等見了面再說吧！』

大家注視着大海，每個人都感覺到大海言外之意，是無比的沉重。只有小草，帶着全心全意的熱誠和期盼，說：

『我已經等不及明天了！如果今天就是明天，那有多好！』

漱蘭和朱嫂，住在無錫郊外，一棟破落的小四合院裡。院子早已荒圮，雜草叢生。東西兩廂房都空着，她們母女，住在南院裡。兩間窄窄的屋子，堆滿殘破的家具，和殘破的日用品。

這天的漱蘭很不安靜。整天在屋子裡東翻西翻，不知道在找尋着什麼。朱嫂的眼睛跟着她轉，平常用來安撫她的毛線籃，今天也起不了作用。她像一隻困獸，在室內兜了幾百圈後，忽然

跑進院子裡，一眼看到放在屋簷下的水缸，她大驚失色，衝過去提起水缸邊的兩個水桶，返身就往外狂奔而去。

『漱蘭！妳去那裡？漱蘭！妳回來啊！』朱嫂追上前去，要奪水桶：『給我！給我！妳拿水桶作什麼？』

『我要去打水！』漱蘭喊着：『只剩半缸水了，不行的！我要把水缸裝滿，然後我去劈柴……』

『妳不要打水！也不要劈柴，妳給我在房間裡待着！』朱嫂用力去拉她。

『不行呀！』漱蘭開始尖叫：『天快黑了，太陽下山了！元凱快回來了！他看到水缸不滿，會去打水，他會累出病來的，不行不行……讓我去呀！』她奮力一奪，力大無窮，手上的水桶，重重的敲打在朱嫂的腰上，朱嫂痛得彎下身子，漱蘭乘機衝過去打開大門，拔腳飛奔。

『回來啊！漱蘭！不要亂跑呀！妳別給我闖禍了，我求求妳呀……』朱嫂顧不得痛，站起來就追。

漱蘭揮舞着水桶，跑得好快，朱嫂在後面，追得好辛苦。

就在此時，振廷、靜芝、小草、大海……等人，浩浩蕩蕩的來了。抬頭一看，見此等景況，一行人都大驚失色。漱蘭已舞着水桶奔近，朱嫂見一大羣人，也沒弄清楚是誰，就着急的喊：

『請幫忙攔住她！別讓她跑了！快！』

『朱嫂！妳別急，是我們來了！』李大海急忙說，一下子攔在漱蘭前面。『漱蘭，妳別怕，是我啊！我是海叔，我來看妳們了！』

漱蘭忽然看到好多人，嚇了一跳，收住脚步，害怕的看着李大海，身子開始節節倒退。

『誰？誰？誰？』她囁嚅着。『不要攔著我，我沒有闖禍，我要去打水，打水……』

小草排開衆人，大步衝上前去，抬起頭來，她一瞬也不瞬的凝視着漱蘭。雖然漱蘭衣冠不整，容顏憔悴，但她仍然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。小草就這麼一看，母女天性，已油然而生，她張開手臂，一把抱住了漱蘭的腿，哭着喊：

『原來妳就是我的娘啊！娘！娘！我是小草啊！妳的小草啊……』

隨後追來的朱嫂，大大的震動了。她看小草，看大海，再看到靜芝、振廷、月娘……她全然明白了。她的臉色倏然慘白，呼吸急促：

『大海！你……你讓他們祖孫相認了！我不是說過，小草送給誰都好，就是不許送回傅家莊嗎？』

『朱嫂！』大海歉然的說：『不是我的安排，是老天的安排呀！此事說來話長。但是，小草確

實已回到傅家莊，也知道她自己的身世了！』

『朱嫂！』振廷往前跨了一步：『請原諒我以前的種種吧！』

『朱嫂！』靜芝也哀懇的接口：『我們帶了小草，來向妳請罪呀！』

『小草……小草……』瀲蘭開始喃喃自語，丟掉水桶，張開雙手，茫然失措的看着那抱住自己的孩子。

『是啊！是啊！』小草仰起頭來，滿臉淚痕：『我就是小草，我來看妳了！對不起，我應該早點回來的，可我不知道啊！一直到現在才曉得我有娘……對不起，娘！妳原諒我呀！』

朱嫂這樣一聽，就再也顧不得振廷和靜芝了，她撲蹲下來，激動的去拉住小草，上上下下的看她，淚如雨下。

『小草，妳長這麼大了，長得這麼好了！當初忍痛送走妳，還是做對了！』

小草淚汪汪的看着朱嫂：

『妳是我的外婆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！』朱嫂抽噎着，心酸極了。『孩子啊！外婆沒有用，不曾好好照顧妳，那麼小，就忍心把妳送走……外婆好難過呀！』

『外婆！』小草激動的大喊，撲進朱嫂懷裡。『我都知道了，妳是爲了愛我，才送我走的！妳要照顧娘，妳沒有辦法……妳是好外婆，世界上最好的外婆……』

『小草！』朱嫂泣不成聲了：『我的小草呀！』

漱蘭震驚極了。這一聲聲『小草』，把她引回一個遙遠的世界。她忽然想起了什麼，轉過身子，就向家裡飛奔而去。

『小草？』她邊跑邊叫：『我的孩子啊！』

她衝進家門，直衝向臥房，滿屋亂轉的找尋着，最後撲到床上，急急忙忙拉了一個枕頭，緊緊摟在懷裡，笑了。坐在床沿上，她搖着枕頭，溫柔的拍撫着枕頭，低喃的唱起歌來：

『小草兒乖乖，把門兒開開，快點兒開開，讓妳進來……小草兒乖乖，把門兒開開……』

朱嫂和衆人都已追了進來，看到這種情況，人人都呆住了。小草眼睜睜的看着漱蘭搖着枕頭叫小草，實在受不了了，熱淚盈眶的衝過去，她一把握住漱蘭，激動的喊：

『娘！那只是個枕頭，我才是小草，我才是啊！我長大了！都十歲了！妳聽懂沒有？不要抱枕頭，妳抱我，哄我，摸我，親我呀！』

漱蘭嚇壞了。慌手慌脚的推開小草，死命抱緊枕頭。

『不要吵！』她緊張的說：『孩子要睡覺！讓開！讓開！』她注視着懷裡的枕頭。『這是我女兒，她叫小草，我給她取的名字，女孩兒像小草……她三個月了……』她搖頭：『不對，好像半歲多了……』她又搖頭：『也不對，我記不清楚了……』

『是十歲了！十歲了呀！』小草急切的喊：『娘！妳怎麼回事呢？我們分開這麼久，現在終於見面了，妳怎麼不要我，却要一個枕頭呢？』

朱嫂再也忍受不了，撲上前去搶那個枕頭。

『漱蘭！』她大喊着：『妳睜開眼，看看清楚呀！孩子回來認妳了呀！一聲聲叫娘，叫得我心都碎了，妳怎麼還能無動於衷，瘋瘋傻傻的去認一個枕頭？不可以這個樣子！把枕頭給我！』

漱蘭抱着枕頭，急急往床裡躲去，朱嫂用力一奪，枕頭落入朱嫂手中，漱蘭尖聲大叫起來：『我的小草啊！還給我還給我！不要搶走我的小草啊……沒有元凱，沒有小草，我活不成啊……』

她叫得如此淒厲，人人都覺得驚心動魄。小草急急去拉住朱嫂，哭着說：

『外婆！妳就把枕頭還給娘吧！不要嚇她了！她抱着枕頭，就像抱着我一樣啊！』

朱嫂淚水不斷的滑落，望着小草，心裡眞是又悲痛又感動。她不由自主的把枕頭交給了小

草，小草又把枕頭交給了漱蘭，漱蘭奪走枕頭，就往床裡面爬去，縮在床角，抱緊枕頭，整個人縮成一團。

『朱嫂！』振廷往前跨了一步，含淚說：『跟我們回傅家莊吧！我今天帶着贖罪的心情來這兒，要把妳們母女接回家去，漱蘭這種情況，需要治療啊，我們給她請醫生，說不定可以治好她！』

『不！』朱嫂强烈的說，驀的挺直了背脊。『九年來的每一時每一刻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和漱蘭都活在你們的陰影底下，這無休無止的折磨，全拜你們之賜！這場寃孽源自你們，害苦了我們！現在，你想把我們接回去，換得你良心的平安，沒有那麼容易！今生今世，我寧不願意再去的地方，就是揚州傅家莊！』

『請妳停止恨我們吧！看在小草份上，不要再恨我們了吧！』靜芝悲切的喊着：『無論如何，我們共有着這個孩子呀！朱嫂，請給我們彌補的機會吧！』

『你們要彌補是吧？』朱嫂激動的說：『那麼全體彌補到小草一個人身上去吧！』

『外婆！』小草回過頭來，拉住朱嫂的手。『妳和娘不回傅家莊，我也不回去了，我要跟妳們一起住，現在我大了，可以和妳一塊兒照顧娘！』

『不不不！』朱嫂着急的說：『妳不能回來住！』

『爲什麼不能？』小草問：『以前我是小娃娃，妳才要把我送走，現在我會照顧自己，會做許多事……』

『不行不行！』朱嫂慌忙把小草推給靜芝。『帶走帶走！你們快把她帶走！』

『爲什麼你們都是這樣？』小草倒退着，泣不成聲，抬頭看朱嫂，『他們以前不要我，現在換妳不要我，好不容易找着了娘，她只要枕頭，也不要我！爲什麼你們都不要我嘛？』

『朱嫂，』李大海沉痛的說：『別再傷孩子的心了，跟我們回去吧！讓漱蘭換個環境，說不定會好起來！』

『我的漱蘭不會好了！』朱嫂搖着頭：『家破人亡，生離死別，把她已經毀滅得乾乾淨淨！她不會好了！她現在只剩下一具空殼子，早已活得毫無意義，毫無尊嚴了！這種沒有尊嚴的日子！讓我和她一起熬過去！你們走吧！不要再來打擾我們了！』

『不對不對！』世緯再也無法維持沉默，挺身而出了。『朱嫂，妳一定要相信，這世界上有奇蹟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！傅伯母雙目失明，可以重見天日，小草被車撞得奄奄一息，可以恢復健康……妳如果目睹了這大半年來發生的種種事情，妳就會相信，滄海可變爲桑田！過去的悲

哀，把它統統結束吧！過去的恨，也從此勾消吧！朱嫂，小草才十歲，不要讓她到二十歲、三十歲時，還有悔恨！爲了愛漱蘭，爲了愛小草，妳就跟我們回傅家莊吧！妳是漱蘭的母親，妳選擇了終身陪伴漱蘭，無怨無悔！如果漱蘭現在有選擇的能力，妳焉知道她不會選擇小草？此時此刻，一家團聚，才是最重要的呀！』

朱嫂凝視着世緯，她弄不清楚這個年輕人是誰，但是，她却深深撼動了。

21

就這樣，漱蘭和朱嫂，住進了傅家莊。

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，裴家老老小小都來看漱蘭，知道小草原來是振廷的孫女，大家的興奮，都溢於言表，對振廷靜芝，稱賀不已。但是，振廷與靜芝的情緒，卻非常沉重。漱蘭走進以前走過的花園，進入以前停駐的房間，踏上往日的樓台庭閣，走上熟悉的假山水榭……她並沒有像大家所期望的『恍然夢覺』，相反的，她很害怕，纏着朱嫂，抱緊了枕頭，她只是一個勁兒的說：

『娘，我不喜歡這裡，好多好多人，挺可怕的！我們回家去！走，我們回家去好不好？』

月娘和靜芝，向她解釋了千遍萬遍，這裡就是『家』了。她越聽越恐懼，越聽越瑟縮。最後，就抱着她的枕頭，縮在那好大的雕花木床裡面，隨你怎麼叫也不出來。

小草自從漱蘭歸來，眼睛裡就只有朱嫂和漱蘭。每天一早，她就跑到漱蘭房裡，陪她梳洗，陪她吃早飯，甚至，陪她唱催眠曲，哄她懷中的枕頭睡覺。她不肯去上學，也不再和紹文嬉戲，對青青和世緯，她都疏遠了。她全心全意，想要在漱蘭身上找尋母愛，也全心全意，要奉獻出她的孺慕之情。她這樣依戀着漱蘭，漱蘭對她的存在，却一直糊糊塗塗。看她每天忙着端茶端藥，送飯送湯，聲聲喚娘……簡直讓人心碎。她却做得熱切而執着。這樣一個『心中有愛』的孩子，對振廷和靜芝，却表現出最冷漠的一面，自從身世大白之後，她喊娘，喊外婆，就是不喊振廷與靜芝。以前，她稱呼他們爲『老爺』和『婆婆』，現在，她完全避免去稱呼他們，甚至，看到他們就逃了開去。有次，月娘忍無可忍的捉住小草，激動的說：

『我不相信這是我所認識的小草！我不相信！妳一向那麼懂事，又那麼善體人意！妳愛家裡的每一個人……怎麼現在妳變得這麼狠心啊？難道以後，妳見到老爺太太，妳都要不吭一聲的跑掉？不管妳喊不喊，他們都是妳的爺爺奶奶呀！』

小草掉過頭去看假山，不看月娘，也不說話。

『小草呀，』月娘搖着她：『妳知道嗎？妳這個樣子，眞讓老爺和太太痛入心肺呀！以前他們沒有承認妳，沒有收留妳，實在因爲那天的場面太悲慘了呀！孩子啊，妳不可以這樣記仇……妳要知道，現在的老爺和太太，是多麼後悔，多麼渴望妳喊他們一聲爺爺奶奶呀……』

『我不要聽！』小草掙脫了月娘，身子往後一退。『我什麼都不要聽！』

『妳怎麼可以這樣呢？』李大海也捉住了小草。『妳不認爺爺奶奶，怎麼對得起妳死去的爹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！』小草傷心的喊了出來。『你先告訴我，怎樣能讓我娘認我？我這樣一聲聲喊娘，娘都不認識我！我爲什麼要認爺爺奶奶？等我娘認識我了，我才要認他們！』

喊完，小草一轉身，就又奔回漱蘭房裡去了。

小草不肯認爺爺奶奶，漱蘭不肯認小草，傅家的悲劇，似乎還沒有落幕。但是，世緯和青青，已經無暇兼顧小草，離愁別緒，將兩人緊緊纏住了。

學校放寒假了。

連日來，青青幫着世緯收拾行裝。一件件衣服疊進箱子裡，一縷縷愁懷也都疊進箱子裡。傅家兩老和小草，都知道世緯終於要回去了。以前小草總是哭着不許大哥走，但她現在有了漱蘭，全心都在漱蘭身上。這樣也好，可以減輕她的離愁。對於世緯的離去，她只是不住口的說：

『你要發誓，過完年就回來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不回來，青青要怎麼辦？學校要怎麼辦？』

『我跟妳發誓，』世緯鄭重的說：『我一定回來！過完年就回來！別說青青和學校，就是妳和妳娘，傅家每個人，紹謙和石榴……這所有的人，都牽引着我的心！我一定會回來！』

華又琳見歸期在即，顯得十分興奮。她自始至終，都是莫測高深的。她參與了傅家許多故事，也和傅家每個人都做了朋友，她最喜歡的人，却是月娘。她對世緯說：

『傅家每個人都有故事，只有月娘的故事，藏在最底層。想想看，這樣一個女人！十年間，侍候着瞎眼的女主人，暗戀着暴躁的男主人，最後，心甘情願的做第二房！仍然忠心如一的，幾乎是滿足的効忠着傅家！月娘，實在是個奇怪的女人，她把中國傳統的美德全部吸收，然後不落痕跡的，一點一滴的釋放出來，不知不覺的影響着周圍的人。……哦，我佩服月娘！』

世緯注視着她，不知道她是不是有『言外之意』。對華又琳，他眞是輕不得重不得，簡直不知怎樣是好。但是，又琳這篇話，却使他心有戚戚焉。事實上，和華又琳相處日久，他就發現她的優點越多。美麗大方之外，她還有透徹的觀察力，深刻的領悟力。這樣敏感的女子，怎會對青青的存在這樣淡然處之？簡直是不可解！

『又琳，』他忍不住誠摯的開了口：『妳這麼纖細，這麼聰明，又這麼解人……妳對我，一定

瞭解了很多很多。這些日子來，我們卷在傅家的故事裡，幾乎沒有時間面對自己的故事。現在，我們要回到北京，要面對雙方的父母，妳心裡，到底有什麼打算呢？』

『你呢？』她反問，灼灼逼人的盯着他：『你又有什麼打算呢？』

『我……』他欲言又止。『我眞的是好爲難！』

『你爲難，因爲你想逃掉我這門親，却又怕傷了我的自尊，違背了你的爹娘？』她率直的問了出來，立刻，她就笑了。『何世緯，你知道你這個人的問題出在那裡，你連獨善其身的本領都沒有，你却想兼善天下！你不想傷害任何人，却往往傷了每個人！你要顧全大局，却會顧此失彼！小心小心，何世緯，你一個處置不當，就會變成孤家寡人喲！』

世緯怔了怔。

『妳的意思是……』他很糊塗，弄不清楚狀況。

『我的意思是……』她很快的打斷他：『現在說任何話都太早，我們要結伴回北京，這漫長的旅途，我不想跟你弄成紅眉毛綠眼睛的！你放心，我絕不是糾纏不清的人，但是，我華又琳要的東西，我也不會輕易放掉！至於你是不是我要的，還尚待考驗呢！總之，我們的婚事，不妨到北京再說！』

這次談話，就這樣結束了。世緯發現，他拿所有的人都有辦法，就是拿華又琳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這天，已是歲盡冬殘，天氣好冷。小草和朱嫂，一邊一個，扶着漱蘭去花園裡晒太陽。這天的漱蘭精神很好，眼睛骨碌碌的東轉西轉，對周圍的事物，顯得十分好奇。

『娘，妳累不累，要不要坐下來歇會兒？』小草問。

漱蘭低頭看着小草，這些日子來，她已習慣了小草。她的神志，仍然飄盪在一個不爲人知的世界裡，但她熟悉了小草的聲音，小草的笑容，小草溫暖的擁抱，和小草的熱情。她低頭看着她。一陣風過，小草額前的劉海飄拂着，她伸手去撫摸那劉海，這一撫摸，就發現小草額前被撞傷的疤痕。她急忙蹲下身子，對那早已癒合的疤痕拚命吹氣，用手拚命去揉着：

『怎麼受傷了？』她問：『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我給妳吹吹，吹吹就不痛了！』

小草太感動了，熱淚全往心裡湧去。

『外婆！』她激動的喊：『娘，她會心疼我了吔！』

朱嫂看着她們兩個，深深爲之動容。

漱蘭吹完了，站起身子，忽然又解下自己的圍巾，給小草圍在頭上，她圍了個亂七八糟，差點把小草窒息了，小草却站着，動也不敢動。

『風吹頭，會受涼的！』她說：『圍巾給妳！把頭包起來！不要受涼了！』

小草把圍巾拉下去一點，露出嘴來，又喜悅的喊：

『外婆！娘，她會照顧我了吔！』

『手套手套！』漱蘭扯着自己的手套。『手套也給妳！來！戴手套……』

小草握住了漱蘭忙亂的手，抬起頭來，她滿眼閃着光彩，注視着漱蘭，用充滿渴盼的聲音，問：

『娘，妳這麼疼我，妳知不知道我是誰呢？』

漱蘭羞澀的笑了笑。

『妳是小草……』她慢吞吞的說。

小草一顆心提到了喉嚨口，眼睛瞪得好大好大。朱嫂用手一把蒙住嘴，幾乎哭出聲音來。孰料，漱蘭却繼續說了下去：

『我也有一個小草。只有這麼大！』她比了比大小，就着急的回頭看。『小草會不會哭啊？她

一個人在房間裡，怎麼辦啊？』

小草好生失望。眼淚就掉了下來。

『娘，』她悲哀的說：『我要對妳說多少次，妳才能明白，我就是妳的小草呢？』

漱蘭見小草哭了，就急急的去揉她的手和胳臂：

『還冷啊？是不是？』她問，一急之下，把自己的棉襖也脫了下來，直往小草身上包過去。『穿棉襖，穿了棉襖就不冷了！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……』她蹲下身子，去給她拭淚，手忙脚亂的，棉襖也掉到地下去了。

小草見漱蘭這樣照顧自己，一時間，熱情奔放，無法自已，她緊緊的把漱蘭一把抱住，激動的說：

『我不冷了！我好暖和好暖和，娘！雖然妳還是搞不清楚我是誰，不知道我就是妳眞正的女兒，可是看到妳這樣子關心我，心疼我，我心裡面就覺得很溫暖，很有希望。我相信妳總有一天會認得我的，我不急，我可以等！娘，我們一起等吧！』

朱嫂站在一邊，早已淚痕滿面了。此時，振廷、靜芝、月娘和世緯、青青等一行人，從迴廊下面走了過來。

『小草啊，』靜芝顫聲說：『妳娘雖然心裡還是不清不楚，但是，她已經接納妳了。妳呢？妳要多久，才能接納我們兩個呢？』

小草低下頭去，默然不語。

漱蘭的注意力，被靜芝吸引了。見靜芝佝僂着背脊，顫巍巍的走來，她立刻防備的後退了一步。眨了眨眼睛，她再看靜芝，發現靜芝在寒風中索索發抖。她微微的怔了怔，就跑了過去，拾起地上的棉襖，很快的給靜芝披上肩頭，嘴裡嘰嘰咕咕的說：

『穿上穿上，不能受涼，受了涼會咳嗽！趕快穿上！穿上就不會發抖了！』

靜芝整個人楞在那兒，震動得無以復加。這是漱蘭首次對『外界』表現了『溫情』。靜芝用手緊緊攥着棉襖，注視着形容憔悴的漱蘭，眼中逐漸凝聚了淚。她點點頭，用充滿感性的聲音，說了三個字：

『媳婦兒！』

這聲『媳婦兒』，經過了漫長的十餘年，總算叫對了人。朱嫂被這三個字震動了，扶着漱蘭，她心中翻騰着酸甜苦辣的各種情緒，使她完全無法言語。小草仰着頭，用無比期望的眼神，凝視着漱蘭。希望這三個字能使她有所醒覺。但是，漱蘭無反應。帶着個痴痴傻傻的笑，注視著天空

中一隻飛去的鳥，神思恍惚的說：

『鳥、鳥……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！』原來，她在背誦元凱教她唸過的詩！

振廷站在那兒，呆呆的看着這一幕。在他眼前，有四個女人；心力交瘁的朱嫂，飽受折磨的靜芝，神志不清的漱蘭，和嘗盡苦難的小草。他在剎那間就情懷激盪，熱血沸騰了。他向這四個女人伸出手去，哀懇般的喊着：

『我們是一家人呀！本來該親親愛愛的生活在一起，享盡人世間的溫暖和幸福！是我的固執和偏見，我的錯誤，造成這麼多的悲哀和傷害，這麼多的生離和死別！這些都是我的錯！我對不起妳們呀！朱嫂、靜芝、漱蘭、小草！請妳們原諒我吧！』

朱嫂落下淚來。靜芝握住了振廷伸出來的手，激動的喊了出來：

『振廷，你受的煎熬，不會比我們任何一個人少！我……已經原諒你了！但是，小草……她不肯原諒我們啊！』

小草抬起滿是淚痕的臉來，情緒激動到了極點，張開嘴來，她想喊，却喊不出聲音。世緯和青青站在迴廊下，此時已忍耐不住，世緯衝口而出的說：

『喊啊！小草！妳想喊什麼？喊出口來呀！』

『是啊！』青青迫切的接了口：『那個跟着我流浪的小草，是個好心腸的女孩兒，不會這麼狠心的！』

小草回頭，看着世緯和青青，她向他們兩個人奔過來，求助似的喊：

『大哥……』

『不要叫我大哥！』世緯把她推了開去。『現在叫得如此親熱，說不定有一天，心狠下來誰也不認！』

小草被世緯這樣一推拒，大受傷害，驚慌失措，她轉向了青青，去抓青青的手：

『青青！』

青青和世緯交換了一個眼光，立刻甩掉了小草的手。

『不要到我身上來找安慰，我和你大哥一樣，在生妳的氣！』

小草急壞了。

『你們爲什麼這麼兇嘛？爲什麼要生我的氣嘛？』

『哦！我已經憋得夠久了！』世緯大聲說：『打從身世一說穿，妳不肯認爺爺奶奶，那時候我就想罵人了！可是不忍心，捨不得，而且我相信以妳的聰明解事，自然會漸漸覺悟，誰知道妳始

終是這個樣子，怎麼能讓我不生氣？妳變得這麼殘忍，這麼狠心，簡直讓我對妳失望透了！』

漱蘭被世緯的聲色俱厲驚動了，她瑟縮的往後退，非常害怕的說：

『娘！我們回家去吧！』她扯着朱嫂的衣袖：『走吧！娘，咱們快走！』

小草回身，抱住了漱蘭。

『這裡就是「家」了！』她大喊着，哭着：『娘，妳，我，和外婆，都已經有「家」了！我們再也不走了！』她一抬頭，對振廷和靜芝，哀聲的喊出來：『爺爺！奶奶！我是愛你們的呀！我雖然不開口喊，可我是愛你們的呀！爺爺，奶奶啊！』

振廷衝過去，把小草擁入懷裡，頓時間老淚縱橫。

『孩子啊！』他喊着：『妳這一聲叫得艱難，我們也聽得可貴呀！』

祖孫五人，終於緊擁在一起了。漱蘭雖然有些瑟縮，但是，被小草那樣熱烈的挽着，她也就柔順的接受了。

世緯和青青，安慰的互視了一眼，兩人眼裡都漾着淚，兩人也都微笑起來。

22

終於到了離別的前一晚，世緯和青青，眞有說不完的離愁別緒。青青拿了一個荷包，上面綁着紅繩子，舉起來給世緯看。

『我給你做了一個荷包，我要你貼身戴着，就像小草戴着她的荷包一樣！』

『裡面有東西嗎？』世緯問。

『有！』青青打開荷包，倒出裡面的東西，一條金鍊子，一副金耳環，一個金手鐲，還有一張平安符。『這個平安符，是我去大明寺爲你請來的，你隨身戴着，讓神明保佑你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來！這些首飾，你記得嗎？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我曾經拿這些東西向你當當，這是我唯

一僅有的一些首飾，那天你不肯當，這些東西就一直在我身邊！』

第一次見面！奔馳的馬車，追來的人羣，新嫁娘裝束的青青，幾幾呱呱的小草，要當當的首飾……一時間，舊時往日，如在目前。相遇那一天，好像還是昨天一樣，怎麼條忽之間，就要離別了呢？世緯眞是愁腸百折。

『青青，』他握住青青的手：『這是妳全部的家當，妳不留在身邊，給我幹什麼？』

『你這一路上，又是船，又是車，中間有一段還要走路……你在立志小學教書，沒有什麼薪水，那個華……華又琳身上有沒有錢，也搞不清楚，即使有，你也不好用她的。雖然老爺給了你一些盤纏，你推三阻四，只拿了一半。我想，萬一你在路上缺錢用，豈不是糟糕，所以，這個給你藏在身上，有需要的時候，賣了它好應急！』

世緯又感動又激動。

『這萬萬不可！』

『你別「萬萬」不可了！』青青急了。『我是「萬萬萬」要給你的！「萬萬萬萬」要給你的！我在傅家莊，有老爺、婆婆、月娘照顧着，不缺茶不缺水，你出門在外，誰來照顧你？』

『好好好，我收，我收着！』世緯連忙說：『妳不要急！讓我貼身放着，反正過完年就回來

了！讓它成爲我帶走的一件信物。我帶走了它，必然要帶回它！帶回它，連同我自己，一起交還給妳！』

『你說的！』青青感動至極的喊：『這是你說的！說過的話，不能賴也不能忘的！』

『不會賴，也不會忘！』世緯解開領口的釦子，把荷包掛在脖子上，塞進衣服，貼身放好。用手緊緊的壓在胸口的荷包上。『這是一個好沉重的荷包，這也是一份最甜蜜的負荷！青青，讓我再告訴妳一次，短暫的離別，只爲了長久的相聚！讓我們一起來忍受這種痛苦，妳知道，煎熬越多，痛苦越深，將來的甜蜜和歡樂也就越多！』

『可是，』青青擔憂極了。『你這一路上，和華……華又琳在一起，只怕你就會……你就會……』

『妳以爲我是見異思遷的人嗎？』

『不是的！』青青喊：『回到北京，你要面對好多好多問題呀！你爹你娘，他們不會輕易放過你的！你出來了快一年才回去，總不能一回家就和爹娘鬧革命，所以……我要告訴你的是；如果你有什麼不得已的決定，我會……我會心甘情願的接納，我會的！我會的！』

『青青！』世緯震動的說：『把北京留給我吧！讓我去面對那一切吧！妳只要等着；等我拿答

案來面對妳吧！反正，妳心裡要說的話，我都懂了，全懂了！』

『你一定要儘早回來呀！』青青千叮嚀，萬囑咐：『我會一天天數日子的！』

『我也會一天天數日子的！』

兩人眞是『剪不斷，理還亂』，難捨難分。就在這時候，華又琳敲敲房門，走進來了。

『世緯、青青，』她笑嘻嘻的說：『我不耽誤你們兩個話別的時間，講幾句話，我就走！月娘給咱們北京兩家長輩，帶了好多吃的喝的，我還沒收拾好行李呢！』她從懷裡摸出一張十行信紙，上面洋洋灑灑的寫了好多字。她把信紙交給世緯：『我把你這大半年來的所行所爲，歸納出十大罪狀，寫出來給你看看！』

『十大罪狀？』世緯錯愕的說，接過信箋：『妳準備回北京，跟我算帳嗎？』

『是啊！總要給我爹娘，和你爹娘一篇報告，這就是我的報告！你不妨唸出來給青青聽一聽，看有沒有冤枉你的地方？』

世緯打開信紙，唸了出來：

『一、任性而爲，不顧父母。二、患得患失，舉棋不定。三、隨波逐流，隨遇而安。四、顧此失彼，優柔寡斷。五、自命風流，到處留情。六、將錯就錯，當斷不斷。七、拖拖拉拉，牽牽

絆絆。八、不會自掃門前雪，管盡他人瓦上霜。九、理不直偏偏氣兒壯，心不正所以影兒斜。十、經常亂發惻隱之心，隨時陷入困獸之鬥。結論：匹夫之勇，自不量力，誤己誤人，罪莫大焉。』

世緯唸完，抬起頭來看着華又琳，心裡湧上一陣啼笑皆非的感覺。但是，對於這『十大罪狀』，竟有些兒『知遇之感』。尤其第十條：『經常亂發惻隱之心，隨時陷入困獸之鬥。』把他個性上的缺點，簡直是一針見血的揭露出來。至於『理不直偏偏氣兒壯，心不正所以影兒斜』就有點『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』了。他瞪着華又琳，又皺眉又瞪眼，最後，却失笑了。

『好，』他認罪的說：『我有十大罪狀，怎樣呢？』

『是啊！』青青着急的接口，她對這『十大罪狀』，實在聽得糊裡糊塗，却生怕這些『罪名』，讓世緯回到北京之後，沒有好日子過。『妳收集了這些罪名，要做什麼呢？』

『我要做什麼嗎？』華又琳看看世緯，就調轉眼光盯着青青。『我說過，我要給這個人打一打分數。現在，我終於把分數打出來了！青青，我告訴妳，何世緯在我的評分下，是根本不及格！』

青青繃緊的情緒，驟然放鬆了。梗在胸中的一塊大石頭，終於落地。這才明白過來，華又琳

在這離別前夕，送來這『十大罪狀』，分明是給她的一顆定心丸呀！她目不轉睛的看着華又琳，心情澎湃，說不出自己對她，有多麼感激。這個華又琳，實在是個奇女子呀！如此高貴，如此聰明，如此瀟洒，又如此解人呀！讓她和世緯一路同行到北京，希望他們之間，沒有故事，沒有火花，似乎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呢！她剛剛放鬆的情緒，就又開始紊亂了。

『好了！你們繼續話別，我去收拾行李了！』

華又琳翩然而去。青青掉頭看世緯，見世緯一臉的佩服與感動，望着華又琳的背影發怔，她就更加心緒如麻了。

第二天，世緯和華又琳動身回北京。

青青、小草、紹謙、紹文、石榴、振廷、靜芝、月娘全都到碼頭上送行。

華又琳和世緯好不容易，才跨上了一條小船，這條小船要划到運河中央，把他們送上大船去。所有的旅客，早已陸續上大船了，世緯他們的行李，也早已送上大船了，只有他們兩個，因爲每個人都有那麼多的『叮囑』，所以，是最後送上大船的旅客。兩個人站在小船上，還不住的對岸上衆人揮手，而岸上的人，一面拚命揮着手，一面開始對世緯『喊話』：

『過了元宵節，你如果還不回來，我就帶着青青、石榴、紹文、小草……全體殺到北京去！我是言出必行的！你聽到沒有？』紹謙喊。

『聽到了！聽到了！』世緯喊着。

『不要忘了我們啊！』紹文揮手大喊。

『一定要回來啊！』小草跳着脚喊。

『到了北京要寫信來啊！』靜芝喊。

『見到爹娘幫我們問候啊！』振廷喊。

『路上要保重啊！』月娘喊。

『自己照顧自己啊！』石榴喊。

『……』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喊得熱烈極了。

大船忽然拉起了汽笛，沉重的汽笛聲把所有的喊聲都打斷了。小船緩緩向大船移去，由於水流的關係，小船沿着岸邊划了一段。青青眼看小船將去，心中一急，千言萬語，全湧向喉嚨口。她身不由主，就沿着岸邊，追着小船跑了起來。一面跑着，一面瘋狂般的喊了起來：

『世緯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跟人打架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回去吧！』世緯拚命揮着手。

『在路上不要管閒事啊……』青青再喊。

『知道了！我有前車之鑑，不會再犯！』

『你的腿受過傷，不要走太多路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』

『你的棉襖，在藍色的背包裡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』

『你最愛穿的白毛衣，在紅色的箱子裡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』

『早晚天涼，一定要加衣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』

『回到北京，不要跟你爹娘吵架啊……』

『知道了！』

『不管是怎樣的結果，你一定一定一定……』青青流下淚來，用全力喊出：『要回來啊……』

小船離岸已遠，此時，世緯忽然回頭，對船伕急急講了幾句話。那小船就掉轉了頭，又往岸上划回來了。岸上衆人還在拚命揮手，見船往回划，人人驚愕。

『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！』世緯對青青喊着。

『怎樣了？怎樣了？』青青慌亂的問。連忙跑下一段台階，站在水邊邊上。『所有的東西，都幫你裝箱了，忘了什麼呢？』

小船往岸邊靠近，世緯伸長了手給青青，青青不明就裏，也伸長了手給世緯。小船又靠近了一些，兩人的手終於接觸了。世緯大喊了一聲：

『忘了一個人啊！與其這樣牽腸掛肚，不如一起裝箱，隨我去吧！』

他用力一拉，青青身不由主，竟從岸上跳進船裡去了。世緯喘着氣，熱烈的盯着她，毅然決然的說：

『讓我們三個，一起去面對我們的問題吧！人生短得很，沒有多少時間，讓我們浪費在離別上！即使是短暫的離別，我們也免了吧！青青，跟我一起回北京，妳釘着我，看着我，免得我在路上，又去撿一個大麻煩小麻煩！』

青青狂喜的抬着頭，狂喜的緊盯着世緯，恍然如夢。簡直神志都不清了。小船已離開岸邊，又往大船的方向划去。世緯抬頭，對岸上的人大喊：

『各位，我把青青帶走了，過完年以後，我們再一起回來！』

事出倉卒，岸上衆人太意外了。大家瞪大了眼睛，全呆住了。好些時候，沒人說話。然後，紹謙整個人跳了起來，雙手握拳，向空中伸出，爆發般的歡呼出聲：

『喲嗬！何世緯，咱們兄弟一場，只有今天，我對你心服口服了！』

岸上衆人，這才醒悟過來，嘩然叫好。揮手的揮手，跳脚的跳脚，喊話的喊話，歡呼的歡呼……一時間，羣情激昂。小草瘋狂般的跳着，揮舞着雙手，喊得喉嚨都啞了：

『大哥，青青，你們兩個可不能丟掉小草啊！我們三個是在一起，不分開的啊！我會在揚州天天等你們啊！雖然我已經有家了，可我還是愛你們啊……』

小船離岸已遠，青青仍然像在夢中一樣，完全不能相信這件事實。華又琳看看她，就掉頭去看世緯：

『何世緯，我告訴你！』她清清楚楚的說：『昨晚我公佈你十大罪狀，已經給你評了分數，根本不及格！但是，你剛剛這樣伸手一拉，當機立斷，拉得太漂亮了！我又把你的不及格跳到了八

十分！現在，你及格了！也對了我的胃口了！』

哎呀！不好！青青心中猛的一跳。怎麼又及格了呢？這豈不是弄巧成拙？那要怎麼辦？她心慌意亂的抬眼去看華又琳，只見華又琳含笑而立，衣袂翩然，一股胸有成竹的樣子。她實在弄不清楚華又琳這個人。但是，她也顧不得華又琳了，見岸上諸人，越來越小，她終於體會到，自己將隨世緯一起去了。

『再見！再見！』她對岸上揮手，喊着。

『再見！再見！』岸上喊了回來。

忽然間，岸上有一陣騷動。他們定睛看去，只見小虎子帶着立志小學的衆學童，全趕來了。

『何老師！華老師！再見！再見！』孩子們大喊着。

『再見！再見！』他們大喊着。

然後，孩子們齊聲唱起歌來了：

『我們來自四面八方，

歡歡喜喜上呀上學堂，

說不出來心裡有多麼歡暢，

你是個小小兒郎，
我是個小小姑娘，
今天高高興興聚一堂，
最希望，最希望，
老師慈愛，笑口常開，
輕言細語如爹娘！

天上白雲飄飄盪盪，
大地一片綠呀綠蒼蒼，
老師啊我們愛你地久天長，
看江水正悠悠，
看帆影正長長長，
我們排着隊兒把歌唱，

眞希望，眞希望，
沒有別離，沒有悲傷，
永遠相聚不相忘！』

華又琳太感動了，淚水終於奪眶而出。她拭去了淚，抬頭看着世緯和青青，笑着說：

『他們在唱我教的歌。』

世緯對她深深的點了點頭：

『他們愛妳！』他說。

華又琳也點了點頭，十分動容的說：

『我愛他們！』想了想，她熱情澎湃的再加了一句：『我愛你們！我愛傅家莊的每一個、每一個人！』

世緯和青青都震動着。痴痴的看着岸上。

孩子們繼續唱着歌，大人們繼續揮着手。小船，漸漸遠去了。

人類的故事，永遠無休無止。揚州傅家莊的故事，終於告一段落，至於遙遠的北京，等着世緯，青青，和華又琳的是什麼呢？

那，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
～全書完～

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完稿於台北可園。

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修正於台北可園。

皇冠
CROWN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九九三種
《瓊瑤全集46》
青青河邊草

作　　者—瓊瑤
出版發行—皇冠出版社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九三—一〇七號
利臨大廈六樓六〇一室
電話◉五二九一七七八
傳眞◉五二七〇九〇四

發 行 人—平雲
總 經 理—麥成輝
責任編輯—方麗婉
美術編輯—吳慧雯・曾繁淵
校　　對—劉秋娥・鮑秀珍・謝慧珍・洪正鳳・黃淑芬
印 刷 所—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柴灣利衆街二七號
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香港初版七刷—一九九四年五月

©1994 CROWN PUBLISHING
COMPANY, LTD. (H.K.)
PRINTED IN HONG KONG
國際書碼◉ ISBN 962-451-057-1

青青的兄嫂強逼她嫁給一個老頭做妾；
小草的舅媽對她百般刁難。
兩個女孩兒不甘受縛於既定的命運，
就在青青的婚禮之中相偕逃走，
遠赴揚州的傅家莊投靠海爺爺。
路上巧遇同樣離家出走，
憤世嫉俗的富家青年何世緯，
種種緣由令三人結伴同行，
途中，青青對世緯不禁暗生情愫……。

瓊瑤全集 46

ISBN 962-451-057-1
4 718021 007156

定價港幣四十五元